

第十三卷 第八期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二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國聞週報（第十三卷 第八期）
民國廿五年三月二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九一五七二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 一八一號

436 Foochow Road.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北平 宣內絨線胡同大公報分館
漢口 特三區金城里六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定價表

預定辦法	零售	一季	半年	全年
冊數	一冊	十三	廿五	五十
價目	一角五	一元五	二元六	五元
郵費 國內	一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郵費 日本香港澳門	六分	八角	一元五角	三元
郵費 國外	一角五分	一元九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寄款以通用鈔幣為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館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刊投稿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為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為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加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八、人照片。（須附有略歷）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並徵求時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本報編輯部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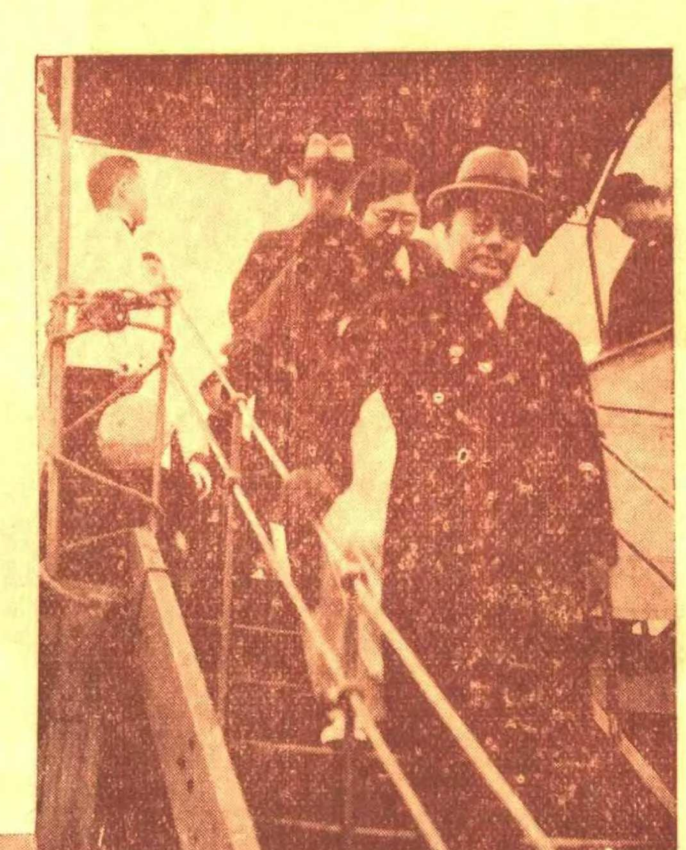
注意讀者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款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復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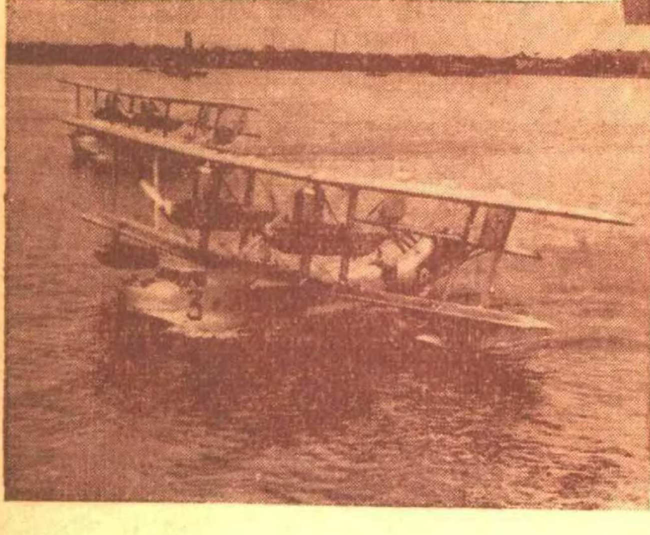
本週國內時事寫真



←蔣院長在首都講演會講演



←新任日大使有田八郎抵滬



→奉命赴歐考察新聞事業之湯良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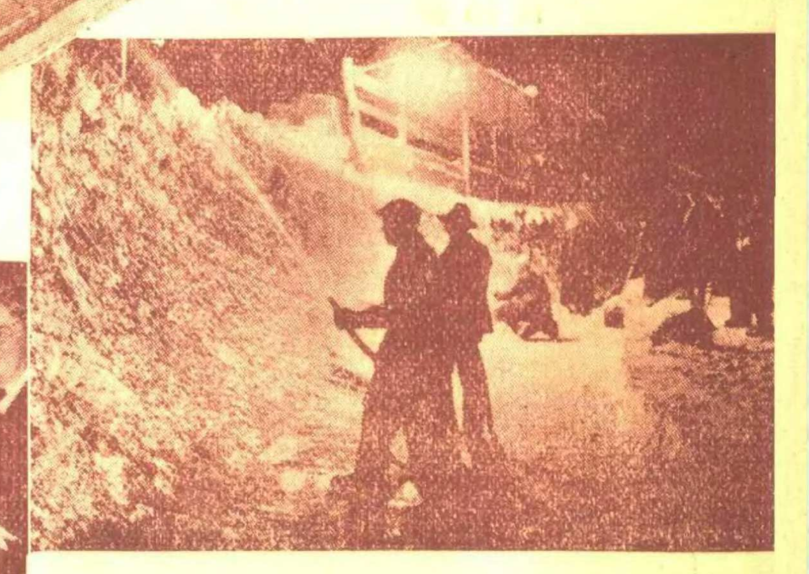
七千里長途飛行之英國皇家空軍飛艇兩艘自新加坡飛赴日本過滬時降泊楊樹浦魚市場碼頭　（上）兩艇同時降於水面　（右）飛行家及歡迎者

國外時事寫真



↑柏林女職員學習英語準備招待英美代表

←爲參加運動會之代表及觀衆特備之特別郵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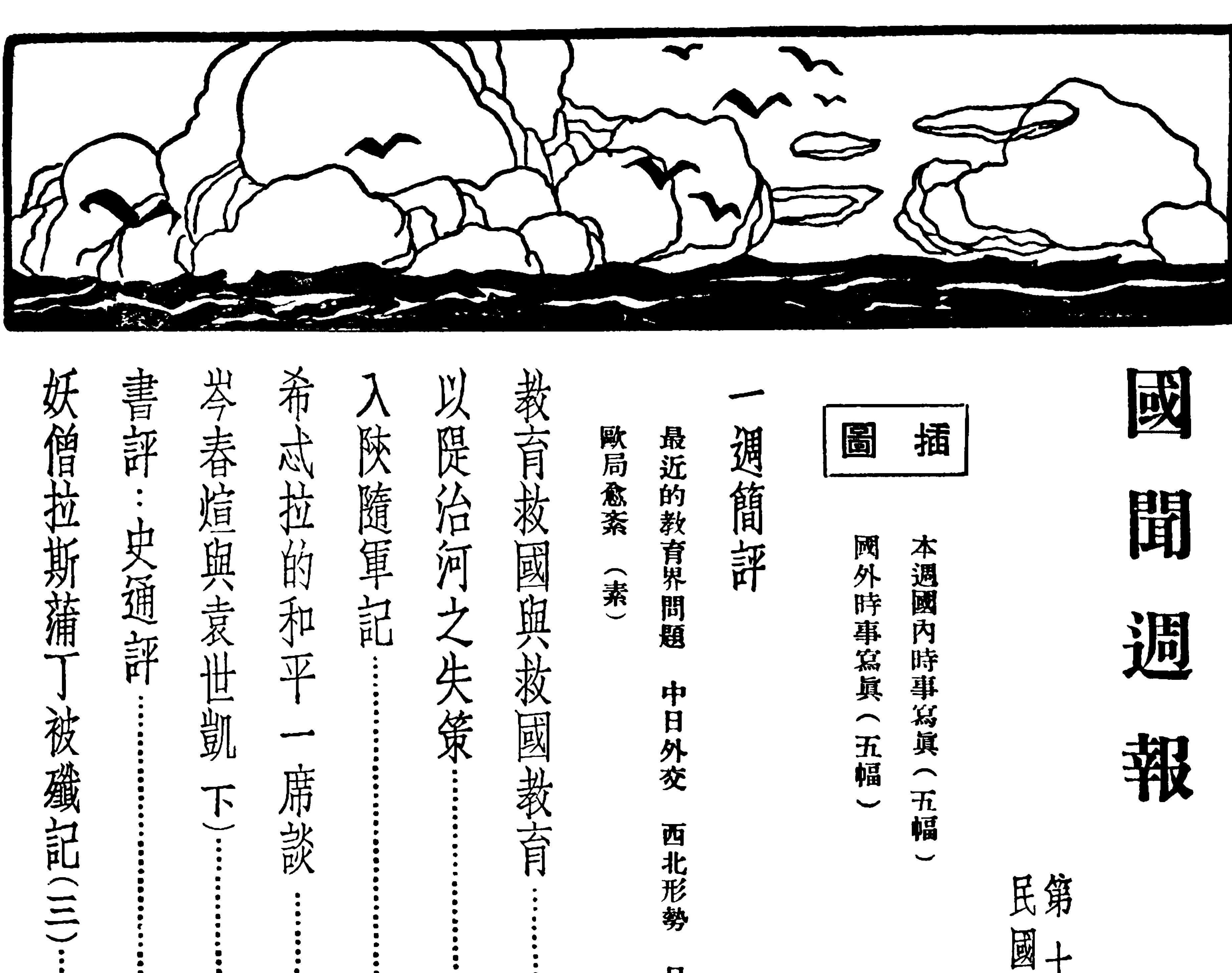


↑工人向冰道澆水之情形

↓捷克斯拉夫新任大總統貢尼士(X)招待外交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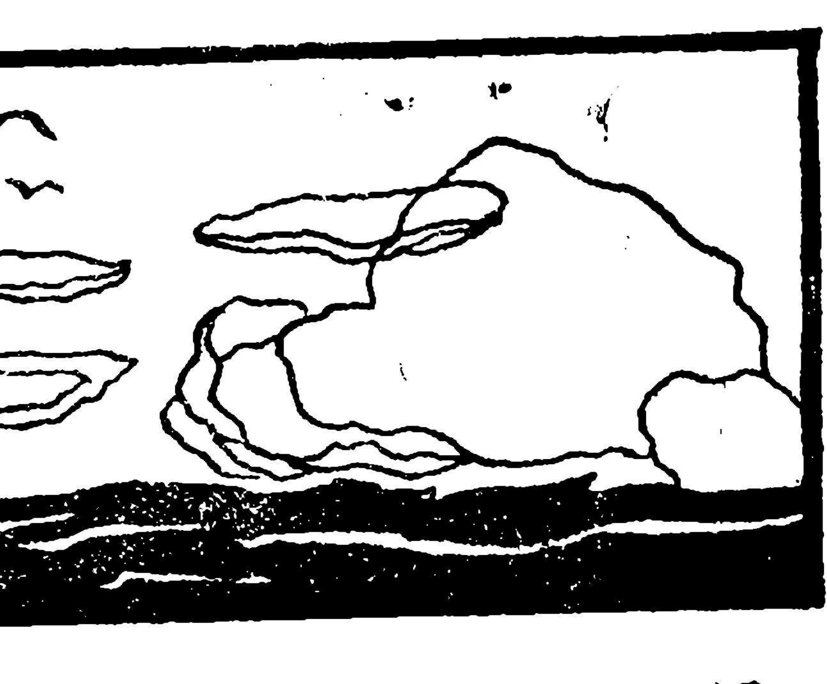
↑美國參議院外委會開會討論中立法案，自左至右（坐者），詹森，波拉，畢特門，羅賓森（立者），懷特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八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二日出版





最近的教育界問題

近日內政上甚可注目的問題，是二十日國府維持緊急治安辦法的命令及教育部禁止平津學聯會活動的部令。這幾天，尤其平津的人們，十分關切教育問題的前途。

十二日中宣部發表告國人書，痛陳赤色帝國主義赤色漢奸之事，此書自有所指，大概還不是爲平津而爲上海。人都知道自華北危殆以來，上海有文化救國會之組織。領銜是馬相伯先生，其分子以知識界爲主體，各校教授，參加甚多。大多數當然是純誠的救亡愛國的運動，不是反政府，反國民黨。但近來滬當局方面甚注意此團體，以爲有共黨操縱其間，所以有上項告國人書之警告，同時因平津學校有些風潮所以有上述兩項命令之發表。

平津學潮有數事，曰北洋驅長，曰北大搜打赴京聽話代表，他校亦有類似之事，曰清華學生反對考試，以致教授團辭職。這些事有的是單獨發生的事件，有的是與全國聯帶的。而中心問題有二。其一：對於赴京參與談話的代表之否認及不滿。其二：是學聯會或文化救國會，皆有非常教育方案，學生們要自動施行。

這兩點，在學生方面，顯然有錯。第一點：政府召集學生代表入京談話，是開誠布公，爲使學生知道國事眞相及政府意見，這顯然是有誠意的。乃一部學生們對於受校長指派赴京之同學，加以壓迫這顯然懷挾成見，帶濃厚的反政府色彩。第二點：施行非常時期教育，不能離開基本課程與正常組織，尤其國立學校，在紀律上必須依照教育部規程去辦，不能聽學生自決。清華風潮，即因此而來。

我想政府對平津學聯之決計取締，主要因爲這兩點。但是除兩點之外，救國會或學聯會，並無不軌的行動。無論其有無共黨及共黨多少，一般學生，本來安然受課，並無政治行爲。若說是有反政府色彩，那也是少數，而心理上之反政府或不滿政府，苟無擾亂行爲，並不構成犯罪。當此國難只有誠意感化，不可嚴厲對待。

這幾天，北洋風潮已息，清華也快解決，一般沒有學潮了。但連日北平正逮捕學生，人數不詳，眞相還不清楚。政府對於離北平四十里安然割據的殷汝耕至今瞪眼看着，北平市中却有不少呼號救亡的學生被警察帶走。管他有無黨，是

甚麼黨，總之是現時的活悲劇，教一般痛心國難的人們感覺悲哀。

一般講，學生的行動，學聯會的指導，確有幼稚的地方，也誠不免有黨派作用，摻雜其間。政府執行紀律，維持秩序，誰能說不對。不過這些人，都是中國人，不是漢奸呀！國府當局者，正精勤刻苦，負着艱難的重任，往前掙扎。那麼，在中央領導下的黨政機關，對於處理今後的學生問題，與一般知識階級的救國運動，還要加倍的精細與寬宏。我們相信，中國今天，只有救國的至誠，可以感動全國，統一全國。要保紀律秩序，也只有靠至誠。良善有志氣的中國人，早已快發瘋了，萬不可再給他們不必要的激刺了。

中日外交

中日外交本週沒甚麼變動，現在仍是專候有田大使到任，看日方怎樣表示。

近時日方空氣，是關於華北問題，打算同中國政府交涉。大概有田遞國書後，要到平津視察，然後返國一行。據說交涉的開始，怕要在有田再度來華之後，其時間當在四五月間。

平津方面，冀察當局對日方的折衝，是以取消殷汝耕組織為前提。接談兩月了還沒有眉目。大勢上，日方也有些想轉圜，但又要實質又要面子，一時解決不了。殷汝耕最近的宣傳口氣，還是有恃無恐。察北六縣，久已不提了，將來與冀東問題，大概要聯帶着談，政委會方面的意見，是注重要恢復六縣的行政系統。政委會近來聘了兩三位日顧問，還看不出有重大性質。

中國方面關於中日問題的重要表示，是胡漢民先生的談話。他宣布與日本松井大將的談話內容，明言自己是大亞細亞主義者，但現在同時是主張抗日者。又對報界談話，說明他主張集中實力以救亡，其入京與否，視此主張如何為斷。胡先生在廣州，其言論有代表兩粵之觀，當然是很重要了。

大概外交上事實的演進，還有不少階段。以日本說，最近的空氣，在他們已算緩和。關東軍在華北，沒有過第二步。將來日方在外交上及軍事上，如不大舉繼續的逼，危機是看緩的。因為政府的政策，見諸蔣先生去年在全代大會的報告不到絕望，不棄和平，不到最後，不言犧牲。現時當然還是這個態度。

西北形勢

本週大事，綏蒙政委會已在綏遠成立，發表宣言，闡指

導長官已在太原就職。我們知道，內蒙王公此次之團結，出於愛蒙愛國的誠意。簡單說，是感覺爲自保計，非此不可。所以內蒙的安定超過於過去任何時期。百靈廟德王的衛隊，脫離德王出走，也可以見一般蒙民的心理。

近日另有一麻煩的情形，是陝北共黨一部分過了河，侵入晉西幾縣。我們知道，陝北軍事，近來頗緊，非師長岳秀之暴亡，是國軍一大打擊；但共黨忽然不北犯而東侵不知是何戰略。

察綏晉陝間是一大問題的接觸點，人們對於此後趨勢，要嚴加注目與研究。

日俄緩和

日俄確已緩和了。俄方對於調查金廠溝事件之委員會，已不堅持加入中立國代表之提議，允諾由俄及日滿兩方派代表組織。同時提議爲滿蒙邊界衝突問題，亦設一委員會。

俄方何以緩和，是因日方緩和而來。日本近日有一種大的運動，就是鑒於英美俄之形勢，想個別的調整一下，免聯合對日的局面之出現。所以對俄也表示了和緩的姿勢，俄方本來不欲挑戰，所以趁風轉舵。

此次之緩和，我判斷有些眞實性。因爲(一)從歐洲大局上看起，當知現時一個主要潮流，是集體防戰。蘇聯在歐洲地位的增強，是因爲忠於集體安全主義之故。英俄接近也是爲和，不是爲戰。(二)本來關於遠東，日本的政策，操着樞紐。就是日本一緩，大家必跟着緩，斷無對日故意挑戰的。日本近時一般的空氣因感覺國際形勢不利，有些想調整之意，那麼蘇聯自樂於緩一步了。要看今後日本對華的趨勢，也要常注意這國際形勢的遷移，因爲歸根是一個問題。

日本總選舉結果

日本總選舉揭曉，政友會大敗，黨的總裁落了選，民政黨成了第一黨，岡田內閣，暫時得到安定。

現內閣在臨時議會後，至少要局部改組，因爲椅子分配上生了問題，同時民政政友兩大黨聯合戰線的運動依然進行着。

日本政局的推測，甚不易，也不必。總之，現時(一)還不能恢復政黨內閣，也不能法西斯蒂化。(二)軍部對國防外交，有絕對指揮權，但對其他不能完全負責，軍人意見也不一致。(三)所以不論現閣如何，將仍在舉國一致的名義之下，官僚在後台，或出面，操縱政治。(四)日本大勢，是軍部七分，其他三分，這樣揉雜着往前進。此次總選舉後，這些根

本情形全無變化，所以政局如何，不必深加注意了。(知非)

歐局愈紊

這一週的歐局，由混沌而益趨複雜化。幾個大問題相互糾結，更顯得露骨。在這裏只就大勢分析一下：

歐洲問題，本週最引人注意的是在法議會討論中的法俄協定的批准。這協定是去年締成的，但議會中頗有一部反對。在本週齊稿時結果尚未判明。德國認此約與羅迦洛條約不符，傳聞德有藉口將軍隊開入萊茵非武裝地帶之說，惟據一般判斷，德方或不致干冒不韙，主要的理由是英國對此問題的態度，頗為鮮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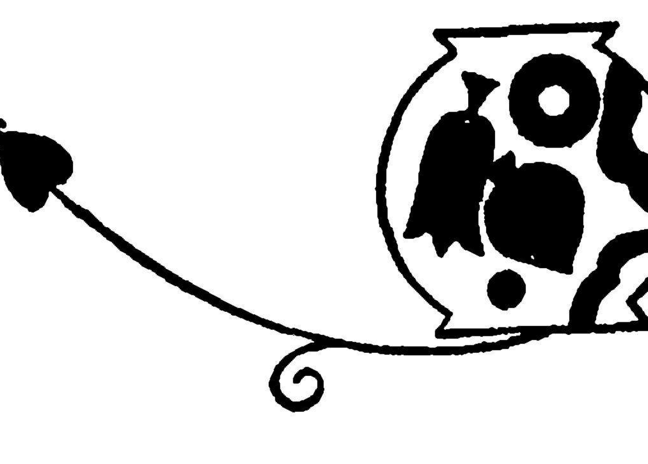
但在另一方面，德義之間，最近却頗有接觸。兩國關係是否能接近，還要看對奧問題，有解決的途徑與否。但是奧國情形如此複雜，非德義單獨所能決定，英法兩國的影響，也不能忽視。所以這方面的問題，照大勢看，不是近期能解決的。多瑙問題現正在醞釀中，捷克總理霍德柴近在外交方面，頗形活躍，這也很值注意。

義亞問題仍在僵化中，艾頓於二十四日在下院陳述外交方針時，申述英國依舊要維持國聯政策，制裁似將繼續進行。但談判的希望，不能肯定沒有。例如海會談話中，義方堅持在制裁撤銷前，對協定不能簽字，似有欲藉此下台的意嚮。不過這種根據，是很薄弱的，距問題實際的解決，還遙遠得很。

海軍談判本身，在技術上，沒有多大問題，法美間關於主艦噸位意見的參商，也非無妥協餘地。最困難的問題仍是政治。除上述義方的要挾外，法國對德國海軍的擴張，仍認作非法，欲藉此對法空軍方面，獲得保障。英方調解，能否成功，現時還不能預測。所以就是技術上的一些妥協，能否成立，也成功問題了。

總之，上述的綜錯情勢，非一蹴可以打開，則是顯著的事實。(素)

二月二十五日



教育救國與救國教育

齊思和

「教育救國」，爲提倡教育者之恆言。淸光緒中李端棻請推廣學校摺曰：「夫旣有官書局大學堂以爲之經，復有此五者以爲之緯，則中人以下，皆可以自勵於學，而奇才異能之士，其所成就益遠且大。十年以後，賢俊盈庭，不可勝用矣。以修內政，何政不舉？以雪舊恥，何恥不除？上以恢列聖之遠猷，下以懾列強之狡啓，道未有急於是者。」袁世凱條陳變法疏中亦謂：「百年之計，莫如樹人。古今中外，得人則昌，作養人材，實爲圖治根本。查五洲各國，其富強最著，學校必廣，人材必多。中國情見勢絀，急思變計，興學儲才，刻不容緩矣。」當時人士期待於教育者，殷切若是。新學之興，迄今數十年，學校之多，教育之普及，早超過當時之希望，而結果則非惟李端棻之所謂修內政，雪國恥之效未睹，且國土日蹙，國恥愈加，教者學者，非惟無以救覆亡之禍，且失業衆多，反成爲社會之累。於是一二年來社會輿論遂有「教育失敗」，「教育破產」之責難，誠非昔日提倡教育救國者意料之所及。

平心論之，國難之來，原因重重，固不得完全歸咎於教育，同時，教育救國之效，未能充份實現，教育之效能，未能盡量發揮，則亦無可諱言。由此言之，國難之來，教育界誠亦不能不負一部責任。在數十年來教育家雖高唱教育救國而其所實施者，並非救國教育。夫學識爲一種工具，用之而當，固足以貢獻於社會國家；用之不當，則適足以爲害。教育亦一工具，可以造就志士，亦可以造就奸人。是故徒教育不足以救國；如欲以教育爲救國之工具，則須實行救國教

育。

吾國年來教育之大弊，在於無目的，無方針。清末之興新學，目的在培養技術人才，改良中國物質環境，增加國人抵抗能力，故有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論。是非固不必論，要猶知以教育爲救亡之工具。民國成立後，外國留學生回國者日多，改革教育之議漸起，至民國八年，歐戰告終，西方人士，痛定思痛，忧戰禍之再臨，遂厭棄昔日之軍國民教育。其時適値杜威來華講演其民本教育。我國之教育家，受此種思潮之鼓動，又見杜威有『教育本身無目的，教育之歷程即教育之目的』之言，遂亦聯合呈請教育部曰：

歐戰告終，軍國教育不合民本主義，已爲世界所公認。民國八年四月教育部調查會提倡改革教育宗旨之議於前，同年十月第五屆全國教育聯合會請廢止教育宗旨本義於後，但前後建議，教育部均未採納。新教育之眞義，非止改革軍國民主義之謂。若改革現時部頒宗旨爲別一種宗旨，廢止軍國民主義爲別一種主義，仍是應如何教人問題，非人應如何教之問題也。從前教育只知研究應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應如何教。今後之教育，應覺悟人應如何教，所謂兒童本位教育是也。施教育者，不應特定一種宗旨或主義，以束縛被教育者。蓋難免爲教育之鑄型，不得視爲人應如何教之研究。故今後之教育所謂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正，應毅然廢止。

時去二十一條之要求方四年，膠州尙未退還，國瀕滅亡而高唱和平，人云亦云，可謂不思之甚。

教育家既以教育宗旨爲陳腐，遂專討論『人應如何教』之問題，故自民八以來，教育家專追隨於美國一派教育學者如杜威，桑戴克，克伯屈，孟祿之後，從事於學制之改革與新式教學法之輸入。儼若學制一改，教法得當，則下愚即可儕於上智，凶頑可化爲良善。至於中國究需要何種教育，中國學生究應授以何種知識，則不知研究。課程之設立，則全做歐美，課本之編製，則委之書賈，書賈亦復標奇立異，以求暢銷。結果教育之內容，皆不合國家社會之需要。茲就最淺近之例言之：據教育部統計，中國小學畢業生之升入中學者，三十八人中僅居一人，其又由中學升入大學者，僅二百人中一人。其餘者，最大多數，皆應加入農工商界，爲其終身事業。如是則小學中宜若何側重淺近農商知識，以訓練其生產技能，培養其獨立能力？而實際則非惟以農立國之中國之小學中，無農事訓練，即普通治家經商必需之簿記珠算，亦俱缺如。結果學生畢業後，皆未得生產技能，無獨立能力。除極少數升學者外，其餘入商店學徒則年事已長，入田農作則不堪勞苦，鮮能得正常職業。故鄉民多僅令子弟入學二三年，略識字義，即送之入商店學徒，或田間操作，以免貽誤。故在鄉間，小學生中間離校者極多，其結果亦視直讀至畢

業者爲佳。斯則小學教育適成爲謀業之障礙，負教育之責者，能無心愧？

此猶就小學之科目言。至於課程之內容，則尤令人失望。兒童心地純白，最易感化，童年所接收之思想，印像最深。教育者於講授常識之外，宜將民族思想，國家觀念灌注於其腦中，以養成其愛國精神。而近年來之小學國文社會等課程，專門抄譯北歐迷信故事，外國寓言，以及卽教師亦不能了解之社會進化故事，以顯其新穎，於愛國思想毫不知注重。此類教材，微論其除使兒童識字外無目的，且亦非中國兒童之所能領悟。『猪公公，牛奶奶』等稱謂，在外國兒童，或能感覺興趣，而中國兒童直莫名其妙，故小兒常懷疑何以常稱猪爲公公，猫狗是否眞能說話。要之此類教材實不合國人的心理。

抄襲稗販，不合國情，乃現今中國一般教材之通病，固不限於國語社會　亦不限小學教材。此種弊病，舉不勝舉，今但舉體育一端論之。古人射御與書數禮樂並重，卽今日武術射獵，鄉人仍於農隙講習，非自西學輸入後，中國始知體育。清光緒中張之洞等重定學務綱要，規定『於各學堂，一體練習兵式體操，以肄武事，並又於高等學堂中講授軍制，戰史，戰術等要義，大學堂政治學間添設各國海陸軍政學，俾文科學生稍嫻戎略。』此制既鍛鍊學生之身心，復養成其禦侮之能力，亦合乎國家之需要。民國成立後，體操之外益以遊戲，西洋運動法之加入學校課程，自此爲始。至民八後，教育家高談世界和平，以軍式教育爲違反世界潮流，遂廢除軍事教育。實則其所謂世界，不過英美。歐陸各國多仍厲行徵兵制，國民無不受軍事訓練。自是後，學校中遂專以西洋運動方式爲體育之教材，學生遂失軍事訓練之良機。西洋運動方法非惟不如軍事訓練之有裨實用，且亦不合乎中國一般人之環境。反不如昔日之武技槓子等術，猶可隨時隨地從事練習。年來每開一全國運動會，建場之費，動需數十萬，費無數之公帑，供少數人之表演，循此而求體育之普及，必永無普及之日。

年來教育家固有鑒於畢業生失業者之多，而提倡所謂職業教育。然實則亦不過一種名辭之爭，責其實效，固屬甚鮮。夫欲創辦職業教育，則第一須問中國有何職業，第二須問中國可創造何種職業，準此以造就人才，然後始可應社會之需要。中國之職業教育家往往僅抄一美國商科學校課程表卽辦一商科學校，抄一美國或日本工業學校課程表，卽辦一工業學校。至其是否合乎中國之需要，並不研究。甚至商業學校中所講授之商業地理爲美國之商業地理，所講授之商法爲

美國之商法，所習之打字爲英文打字。故學生畢業後除少數加入洋行，充任買辦，供外人之驅使外，其餘皆難插足中國商界。至於工業學校則往往不重易學易辦之小工業而高談需資孔多之大工業。學生畢業後，旣無資本自己興立工廠，中國又無工廠能容如許學生，能學以致用者甚少。故去年曾有某職業學校畢業生函「明日之教育」週刊社，謂職業學校愈多，則失業者愈多，因哀懇教育當局，勿再談職業教育。不知提倡職業教育者，對此作何感想。

但知稗販外洋知識，不知考查本國情形，至今日之中國大學可歎觀止。吾人在美留學見其課程之設立，教材之選擇，無不以美國之問題爲中心以適應社會需要爲目的。未嘗不歎其教育之切於實用。吾國教育得於美國者獨多，然所得者，僅其皮毛，至其學以致用之精神，則未之得。夫原則方法固可倣效外國，至於教材課本，各國之情形不一，學生之程度各異，則不能取之於外國。中國則並外國之教本亦採用之！致學生所學者，完全與中國問題不發生關係，某大學教授生物，其地卑下，環校皆水。夏夜怒蛙高鳴，擾人清眠，蚯蚓蜿蜒，滋人厭惜。但學生所解剖之青蛙及蚯蚓，則皆購自美國。學生以此事質之教師，師應之曰：『無他，校中所產者，其構造與試驗書中所繪者不同耳。』又如美國大學，治系初年級，例以一學年講美國政府，再以一學年講歐洲政府，詳已略人，用意甚佳。而中國大學中亦以一年講美國政府，以一年講歐洲政府，其所用課本，亦即美國通行之課本，其用意則非吾人所能揣測。尤奇者，於外國制度固討論周詳，而於中國制度之沿革，現在政府之組織，不惟不加注重，且有並此科目亦無之者。故學生畢業後，尙不知中國政府之組織。此種現像，幾於各系皆然，各科皆然曾入大學者，均有此經驗，無須縷述。

此等不合國情，不適社會之機械的智識，旣非可以致用，惟一之用，則在教書，故教書一事，遂成爲中國學生之惟一出路。無論師範學校，職業學校，普通學校，畢業生之最大出路，皆爲教育。高小卒業者教初小，中學畢業者教高小，大學卒業者教中學，留學外國者教大學。學農業者卽教農學，學工程者卽教工程。其極少數之入他界者，則或以夤緣附會，或以親友提攜，固與所學無關，『仕有別裁，不關學也。』故中國興新學以來，學生之確能爲社會生利者，爲數極少，大多數皆淪於教育之輪迴，此誠爲中國教育之怪現狀。近年來，以受經濟恐慌之影響，學校之增加不及畢業生增加之速。無書可教，卽是失業。於是大學生失業問題，日益嚴重。

復次：學生所學者既非可以致用之學，故讀書與救國，遂截然爲兩事。此在平時，學生猶可安心讀書，爲一種高尙之消遣。及至國難來臨，有心人便發生『讀書究有何用』之歎！故近年來，國家一旦有事，學生卽以罷課爲第一步之表示。卽政府及教師勸學生復課之習用語，如『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亦以讀書與救國，截然爲兩事，固非『讀書卽救國，救國必讀書』也。

抑尤有進者，吾國現今之教育內容，非惟不足以救國，且反足以沮喪士氣，獎成自棄心理。昔日吾人之對外態度，恆失之妄自尊大，近則流於自卑自賤。負教育之責者，宜恢宏士氣，使學生對本國有信仰，對將來有希望，以養成國民自救之決心。乃十數年來，教育界之所宣傳者，徒使學生灰心喪氣。言念及此，吾人不得不歸咎於民八以來之所謂新文化運動。吾國近百年來對於西洋文明之態度，可分三大時期。咸同之際，吾國累敗之餘，漸感覺舊時武器不足以禦西人之堅船利礮，於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論興。甲午戰後，一部分人士又感覺西方之所以富強，不僅在其技術之精，亦以其政體之佳，於是更有康梁等變法維新之論。民國成立後，昔日派送之留學生，歸國者日衆，又漸感覺西方文化，乃一整個，非可枝節輸入，欲圖生存於今世，須對西方文化，全盤接收。於是有所謂新文化運動。然欲輸入新文化，須先打倒舊文化，故五四運動之成績，多在破壞方面。此在唱導者，固有不得已之苦衷；而流風所被，遂競以崇拜西人爲高。一般人卽本其空洞的，理想的西方文化，以攻擊中國舊文化，故識者譏之爲洋八股。

以是教育家雖高唱教育救國，而實際則其所辦之教育，方針既非救國，內容又違國情，非惟不足以培養人才，且足以摧殘士氣。又何怪行之甚久，非惟未收救國之效，社會輿論且以教育爲失敗，爲破產？

雖然，吾非謂現今一切學校，皆可以停辦。吾於教育之期望，雖不如一部分教育家以提倡教育爲救國惟一方法者之大，然亦承認教育爲救國重要工具之一，且或較其他工具（如實業，軍事，外交等）尤爲根本。良以救國雖須從多方面着手，而人材則胥由教育養成，且個人所取之途徑雖不必同，而目的則不容有二，此種與族救亡之志願，尤須由教育灌注。由此言之，則教育較其他救國工具尤爲根本，尤爲普遍。然欲實現此目的，非實行救國教育不可。

何謂救國教育？此問題太大，所包過廣，細目之規定，實施之程序，固非本文所能討論，抑有待於專家之研究。故本文不縷舉細目，而僅討論其原則。此種原則，頗爲簡單，

不外（一）培養國家觀念，（二）養成救國能力兩點。請申論之。

吾國一般人之對國事漠不關心，甚或甘心媚外，供人驅使，重要原因在於無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因不得完全諉之於人心之惡。國家觀念，民族思想，在西洋本近世之產物，在中國尤為空前未有。西洋人之愛國思想，皆由社會國家努力培養而成，在吾國既從前無此思想，尤應倍加努力灌輸。我國人情感之冷淡，國家意識之缺乏，百年來累敗之餘自信力之消失，與夫五四以來自卑自賤心理之養成，欲灌注愛國思想，掀動民族情緒，使其了解國民之義務，愛國之責任，對本國有信仰，對前途有希望，尤須較西洋各國加倍努力，始克奏效。年來政府對此點，固已有相當努力。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實行三民主義教育，以『發揚民族精神，啟發民權思想，增進民生幸福，而臻於世界大同』為教育宗旨，此已較五四以來教育家所唱導之『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為近於事情。近年來教育部所頒佈之中小學課程標準，亦汲汲於民族意識之養成，自治能力之訓練，去吾人之理想不遠。惜課本之編纂，仍操諸書店之手。商人志在牟利，意圖敷衍，安肯犧牲重資，網羅人才？故新近之課本，名稱雖改，內容未易。遂使法律成為具文，理想毫未實現。竊以舉凡中小課本，俱應由政府選擇人才，從事編纂，非惟標準可以提高，且亦可以統一全國學童之思想。查據二十二年度中國國民黨指導下之政治成績統計，教育部前編之初小國語，算術，社會，自然四種教科書之稿本，全部完成，交由國立編譯館審查，並繼續編輯各書教授法。委託國內著名小學編輯高小國語，算術，歷史，地理，自然等教科書。最近五全大會宣言亦有『實行教科書之統一』之語，吾人甚望此等計劃，能早日實現。

抑尤有進者：吾國教育之大弊，在教育之目的，限於識字，教育之實施，限於學校。卽年來各地教育家所提倡之官話字母注音字母，千字課等識字運動。其實施之範圍雖較廣，其目的亦不過在所謂掃除文盲。文字固為教育最有力之工具，然徒教人識字固不得謂之教育，尤不得謂之救國教育。苟缺乏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生產能力，縱舉盡大學畢業，亦不能救國家於危亡。學校雖為施行教育最佳之環境，然教育不應止於學校。西洋之施行愛國教育，家庭，學校，社會聯為一起，刺激常施，故可以終身不渝。而中國之教育則僅限於學校，學校縱能予以些許刺激，亦安能經家庭社會之摧殘？況當茲國家危急之際，成人教育較兒童尤為重要，社會教育較學校教育尤為重要。兒童教育固屬百年之至計，然不

可實效於一時。當茲國家千鈞一髮，迫不及待之際，首當其衝，負荷鉅艱者，仍是現今成年之國民。故今日成人教育，社會教育，較兒童教育，學校教育爲尤要。教育之法，宜如西人之傳教，由各方面鼓動其情感，固不必限於文字之宣傳，如講演，廣播，戲劇，電影，圖畫皆可利用，期以用最少之勞力，獲最大之效果，於已識字者，尤應改良其讀物，以求於不知不覺中灌輸愛國思想。吾國現今一般民衆讀物仍爲昔日之封神傳等迷信小說，非惟不足以增進知識，反足以宣傳迷信。而年來革命家，學生，以及坊間所編制之民衆讀物，又措辭過高，難使民衆發生興趣。前年顧頡剛先生等發起三戶書社，編制通俗讀物，用小說，戲劇，彈詞，傳說等體裁，以民衆可以了解之語言，灌輸愛國之思想，用意最爲深遠。惜限於經費，未能大規模的進行。此外如小報，亦民衆最喜之讀物，非惟利其價廉，且亦以其內容合乎民衆之興趣與程度。政府亦應用之爲宣傳利器。

捨身救國，乃全體國民之天職，非一種專業。故教育者於灌注愛國思想之外，須視個人性情之所近，分別授以專門技能，養成其生產能力。培養技術人才，本爲清季提倡新學時之政策，當時所造成之人才如詹天佑等，國家頗獲其用。戊戌之際，則注重造就政治人才。五四之際，知識領袖則又主張欲產生技術科學，實行民主政體，先須有西方之思想方式，人生哲學，於是哲學文學又盛。夫思想爲物質環境之產物，無西方之物質環境，安能產生或維持西方之思想？且無西方之工商業，而高談西化，則西化愈甚，消用外貨愈多。民國二十年九月三十日國際文化合作社，派遣教育考察團來華調查中國教育。該團共七人，俱係歐洲最負盛名之學者與教育家（七人爲柏林大學教授前普魯士教育部長柏刻士，波蘭教育部初等教育司長法爾斯基，法蘭西大學教授朗古梵，倫敦大學教授湯內，國聯秘書甯爾忒茲，國際教育電影社撒狄，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會長波內），考察後將其所得著「中國教育之改造」一書，其中所指出中國教育之弊病，與其所提議之改革，皆切中我國之流弊，深合中國之需要，固非但知討論教學法，教育制度者之所能夢見。其中所提出之注重實科，培養技術人才，已以年來教育部之努力，次第見諸實行，此實年來教育之一大進步。

吾人尚有欲略加補充者兩點。第一：吾國近年來雖工業略見萌芽，大體仍在農業經濟時代。最大多數之國民，仍是農夫。而農夫仍墨守數百年來相沿之古法，不知改良，結果所出產者，非惟不足以輸出國外，抵補採用外貨之漏巵，且不足供本國之需要，每年農產物之輸入，已達驚人之數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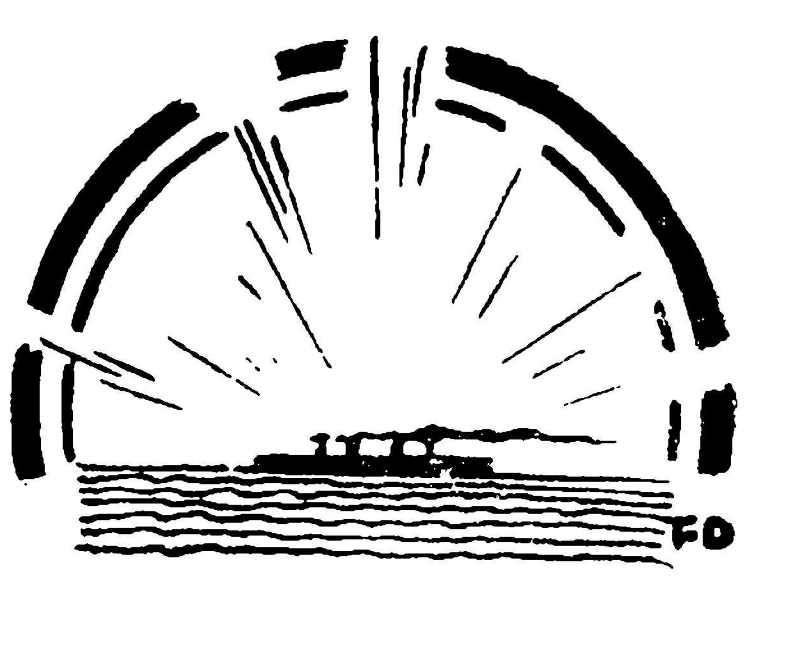
此誠極可憂慮之現象。此後政府於技術人才之培養，至少應農工業並重。不特大學有農業專科，中小學中亦應添設農學課程，庶畢業後業農者，固可施諸實行，倡導鄉里，其入他業者亦可略知本國最重要之生產事業之梗概，造為輿論，督促農業之改良也。

第二：吾國大規模之工廠為數尚少，現今所造就之工業人才，已不能全數吸收，將來畢業者日多，恐益成為問題。此等人才，既無工廠可入，又無雄厚之資本自立工廠，往往改就他業，或竟至失業，殊為可惜。故此後於工業人才之培養，應重工業與小工業並重。小工業需費不多，創辦較易。學生畢業後，不惟可成為技術專家，且可成為創辦實業人才。如北平燕京大學所附設之製革系，即養成此等人才不少。

綜上所言共有三點。第一：欲以教育為救國之一種方法，須辦救國教育。第二：救國教育之內容為灌注國民國家觀念，民族意識，教授國民生產能力。第三：教育之實施，應學校與社會並重，兒童與成人等視。炳燭之明，寧敢自信，願全國教育家共討論之。

賈德幹與霍其森

英國首任駐華大使賈德幹氏，近奉英政府命，調回本國，另派霍其森氏 Knatchbull-Hugessen Hughe Montgomery C.M.G. 來華繼任，向我政府徵求同意，經外部轉呈中央後，聞政府當局已決予以同意，現任之賈大使，短期內即將向中國朝野告別，而束裝回國。按賈大使係二十三年三月六日任駐華公使，繼前公使藍博森之後，藍氏在駐華任內，言論丰采，極獲中國朝野之美譽。賈氏來華，承藍氏熾盛風光之餘，不免有未能克紹箕裘之感。但雖無赫赫之功，亦尚穩健可嘉，始終能保持不列顛人之外交風度，而會當遠東時局日在轉變之狀態下，英國在華利益關係較深，應付時變，要亦不易。及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奉命正式陞任為英國駐華第一任大使，迄于今茲，復七閱月矣。此次調任原因為何，暫尚不能加以論列。至新任英大使之略歷如下：霍氏生于一八八六年。一九零八年任英外交部辦事員。一九一九年參加巴黎和會，同年充駐荷蘭使館一等秘書，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調駐法使館辦事。一九二六年陞任駐比大使館參事，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歷任代辦使事，一九三零年陞任駐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及立陶宛三國特命全權公使，一九三四年調任駐伊朗(波斯)國全權公使，最近方陞任英國駐華大使云。(公)



以隄治河之失策

侯紹文

西人稱黃河為我國之騷慮（China's Sorrow）即以其頻年為患，而又苦於治理也。夷考我國古人之治河，率是補苴罅漏，苟且偷安，從無科學之方，的當之策，以使長治久安，除大禹時分流疏導不事隄防外，其餘由漢至清大部工作，皆用於堤埽，致使堤日高而水日高，水日高而害愈大，是河之本身為患尚小，乃治理者日使趨於險境也。今將堤防政策之失算，縷述如左，以求就正於海內關心河事之諸賢。

（一）河岸土質惡劣不易建築堤防也：　黃河兩岸適居世界有名之黃土地帶，黃土在土質中，最為鬆脆，又兼砂礫漫淤其間，往往數尺以下，尚不見底，建堤其上，適等沙灘建屋，易被洪水侵蝕，終至於傾圮，在治河方略上對於河岸沙性最易潰堤之記載有云：

黃河兩岸俱係浮沙，其基既不固，加以水勢之排蕩，溜頭之緊駛，率不越歲而潰圮。

再如皇朝政典類纂水利類河工篇引經世文續編河道總督成孚奏議有云：

蘭儀縣乾河口建築帶閘石壩，亦經會集詳勘，挑挖試驗，挖至七八尺以下，即係沙水相間，無從得底，而建築閘壩，惟立根基難立。

又云：豫省沿河一帶，本屬土性沙鬆。

又如張文端治河書中亦云：

……在滎澤以下者，土性虛鬆，質料既屬薄弱，工程難期盡善，隄長易疏，潰決時聞，故每遇伏秋，河漲卒發，盪激衝撞，勢若山崩，甚有一日間，塌卸河岸寬一二丈至四五十丈者。

最近河北省河務局長齊壽安之黃河大堤緊急工程計劃大綱載有：

由孟崗至李石頭莊一段，堤長約四公里，土質純沙，風浪所致，摧枯拉朽，形同虛設，……經前後在附近探掘結果，為細沙

一層，厚約尺許，下面盡係粗沙，至距地面五尺以下，始發現民國二十二年洪水前之老灘，老灘之上，有流沙一層，厚二尺許，隨掘隨合，且飽含水量，致下層較好土質，極難採取，背河沙層之厚，尤甚臨河。

以上各書之記載，率爲實地經驗之談，則知河岸堤工之不易持久，乃土性使然，此隄防政策之不可用者一也。

(二)河水挾沙太多，性善淤積，河床易致高仰也：

在漢書溝洫志有云：

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

在河防通議中亦云：

河水一斗，而其泥六斗，既而河道久不移徙，其易爲淤澱也可知矣，今隄外民田在河水之下幾已數尺，故塞而復決，此必然之勢也。

以上爲古人對黃河所含泥沙之概括測量，在民國十五年沈怡先生又作較精密之統計，結果黃河輸沙之量數在洪水時期佔全部百分之四十五，（據黃河水利月刊載安立森之調查，陝州一地方，河水含沙量可至百分之五十），又譬喻說：北平紫禁城高六公尺，面積爲一六六四〇〇〇平方公尺，容量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公尺，黃河一日間所輸沙量有三一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公尺，大過紫禁城之容量約三倍有奇，換言之，在洪水時期，八小時間黃河所輸的沙量，可以把紫禁城填滿。（見東方雜誌三十卷二十四期治理黃河的我見）。因河水有偌大的含沙量，所以淤積性也最大，在清代靳輔之治河方略上說：

河善淤，自古記之，通河引灌，雖極卑窪之地，一過而平，再過而高，不出數年，且深谷爲陵。

河本身淤積性既如此其大，若僅憑隄防以範圍之，勢必河底日益高仰，隄亦隨之增高，結果河床往往高出地平數丈以上，（二十四年春作者赴河南隨同驗收貫台合龍工程時，由河北岸堤上經陳橋驛至貫台一段，河身有高過民田兩丈以外者。）其勢直等於築垣居水，絕難持久，此隄防政策之不可用者二也。

(三)隄防之耗費最大，爲國家財政所不許也：　我國從來治河，鮮有顧及國家財政者，官家之對於河工，往往認爲當然之耗費，如清代李文忠公奏議有云：「臣等復查河工，本係費財之事，欲圖省費，必致大費。」故河工隄防，月有月修，歲有歲補，年復一年，無有停息：又清代以前，河工有歲加大堤五寸之例，（見河防一覽內載有：每歲令夫加高五寸之請。）清代因之，不稍間輟，（會典事例載有雍正七年諭：……卽從前總河，亦有每丁一名，招募幫丁四名，給與堤內空地，耕種免糧，歲令加高五寸之議，與朕計慮，實

相符合。）且數年必一大修，故國家財政，實有不堪支持之虞，古人對此亦有警刻之言論，在魏源的籌河篇裏說：

> 無論塞於南，難保不潰於北，塞於下，難保不潰於上，塞於今歲，難保不潰於來歲，卽使一塞之後，十歲數十歲不潰決，而歲費五六百萬，竭天下之財賦以事河，古今有此漏巵難塡之政乎。

再就工料耗費方面言之，河工上土方則例，土以方一丈高一尺爲方，取土築堤，以就水築堤（卽就水中取土）爲最經濟，據治河方略載稱：

> 每堤一丈，用土九十六方，每方約需銀二錢六分，較之尋常就遠取土之費，約省過半。

惟取土之例，最忌逼堤，水中取土，距離固屬近矣，然非急工，多所不取，當以遠方取土之時爲最多，遠方取土，則費用約超過水中取土一倍，按每方土二錢六分加倍計算，則爲五錢二分，每堤一丈，用土九十六方，則用銀共爲四十九兩九錢二分，一百八十丈爲一里，若築一里堤，（此尚以單堤計，按堤高一丈者上寬三丈下寬十丈。）則合現幣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元之譜，（雖彼時銀兩價賤，然物價之低，亦足與相稱，二十四年春，全國經濟委員會重估九股路一段工程，爲每方估價六角，硪工在內，實與此數相彷彿也。）而木石等料物之費，尙不在內，其耗費爲何如耶？

至因守隄防險，則不能不設官置夫駐兵，先就設官說，明時設總河，清則設河道總督，雍正時河督有三，一駐江南，一駐山東濟甯州，（雍正七年，設江南河道總督，見皇朝政典類纂兵制）皆用以治黃河，（其中一爲副河督，其一在直隸則治永定河。）在皇朝政典類纂水利河工光緒二十五年，李鴻章奏議，引曾國荃奏章，有於山東一省，黃河兩岸，設立七廳之議，又言：將來下口添堤一百餘里，應設廳官十員，汛官四五十員，至武營則每廳設守備或協備一員，亦有設都司者，都守以下復設千把外委等缺。計山東兩岸工長一千四百餘里，（當時數目）若百餘里卽設廳官十員，汛官四五十員，武職守備千總把總各一員，是僅官吏一項，已抵八百餘人之多矣。

且因守堤關係，勢必栽草植柳，搜捕獾洞鼠穴，塡補水灌道口，看守物料，傳送水籤公文諸事，又須設堡夫，在同上奏議載稱：

> 應按每里設堡夫一名，山東黃河新舊堤工將來合長一千六百里，共設堡夫一千六百名。
>
> 又稱：查山東黃河連年告決，弊固在於民堤，其堤身卑薄，物料稀少，兵夫不足，皆實有以致之，歲修經費？原定六十五萬兩，除去弁兵月餉二十萬，及委員薪水等銀五萬兩外，實計購料加工之銀，共四十萬兩，不敷甚鉅，擬請自光緒二十五年起

，於原定歲修六十五萬兩之外，再請添修費銀四十萬兩，以為添料添夫，防汛雜項之用。

以上僅就山東一省河堤計算，已需用如許多量之官夫與金錢，若合起河北河南等省，共同計算，則數目之大，定更有足以驚人者。

再就駐兵說，清代河標兵制，據皇朝政典類纂兵制載有：「其屬於河道總督者，為河標所轄，專司防河。」又綠營兵篇載有：河標兵額，列於山東省下者則云：「河督本標，及所轄各營額外外委六人兵一千六百五十三人，河營額外外委三十九人，兵二千五百四十三人，又列於兩江總督以下者則云：「河督本標及所轄各營，額外外委十一人，兵二千二百二十七人，河營外委效用一百二十一人，兵一萬三百八人，葦蕩營外委效用六人，兵一千六百十八人，船務營外委效用十二人，兵一千五百六十三人。」合起兩處河督所轄官兵額數，殆近二萬人，又據靳輔治河方略云：「每河一名，許其招募幫丁四名」，雍正時此制並未減免。(見前會典事例所引。) 則為數更夥矣。

兵夫官吏，皆屬分利之徒，築堤修埽，已屬所費不貲，倘何堪再行安官置勇，幾何國不空虛民不窮困耶？然非此又不足以盡守堤周密之能事，(二十四年作者去河南隨同驗收貫台合龍工程時，張含英先生談及河勇不敷分配，深以為苦。)是根本受隄防之累也。

再就最近黃河水利委員會培修三省大堤之計劃工程說：據黃河水利月刊兵工治河計劃書中載稱：

(一)續培豫冀魯三省黃河大堤工程，兩岸共長一千三百三十公里，約需土方三千九百七十五萬公方。(二)修築利津以下至大潮界大堤工程，兩岸長共一百公里，約需土方四百十六萬三千公方。(三)續培金堤工程，長九十七公里，土方九十六萬五千二百五十七公方，(四)培修溫孟堤。(溫縣至孟縣由孟縣西南中曹坡起，至溫縣東南灘地范莊止。)及續培武陟大堤，共長六十五公里，土方四百九十八萬九千七百五十公方，以上四項工程，共計土方五千三百四十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公方，每公方以一角六分計，(恐怕不足)共需八百五十四萬六千零四十元。第二期工程，(一)修築三省翼堤工程，土方四千零三十萬公方。(二)培修太行堤工程，長一百四十七公里，土方一千八百六十一萬九千四百公方。(三)培修山東民埝工程，兩岸長共二百二十六公里，土方一千二百六十二萬三千九百公方，以上三項工程，共計土方七千一百五十四萬三千三百公方，每公方以一角六分計，共需一千一百四十四萬六千九百二十八元。

至需要工兵人數，先從一二兩期計算，則兩期共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五萬六千零五十公方，假定每兵一人，每日作土工二公方每年除陰雨及土凍時期外，以二百五十日計，欲於六年內完成，約需用兵士四萬五千人，……土工完成以後，尚需有加築埽

石等護岸工程，以不在工兵範圍之內，當另行籌撥經費，招工修築，以竟全工。

以上兩期工程，除疊埽築壩外，已需款兩千萬元之譜。當此民窮財盡，瘡痍滿目之國家，籌劃如許鉅款，實屬匪易，即使國家忍痛一時，摒擋拼湊，如數撥給黃河水利委員會，該會亦能按照計劃，如期完成工程，惟能否保持此工程若干年而不崩潰坍塌，尚屬毫無把握之事，在以上計劃第四段培修溫孟大堤。及續培武陟大堤計劃中載有：

溫孟大堤，係於民國五年興修，……計長三十八公里，堤身不甚高厚，二十二年洪水漫溢，溫縣一段決十餘口，全屋倒塌，耕地漫沙，農民損失不貲。

由民國五年至二十二年，中間不過經過十七年，此十七年間，而隄防已不克支持，若以此為例，則黃委會之培修三省大堤，一二兩期工程計劃完成以後，最少要用兩千萬，以十七年平均計之，每年黃河之耗費，要有一百二十萬，是以百二十萬元之耗費，僅買一年之粗安，無乃太費乎，惟此猶時間之較長者，再就二十二年秋黃河大水說：是年八月黃河暴漲，（石頭莊馮樓一帶決口。）溫縣蘭封考城東明長垣等縣決堤至五十餘處，淹沒長垣濮陽范縣壽張穀東阿濮河滑縣二千七百三十八村，被災人口一百一十五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口，被災地方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方里，損失共一萬二千零五十萬七千四百九十元。（據水利九卷四期，宋希尚石頭莊馮樓堵口實錄。）及堵口工程（長垣大堤東「大車集」石「石頭莊」段，全長僅二十公里，潰口達三十有二。）總預算，則為材料總值七十九萬四千九百元，施工應用木料四萬元，機件工具及零件五萬元，運輸費三萬元，管理費三萬六千元，意外費二成，一十八萬，合計共一百一十三萬零九百元。（見仝上）雖無決算表以資對照，然參考所列各項材料統計表，用量之大，則上列數目，只有過之無不及，是因堤之原因，一決一堵，使國家損失共約一萬二千一百六十三萬八千三百九十元，可謂夥矣。然自堵口後，至二十三年八月，黃河又行暴漲，將二十二年大水後已堵合之第八（東了牆）第十七（九股路）第二十一（香里張）第二十五（孟崗）等四舊口門，完全冲毀，水勢走犯長垣縣城，堤工之壽命，僅僅延長一年，是堤防之不可依恃，昭然若揭矣。

總上所述築堤護堤守堤決堤在在需要大量費用，（決堤之後，國家對災民之賑恤，與稅租之蠲免緩徵等等，亦屬銷費之列。）其他因隄防之間接費用，更不可勝數，故清代魏源有云：「夷煙者（雅片）民財之大漏卮，而河工者國帑之大漏卮也。」既竭國事河，而河患猶不可止，此隄防政策之不可用者三也。

(四)隄防非所以治河，乃用以護民也： 在鄭德坤先生治理黃河之我見中說：(見東方雜誌三十卷二十四期。)

隄防是賞護的下策，就是在河岸上建築之隄防，使洪水不致氾濫到人民居住的地方，這種方法，一方面可以說是鯀堙塞法的擴大。一方面也是像築城無可如何的辦法，國家有强敵，便築萬里長城來保護，一村有土匪，就築土城來保護，一家鬧賊，也築土墻來保護，其實匈奴要進來，長城是守不住的，土匪打刼，土城也是保不住，賊人盜竊，最高的墻，也有法子爬過去的，黃河的設隄防，也是這樣。……現在黃河的隄防，大半相距非常的寬，自七八里至一二十里不等，這種方法，不能使黃河不鬧，是最易見到的，因爲他的目的，是保護人民，並不是治河

按以上所論，築堤防水乃消極的而又極幼稚的治河政策，非根本之圖，此隄防政策之不可用者四也。

(五)修築隄防爲地役上所不許也： 河工防河之溢決也，則於兩岸築大堤，大堤以內築縷堤，大堤以外築遙堤，(見黃河水利月刊兵工治河計劃書) 就堤之危險處築月堤，慮縷堤有失而復築夾堤，若縷堤與夾堤相比而長，恐縷堤被冲，則水長驅於兩堤之間而不可遏，又築橫堤(亦曰格堤)以截之，恐大堤不固，又築翼堤，人民爲防禦田畝之被冲，又加築小堤曰民埝；此外尙有所謂撐堤，圈堤，刺水堤，截水堤，護岸堤，石船堤等，重重疊疊，密若網羅，合起兩岸堤防之距離

，據漢書賈讓奏議有云：「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堤去河二十五里，」以斯計之，則除河身外，兩岸之間，尙有五十里之隙地爲水泛濫，後世人民，雖有與水爭地，聚居大堤以內者，然皆係貧無立錐之民，堤內土地，國家仍視爲甌脫也。現今兩岸堤防，雖不能平均寬二十五里，然亦往往由七八里至二三十里，(鞏縣至河口一段，長約八百五十公里，兩岸間之距離，有爲十五公里，有爲四公里。(見黃河水利月刊一卷二期，黃委會工作綱要。) 以隄防縱橫之繁複，河道變遷之靡常，而築堤亦不能率循舊跡，故在兩岸數百里之間，皆爲隄防所佔據，若統計上下游兩岸數千里爲隄防所佔之棄地，其數字定可驚人，以最易灌溉之農田，廢置爲無用之地，病國病民，莫此爲甚，此隄防政策之不可用者五也。

(六)修築隄防，適所以阻礙交通也： 按河流爲便利交通之工具，今因兩岸修築堤防，層層羅列，若壘墻垣，且堤之高寬，有至數丈者，如丘陵土阜，平時車馬之往還，殊多不便，此隄防政策之不可用者六也。

(七)隄防適足以使水患擴大也： 黃河兩岸概爲黃壤或沙礫，築堤其上，適如無根基之墻垣，往往洪水一至，搜根

究底，淹沒坍塌，所築堤防，反變河底；於是河底益高，而潰決益烈。今黃河之水，有高出兩岸民田兩丈以上者，雖不盡由隄防被陷落而塡塞所致，抑或爲河床高仰之一因，此隄防政策之不可用七也。

（八）兩岸築堤則無灌溉農田之利也： 河流之益，固在航行舟楫，便利溝運，然灌溉農田，尤爲重要，按史書記載，我國文化之源淵，發端於黃河流域，又爲農業社會成立最早之區域，再就世界史書考之，我國與亞述 Assur 巴比侖 Babylonia 埃及及印度號稱五大文明古國，我國以外之四國，其文化之發生，皆與河流有特殊關聯，如亞述巴比侖則佔有底格里斯 Tigris 幼付臘底斯 upEhrates 兩河流域埃及佔有尼羅河流域，印度則佔有恆河 Ganges 印度河 Indus 流域，以上各國皆因所佔之區域，士地肥沃，生產繁富，人民謀生不感困難，方有暇及於啟迪文化，由此推測，則我國古代之黃河流域，定爲水草豐美，農產阜殷，一如我國史書所記載，絕非如現在之貧瘠而能發展文化者，又按農業區域，最忌酷旱，在黃河流域之緯度，適居北緯三十三度至四十度之間，在地理上考之，此種緯度地方，若不受海流之影響，與特殊地勢風向之關係，則雨量不能十分充足，（我國內地三流域平均雨量之比較如下：長江流域一〇八一公釐，粵江流域二一一三公釐，黃河流域六三四公釐，）該區既非多雨區，而農業在古代之所以繁盛者，其故安在？抑或多藉黃河灌溉之功也。李儀祉先生之黃河之根本治法商榷上說：「何言乎開溝洫，曰此吾國古法失傳者也，昔者禹治洚水，兼盡力乎溝洫，後世儒者，頗有謂禹釃一渠後，至周宣王五年，凡千餘年而河始一徙，且當時未有隄防，其所以能安瀾不犯者，皆溝洫之功。」從可知無隄防則可爲溝洫，有溝洫則可灌田畝，自戰國之時，隄防始作，同時井田廢，而溝洫之制廢弛，由是以證，謂黃河一築堤防，而水利全失，因無水利影響黃河流域民貧地瘠，遂使文化日漸南移，則爲不可掩之事實，此隄防政策之不可用者八也。

（九）隄防政策爲時間人力所不許也： 據沈怡先生之統計，黃河自古以來，決口次數有六百六十八次之多，（當限於有記載者，惟民國以來決口次數則不在內。）自有歷史起至清朝末年止，共五千六百多年，以黃河六百六十八次之決口數目平均計算，應每年有決口一次，（見黃河水利月刊轉載沈怡先生在中華職業教育社講演稿。） 決口之次數，既如此其頻繁，而泛濫之時間，在一年四季中，又不如尼羅河那樣有規律，據河防通議記載：一年十二月皆有漲水期，如正月爲解凌水，二月爲信水，三月爲桃花水，四月爲麥黃水，五月爲瓜蔓水，

六月爲礬山水，七月爲荻苗水，八月爲荳花水，九月爲霜降水，十月爲伏漕水，十一月爲噎凌水，十二月爲蹙凌水。再以事實證之，宋史河渠志載稱：「宋太祖乾德四年，八月，滑州河決。」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温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三年，正月，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眞宗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壠埽，」「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圖村河水決溢，」「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台山旁，俄復潰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元豐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再考元史紀事本末治河篇載有：「順帝至元元年，十二月，河決封邱。」據以上史書之記載，在一年十二月中，除二三兩月，河水決溢，不易考察外，其餘各月份無月不可泛濫成災，證以上沈怡先生統計河決次數之頻仍，則二三兩月，亦非絕對無有，或因史書不詳，而漏於記載耳。按我國夏歷一年分四季，正二三月謂之春，在宋史河渠志所載之太平興國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明史河渠志洪武十五年春，河決朝邑。……二十三年春，河決歸德，與崇禎二年春，河決曹縣十四鋪口等等，是皆河水可決於正二三月之明證，如是以言，是河水之泛濫，十二月中無時無之，故河防工作，每年三百六十五日，皆在緊張時期，一日疏忽，或致釀成鉅患，觀此次山東之決口，即因防汛人員，每年皆在七月十五日(國曆)上岸，今年忽於七月十二日決口，人民不及防範，致多作釜底游魚，如是以證，是黃河汎濫之無定期，更爲顯然之事實，以人民有限之精神，防無窮之河變，幾何其不疲於奔命耶？再就從前守隄方面之緊瑣言，亦有不勝其勞苦者，河防通議載稱：「役夫每日辨明入役，酉時放罷。」此指平時言之，若河防緊急時，則不分晝夜矣，故皇朝政典類纂河工篇引會典事例有云：「自立秋至霜降節爲秋汛，汛臨之時，該管官弁責令河兵堡夫加謹分防，每里設立窩鋪，鋪各標旗編書字號，夜則懸燈鳴金，以備搶護，晝則督率兵夫，捲土牛小埽以聽用，至夜時巡守，易致曠廢，應設立五更牌面，分發南北兩岸。……又云：凡驟雨淋漓，易致橫決，應置備簑笠，令兵夫冒雨巡守，此外非時客汛，及十月後漕汛，十一月十二月蹙凌汛，非三汛可比，止令兵夫照常巡守。」以上是就「晝防」「夜防」兩防來講，此外在河工上，尚有所謂風防，即大風之日，守隄亦須格外小心，是爲河工之四防，其煩難爲何如耶？再就埽兵之給假考之

，亦足徵守隄之嚴緊，在河防通議載稱：「帶兵給假，則僅天壽節元日清明冬至並給假一日，祖父母吉凶事并己身嫁娶並給假三日，妻子吉凶事給假一日。」夫祖父母吉凶及己身嫁娶，三日之間，毋乃太促，然爲守隄之事緊要雖背人情，亦弗顧也。惟雖如此嚴厲防守，日無暇給，而終無補於河患，以隄防之策，根本失算，故以有限之人力，終難勝任，此隄防政策之不可者九也。

（十）河岸築堤，適足爲踐殺民衆之武器也：　河岸築堤，如築垣居水，隄愈高而水愈高，苟抉隄一口，則洶洶大溜，如懸流瀑布，其害之烈，往往與猛獸並稱，往稽史事，藉河水以作武器者，不乏記載，如史記趙世家趙肅侯十八年，齊魏伐趙，趙決河水灌之，又趙惠王十八年，再之衞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又史記始皇本紀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王假被虜，一國爲魚。」竹書記年載稱：「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通鑑目錄載：「梁貞明四年，謝彥章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又龍德三年，決河注曹濮以限唐兵。」宋端平初，趙蔡入汴，蒙古決黃河寸金淀水灌之，蔡敗還。明史河渠志崇禎十五年，流賊劉都古決河灌城，（開封）水幾與城平，民盡溺死。皇朝政典類纂引經世文續編載：「同治十二年，曾國荃等奏議有云……：「加以軍興之時，親王僧格林沁飭將豐縣碭山境內，切去坦坡，以禦捻匪，以及人民間防捻，就堤築圩，劃斷堤身，所在多有。」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三日，晨，李石頭莊爲土匪所佔，因民團追擊甚急，遂有抉堤拒捕之舉，致演成二十二年之大水患，卽本年山東黃河之決口，因築堤而亦引起蘇魯兩省之械鬥，雖非直接利用隄防作武器，要亦爲演成鬥爭之間接工具也。按水火爲人生二大要素，水之功用尤廣，今因不善利用之故，反避之如蛇蝎，甚且爲害民之武器，其殘殺力尤甚於猛獸者，是皆隄防使之然，此隄防政策之不可用者十也。

以上十端，爲隄防政策失敗之犖犖大者，至瑣屑之弊，與間接影響，更爲更僕難數；古今之治河名家，與近代河工學者，率有非難之言論，惟因國人習於苟且偸安，不求根治之策，是以因循敷衍，使黃河之害坐大，而愈不可治理，故前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李儀祉先生對於根治商榷，卽不採隄防政策，不無高明之見地，在明代尙書朱衡論治河疏中云：「築堤則有截水縷水之異，截水可施於閘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湍悍，挾川潦之勢，何堅不瑕，安可以一堤當之。」願河政當局，三復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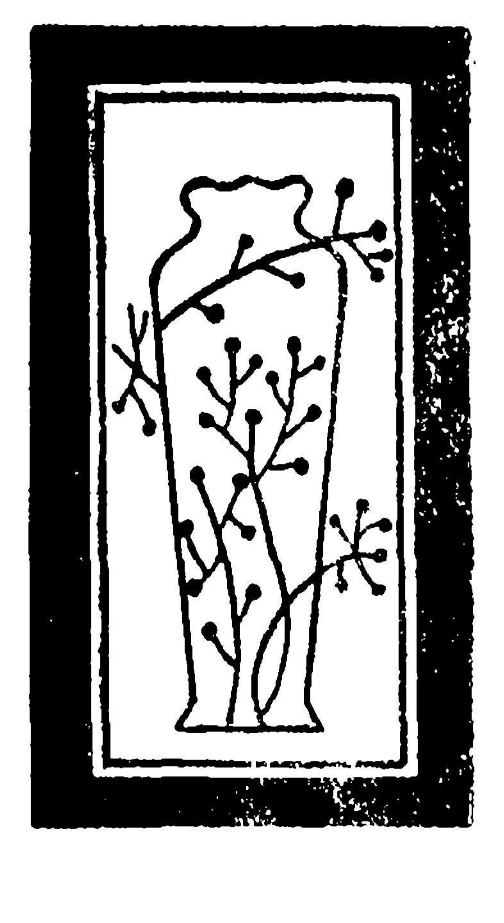
寫於首都

大人

汝泉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波谷之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又云，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諍。據列子，諍人長九尺，實大於今之大人。今之所謂大人者，視古之小人滋愧多矣。

古人具大人之象，而有大人之德者，不勝枚舉。其姓名可考者如老子一丈二尺，禹九尺九寸，湯九尺，孔子十尺，文王十尺，伍子胥一丈，韓王信八尺九寸，金日磾八尺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宋雲八尺，王商八尺餘，賈逵八尺二寸，嵇中散七尺八寸，阮翁仲一丈三尺，皆散見史子各書。若盜跖八尺二寸，巨毋霸一丈，是古之小人也，亦較今之大人為大。大人之大，尚有可疑者。續博物志魏咸熙，大人見襄武，長二丈，脚跡三尺二寸。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身長五丈。是月霖雨，河渭汎濫，中流得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㧊指長尺餘。魏略，車鄰國男女皆長八丈八尺。張華博物志，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三丈五尺。班固漢書，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足跡六尺。張華博物志，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國僬僥氏，長三丈。（史記云長三尺。列子云長一尺五寸，與山海經詩含神霧同。）崔鴻前秦錄，苻堅以申香為拂蓋郎，身長一丈八尺。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國語，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專車。此外則玄之又玄，益不足信矣。河圖玉版，從崐崘以北，凡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博物志引作三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張湛云：「此人之形，當百萬餘里。」其頭當倍於地球。）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列子及淮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神異經，「西北海中有人，長二千里，日飲酒五斗。」其量何小？又云，「東南有人，長七丈，以鬼為食，朝吞三千，暮吞八百。」其量何大？張華博物志，長狄喬如，（長狄複姓帝鴻之後）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長十丈。穀梁傳，長狄凡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收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頭而載之，眉齊於軾。以算學推之，每一方畝七尺七寸五，九方畝六丈九尺七寸五。換言之，長狄喬如身長五丈四，橫七丈，其頭二三尺大，（軾高不過二三尺，而眉齊於軾也。）幾如橘子上着一豆。所謂大人者，不過如此，眞怪物也。



入陝隨軍紀（二）

都守中

入膚一旬，休息方定，又迭傳徐匪海東，已沿甘肅邊境，竄抵陝北。地方人民，咸謂如本軍遲到二日，城即難保，大家相慶。二十四日，軍長王氏，亦由洛川行抵膚城，軍民歡迎，一時頗盛，因即規劃推進勦匪事宜，擬定本師以一部推進安塞一帶，以百零十師何立中部，回駐甘泉，鄜縣間，俾以維護後方交通。時，徐匪海東，已與劉匪子丹，實行合股，匪勢驟增，致本軍先頭兩師，乃成孤軍突出。十月一日早，何師遂向甘泉之綫囘發。隨行民衆，以及機關公務人員，計爲百餘之多，因交通久斷，一旦部隊囘發，如是有商人隨往西安，購辦貨物者，有四方人士，阻困外方，欣然隨隊歸鄉者，有機關調遷職員，藉以隨走，冀獲得安全保障者。

次早（二日）天方黎明，余尙安臥於床，初聞隔室電話，傳何師遇匪，旋得報告，謂日昨何師行抵甘泉附近之大小勞山，遭遇匪計，由下午三點，激戰至昏夜七八時，幾次衝鋒搶奪山頭，卒以匪之埋伏已成，又衆寡懸殊，更以彈盡援絕，大告失利。何氏與其參謀長范某，幷楊，裴，兩團長等，竟因督戰陣亡，以下官兵遇難無算。下午，脫險官兵，幷隨去民衆，遂絡繹歸不絕。霹靂一聲，於是甘泉，膚施，兩縣城防，頓告緊急。本師計劃推進安塞進勦之議，亦暫爲停止。尤以甘泉孤城，守兵單薄，初僅本師之袁團劉效先一營，後加何師之步兵五個連，會本師張文清參謀長，途次該縣，乃負責督戰防守。鄜，膚，交通，遂告斷絕。匪勢猖獗，以此爲甚。稍後，毛澤東，彭德懷，主力大股，復由川，甘，被擊來竄，匪力愈加，兵力愈薄，吾人逐日困膚施，與匪相鬬。其間如派隊購糧，派兵修碉，派員訓練保甲，訓練公民，亦同時幷舉，臨事而備，十分吃緊。膚施食糧，本師到後，即告乏缺，至是，逐日派兵入鄉，盡力搜買。柴，草，食鹽，亦同時告困。日入匪區，以與匪戰，人民乏食，亦多隨隊自購。購採情形，率爲一團，或一二兩營兵力，分爲

登山部隊，與購糧人馬，由一官長負責付價，另一官長，督査紀律。督隊主官，則分據高山，以與抵敵。如遇糧主逃走，則留條書明取糧數量，為某部，某人，駐於某處，俾其回時，持條照往領價，若日久不領，則發價膺施縣立地方救濟院，以作賑款，雖定例如此，亦恆多糾葛。是處人民，誠居湯火之中，後來存糧已盡，復又奇想，會同地方團隊，與保甲，入鄉自割，自收，其辦法，亦與前同。官兵辛苦狀況，皆先鷄鳴而往，昏暮方歸，一往一返，有多至百餘里者，食糧奇困，至於此極。採購方法，窮至如斯，勦匪軍隊，諸種艱難，恐非外界人士，可以想象也。防守部隊，則終日和泥，背磚，由地登山，一次上下，得一小時，一碉之成，士兵流汗無算，若挖修戰壕，乃為餘事。訓練保甲，教授公民，先由勸告，繼以強迫，名分兩班，日定兩堂，曉以常識，勗以自衞，方言不通，雖譬比再三，頑固不化，非勸勒兼施，教授者，無不苦笑耳。十二月二日，航空飛行場所，經軍民合力，工作旬餘，乃告竣工。四日，機來降落，軍民人心，頓為振奮，觀衆萬頭，擠動滿場，被困戰士，生離隔絕，至此乃各報一書，告慰其倚念之人。余之從軍，乃為首次被困，日常時久，亦如釜底游魚，他所不計矣。日食小米，蔬菜漸無，物質至此，雖寸楮尺帛，亦皆告盡，日用生活需品，更為全無。初望飛機，時代運送，既竟十日八日之不一來，木城被困如此，詢諸派赴甘泉偵探回言，該城被困，尤不堪處。食糧早盡，始則人畜減食，繼則宰食，驢，馬，猫，犬，以飽飢腸。已屆嚴冬，官士兵夫，仍為單衣，鞋襪已敝，亦足露腿。近由張副司令，派自用飛機，投送煱餅，饅首，等等，（凍結如石），暫維軍食。燃料，先拆廟宇，近拆民房燒之。食鹽，亦由飛機代擲，時不應接，苦撐情形，為歷來守城之未有艱苦也。

三十日師忽得令出發，令留一團，另一營，俾守城防，餘則準備至夜，輕裝以發。是日，自早大雪猛降，至晚愈劇，深夜一時，雪花怒飛，寒風突起，平地雪深尺厚。軍出東門，至飛行場集合，計為本師兩團，師屬各連，軍部一部，及百十師之李團一團，與該師之徒手隊等，并八十四師梁之選全營，加以地方逃難民衆，與西班牙教士等。軍行長徑，竟至十里之多，行三十里，天明，至名拐茆鎮。前衞營長姜奎舉，率隊勇猛登山，與匪激戰。約半小時，斃匪數名，奪獲偽工農紅軍旗兩面。幸此時，雪已止降，紅日東昇，各人相視，無不堅冰在面，（軍隊多青年，無帽）尤以大衣皮領，與皮帽，為雪凝結，遠視竟如白纓白甲。各人鞋襪，濕至脚跟，更有少數落於河中，濕過膝上。少頃，日光一照，頭

上雪水直流，地中又泥深至尺，一種苦況，不堪回首。途中人民，卒聞軍至，爲匪裹脅以走。有一二未走，佯爲送水，送湯，據聞爲匪之故留偵探，以察軍隊之人數，與動作。各地邊，與道旁，均竪木牌，書紅軍公田字樣，地內糧食，菜蔬，早已成熟，多棄置未收，蓋匪既定爲公田，即不許私行收割，因此強者逃走外方，弱者聽其蹂躪，被其編入赤衛，保衛，等隊，以禦砲火，或編爲生產隊，以供其驅使。午至姚家店，又遇匪數百名，由登山側衛步隊，擊退。六點，抵千谷驛，交戰十數分鐘，始安然入寨。是日，行七十里強。該鎮，爲匪之重要一鄉政府，戶約百餘，四圍以高牆，儼若土城，市面標語，全般匪化，列寧小校，亦有兩處，各僞職員，各匪徒，均聞風挾民衆以逃，老弱婦孺，剩有數人，飢凍垂危，呻吟輾轉，狀不忍覩。是夜，余與冀賢等，所駐爲僞政府之經濟委員會，如麵粉，油鹽，菜蔬，牛，羊，猪，肉，均存積甚多，此殆即所謂經濟統制也。

十二月一日，五點出發，月光微明，雪後天寒，山風吹來，人畜均爲戰慄。除少數官長，有自備外衣，士兵夫等，只着綿衣一件，（軍入膚施，時尚初秋，皆着單衣，後交通被阻，綿衣未得運送，由師自購綿花，將單衣改製，市綿又缺，故人僅一件），甚有尙穿單夾衣者，身負槍彈，與背包，有重至六七十斤者，飢，渴，凍，累，四字俱備，更得翻山越嶺，以與匪戰。（即走川道時，兩側高山，亦輪派步兵數連，登山掩護，而行），今日以較昨日，尤深入匪區，除前衛以戰以進外，後衛時遭匪之追擊，乃帶打帶走，砲聲不絕。下午，舍汽車公路，改走便道，非山即嶺，忽上忽下，日晒雪化，泥深至膝，人馬多有滑倒，尤以驢馱載重，滑倒爲多。如是，一面行走，一面派兵持鎬．掘土修蓋。三點，師特務隊郭隊長，率便衣隊兵五人，懷短槍，掌所得之工農紅軍旗，冒險直入延長縣城，逕奔僞政府。時僞政委，與僞保衛，赤衛，各隊，已風聞有大軍來到，旋又見持工農紅軍旗幟，認爲紅軍，有準備歡迎說，及見大隊漸到，乃遺棄文書什物，倉皇竄逃。該隊長，因所帶人少，鳴槍擒拿，寡衆不敵，僅將僞府文書，印信，零星公用什物，截獲，并得驢馱十一頭，土槍數枝。四點，師部入城，分駐城市，是日行八十里弱，城中人民，多未逃走，初亦不知爲國軍，抑匪軍也。

是處匪之主力，雖不甚多，大軍卒到，固可收復，而匪之組織，重在鄉村，如無步步爲營，節節進勦，孤軍一入，即陷包圍，城內街市頗寬，均爲石地，房屋亦整齊，設未被匪據，乃一良好縣治也。×月間，縣長董公殺，城失，本已

逃入民宅，因其侍從被匪所獲，迫令舉出，遂致蒙難。城周四里有奇，門二，（已被匪拆燬）北依山勢，南憑延水，嶺谷險阨，屹然嚴邑，爲漢高奴縣地，隋時，曰延安，唐改曰，延長。地產煤油，出量甚豐，地下丈餘，卽可吸出，惜開採多不得法。外人曾來測驗，認爲質量兩美。南門門外，有大油井與公司，現均被匪燬，機器已被改爲製造兵器用。晚獲匪文教人員一名，及女職員數人，幷所謂生產隊等，十多名。余邀冀賢，會同詳訊，至深夜十一點，方畢。以多爲被迫，比予放歸，只將其文教人員，交隊押帶。

一覺未熟，卽傳出發，胡亂進膳。發時，方三點，（二日）氣候極寒，又無月光，沿走河岸，約數里，河深可數丈，路又崎嶇，一步不穩，卽遭滾跌。出川，非上卽下，無一坦途。上午，冰雪凝結，如走滑冰場，一走一扑，修路兵士，費盡苦力，掘土不動，只用鐵鍬，將冰鑿破，供人爬走。馬匹驢馱上山時，二三人保持牽扯，數步一扑，下面深澗，俯不見底，公文，行李，給養，一被摔下，卽無法取，人一失足，則千古恨也。下山尤難，馬須將韁繩挽取，聽其自扑而下，驢馱，非三四人，一人提耳，一人執尾，兩人左右保持，牽住橫走而下，人竟幾步一跌，此爲上下山時之情形。若行走高原時，多深臨絕壑，乘馬而過，戰慄失次，氣息未屬，前壑又至，雖善騎者，亦多不敢也。是日天寒，整日竟未開凍，一路不見人烟，渴則取雪吞之，如蘇武之留胡故事。更加匪人追踪而上，自早至夜，槍砲聲，還擊不止，遇一窄路冰滑，派工修蓋，費時一，二，三，點不等。立足時久，飢，渴，凍，困，猶其餘事。鞋襪以走冰雪中，浸濕結冰，刺骨疼痛。一至山巔，寒風吹來，筋骨皆爲戰抖。匪人散布山溝，各土洞中，又故作禽鳴，以傳遞信號。（陝北大山中，常有一種小鳥，鳴如吹笛，共匪卽仿其音鳴，以爲傳遞信號，此山一鳴，他山應之，故不旋踵，數十里外之匪，卽可得訊，鳴槍來追），師部率直屬各連隊，至夜十二點，方得一莊，名爲走頭。落大深澗中，有窰洞十餘，只能容少數之人，餘就坡燃火而烤，以待天明。下坡入窰洞之路，奇滑無比，連人帶馬，直滾而下，窰內住人，全已逃走，幸乾柴尚多，於是，忙亂取出，大家圍烤，鞋襪爲冰結成，頓時不能解脫。莊頭一井，深不可計，（陝北之井，多深至三十餘丈），無法取水，乃取雪於鍋中，化煮胡瓜，聊以充飢。自延長至此，爲九十餘里。其他部隊，皆分走各找村莊，（雖有令指定地方，至此以雪迷道路，方向不清），一時乃不明去向，遂失聯絡。一望遍山，雪地與白天，茫乎不可得路。其驢馱，馬匹，以山高陡滑，竟整夜未得下山，飢凍

更不堪言。至次早，經以柴火，堆積路中，將冰雪燒化，始和泥帶滾而下。計此一日，驢馱，摔死山澗，累死道旁，約一二十四，馬亦摔死數匹，人有滾下山溝摔死者，有未死，用繩繫上者。某團迫擊砲兩門，亦隨馬滾下山澗，經三四勇健弟兄，用繩懸下山澗，將砲負取。余之驢馱，亦被下山時累死，公文行李，由從者，與牽驢人，共負數里，得遇一由延長逃難人民，騎一空驢，以重價商請載之，至未遺棄。計延長，隨軍逃出男婦難民，數十餘口，有纏足婦女，與幼童，一走一哭，慘不忍覩，又無法以照顧。

三日，以侯驢馱，與騎兵下山，至九點，方由疋頭出發，師派偵騎四出，前後四尋，行十餘里，始將各部集結，仍照順次進發，午正至一高原，忽傳有匪騎二三百，又傳增至七八百，於山頭截擊。後聞確有五六百名，在兩側後追隨擾亂，經我後衛擊退。又至晚十一二點，始抵宿營地，名高樓，只小小窰洞數個耳。計行七十里強。是日之路難，山多，仍與昨日同，其中途一極夾高坡，又一石橋，凍成冰塊。人馬無不直滾而下，幾跌爬上。匪情亦嚴重，聞前衛團，昨晚於永年鎮遇匪，戰五六小時，一夜未能下山。前衛照舊節節打向前進，後衛以炮掩射，此種地形，此種時令，想當年鄧艾之度陰平，亦不是過也。當將至宿營地時，有一逃難青年女子，遇一羣士兵，在路旁烤火，旁有數兵，已凍失知覺，橫躺雪地，該女子，竟直扑政訓處一李姓兵身，約半小時，彼此醒過方知，飢凍困乏，至於此極。日間又一壯年西教士，以凍累驚恐，患發瘋顛，一路亂跳，經多人挾扶，方告到達。驢馱，騎兵，又趕走一夜，至此乃整整兩日兩夜，未得休息，困倦之狀，立地即睡，如同醉人。余等雖先到達數小時，亦未得食，僅取雪水飲之，大家亂倒一坑，枕戈待旦。

次早（四日）詢知隨驢馱人員，始知當余等已走過時，深夜一兩點間，彼等遇匪襲擊，一時四山槍彈齊飛，經掩護之騎兵，展隊還擊一二小時，匪方潰走，斯役，計查點被擊斃，與因槍彈正猛，有雜役兵夫，亂奔摔死者，又一二十名，其凍傷無算，并據落伍者，歸云，路見死有男女民人，四五名，均夜間被匪擊斃，仍散臥山坡，料係為逃難人民，亦奇慘之劫也。四日，仍以侯騎兵，驢馱，等到達，八點，方集結出發，十點下山，過交里鎮，是處為通甘泉，與匪之老巢洛河川之交道要隘，整隊嚴備，幸無所遇。本日匪情，較昨日少平。午，又越大山，至離宜川縣城，約二十里，有縣派保衛團，二十餘人，一便衣隊長，率領來迎。六點餘抵城，師部初擬入城，藉以便各部官兵之來城，補充物質。後

改在城南二里，郭家檢宿營。是日行五十里弱，以天氣晴和，路多解凍，上下山時，不如前昨日之難矣。

該村住戶，共五十餘。余一路均與政訓處合住，住戶張姓，會次日（五日）爲嫁女喜期，祖孫三輩，頗見和樂。初以兵至，面現恐怖，後見余與冀賢等，一切均以和平禮，見隨從兵士，亦均守法，欣欣然，爲具酒食。計爲小菜一盤，凍肉一碟，大碗會菜，同樣兩碗，有肉，有鷄，有豆腐，白菜，等等，饅首兩盤，是卽爲彼等之最上喜筵。（較之江南筵讌豪闊，普通一席，非得十金，此誠自然合乎新生活之簡單也），數日未得飲食，眞不啻爲大餐，然受之又媿，却則不恭，飽餐之後，與冀賢，復義等，各取二元，作爲賀儀，老者更喜出望外。至期，（五日）大家均守望以觀，有無儀式。乃僅用饅首，掛麵，等，用盤捧入內室，旋又捧入轎內。女衣全紅色衣，由一壯夫負入轎內，哭聲震四隣。詢知是處女子出聘，均自綵輿臨門時起，放聲大哭，至轎出本莊村方止。轎前由男姓女賓四人，轎後爲母姓四女賓，一迎，一送，均乘駿驢。最前抬一長櫃，上置紅褥，與紅布繡花對枕，內盛衣服，此外一無飾品，士兵譁笑，謂如同棺材，亦實相似也。異俗，用以誌之。

屈算突圍出發至此，計已五日，攜帶給養，亦已告罄，

尤以鞋穿襪破極待補充，特駐一日，俾自由購置。余與冀賢等，均派人入城，代辦零物，乾糧，只在村近城邊散步，未入城內。蓋日昨本師，原擬入駐城內，守軍某團，與縣政府，竟以訛言本師爲匪，四城堅閉，特別戒嚴。其所派保衛團隊往迎，係爲偵探，及本師所派先行設營參謀往商，多方盤詰，始准入城。至此，雖已知爲友軍，但仍不肯聽令入城。如是，本師官長，多未入城。只採辦給養人員，少數進入。經此閉門羹之拒，後來該團，派某團附來，縣府又餽送酒食，亦拒見未受。考宜川，本後魏之義川縣，太平興國，以避太宗義諱，改今名。城，宋初建，明正統中，修周九里有奇，門四，東據黃河，南扼孟門，峻嶺廣阜，名勝要區。城內，閭街市頗狹。城之北，有豐碑林立，一墓建築雄偉，料係當日達官顯宦之家，會天黑，未得下騎以觀。

六日，六點出發，行川道約十里多，卽上山，（至此爲梁山之脈），一上卽下，中無平原，共越兩山，每一上下，爲二十餘里。是日，行五十里強，路中泥深尺許，水濕至膝。五點，宿余莊灣，極小一村，數家人戶，五六百人，閑擠其中，然已幸能安睡矣。七日，五點出發。其最令人生畏，則每早昏黑時，行走山澗，或河岸之邊地，地凍路狹，一足不愼，卽壽終山溝。本日所經之山，似昨日爲次。午後路稍

平坦，亦無泥水，諸人精神，均爲興奮，行走極速，故雖走山地，如履平川，并亦見少數行人來往，已非匪區之慘淡景氣。經一大鎭，名集義鎭，街市頗長，然生意亦極稀少。現駐有防軍。前數月，共匪曾一度到鎭，蹂躪而去。標語口號。尙多存在。三點，抵郭莊，二十餘戶。出發以來，以本日爲宿營最早，無大痛苦。

八日，四點出發，預定至韓城縣南，西原宿營，爲百一十里。詢知駐地土人云，由此至西原，應翻大山三座，小山一座，并走深溝十餘里。每一大山，一上一下，約爲三十里，如是莫不躊躇，然又以將到韓城，均勇力疾行。出莊數里，果卽大山，走雪履冰，一步三喘，全身汗出，立足小息，又涼澈冰心。連越兩山，午間，在第三山之巓休息。山巓有韓文公洞，瓦楹三間，中塑氏之夫婦雙像，香火祀之，無他異蹟。下午，颶風忽起，沙石飛颺，人坐馬上，幾爲吹倒。下馬交人牽行，風至則執馬尾跟進。至夜，風起愈烈，又正趕走山之坡邊窄路，下臨無地，幸小有月光，狂風一來，人卽伏地，不則有被吹落深澗之虞。飢凍困乏，心急路遙，走約十五六里，十點左右，方走出山。忽得平地，如見天堂，數月被圍，加以十日走雪山中，至此乃告欣慰。是日，路最多，山亦最大，所幸路不甚滑，不然加以颶風，又更吃苦。後衞至深夜兩點方到，聞驢，馬，在將出山之高坡，被大風吹滾深溝者，又七八匹之多，亦有滾下半坡，由多人牽扯爬取，其直下澗底者，則無法顧及，體弱士兵，與肩挑之伙夫，吹滾山澗，摔死者數人。至此，余與冀賢等，常自豪於五不死中，得幸生還，復又共佩爲代參謀長慶霖，一路沉着應變，計劃周詳。（五不死，爲摔死，凍死，飢渴而死，累死，及被匪打死者）。

西原離城不及三十里，爲大莊村，廣廈千間，閭越比門，進士，文魁，文官，武職，之匾，家戶皆懸，江南城郭，無此壯麗。

九日早六點，向韓城進發。一望平原，沿途三五里卽一大村，與大寨園，人戶極密屋瓦輝煌，樹林遍矚，土地亦美。入抵陝北，以此初見。詢知土人，是處土地，一畝値價六七十元。黃河遙望，不過十里八里。龍門，壺口，由此直步，廟宇，神道坊碑，一路林列，有如都城宮殿，城市碑坊之壯，一坡一地，皆立坊碑，題名刻石，多名書家，與篆刻精工老手，文風之盛，可以想象。居家是處，倘能不爲匪患，極爲宜人。沿路可資紀述者，有宋法王墓，韓山奕應侯祠。十點抵城，師部，分駐南門外，王相國故里。余與冀賢，卽時入城，先購鞋襪，零物，食 ，旋在名「德盛園」飯館

，沽酒小飲，以待楊葉兩君之到，四人小食，共菜四樣，海參，豬肉，雞子，等，白菜湯一碗，算賬竟索價三元六角，均爲詫異，陝北生活，亦可觀矣，若在故都，恐一元亦不需也。食罷，街市小走。街道爲新修石地，平整寬闊，清潔，商業頗盛，但無大資本者。然澡塘缺乏，爲陝北各地普通缺點，如此繁盛縣城，竟亦缺少。聞陝北之人，不慣洗澡。在膚施時，據人閒談，是處鄉民，多一生只洗澡三次，一，生時，一，婚嫁時，一，死後，殊爲奇聞，奇俗也。其他經過之縣，有時雖亦有一二簡陋不堪之石頭盆池塘，率爲河南，河北，等處人開設，又多爲兵士退伍者，經營居多，然本地人氏，亦鮮往洗者。遊罷街市，赴縣黨部借閱報紙。據考韓城，本古梁國，爲魏少梁邑，隋始置縣；取古韓國名之。龍門界其東北，梁山鎮於西南，城，周四里，百五十九步，門四，「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者，後無考。唐，王勃有登城樓寓望序。金，大定四年，改置楨州，修築之。全縣人口，十餘萬衆，較之甘泉，安塞，兩縣，每一縣田賦收入，年千餘元，有天淵之別。據西原聯保主任云，二十年旱災，人口死亡，韓城竟達三分之二，以西原一村計，以前爲千餘戶，現僅剩三百餘家，故空房甚多，購置頗廉。

十日，六點出發，以前如膚施，延長，等處，隨來難民，教士等，均止於此，或分道單行矣。本日天又昏暗，寒甚，行二十里，至芝川鎮，因爲汽車公路，行走極速。鎮內，有街，有巷，如大城郭，門書，「小梁古地」。出鎮，舍公路，走便道，向龍門山方面行。行不數里，至太史公廟，廟，外觀頗壯麗，廟側一低垣，書「太史公故里」。又前一亭，題「望梅亭」，「史記自序」，司馬靳，葬華池，孫，昌，葬高門，「括地志」，高門，原，俗名，馬門原，「縣志」，原在芝川西北。四點，抵謝莊，爲郃陽縣屬，村莊頗大。是日行七十里強。本日一路，翻溝數道，一下即上，似山尤累。

十一日，仍六點出發，氣候較昨日爲佳。午過趙莊，村頭擁人甚多，設一長桌圍以紅布桌圍，上置一碗煮熟豬肉，饅首三個，酒一壺，杯一只，箸一雙，遍貼歡迎標語，以此勞軍，眞酷似設路祭耳，一笑，均未下騎。四點，抵劉家灣，是日，行八十里弱，共翻大溝五六道，視昨日更大吃累，大家爲拚命主義，亦無多落伍者。其先至一寨，欲入宿營，又被拒絕，堅閉其門，自韓城至此，一路住民，多築寨圍，高大如城，設警據守，亦防匪之得計也。

十二日，六點出發，天極寒，馬不能乘。十一點，達武家莊，爲白水縣屬，行五十五里，得此半日休息，精神又稍

稍舒暢。

十三日，五點半出發，出莊約二三里，即登黃龍山，一上一下，爲三十里，山高五里，盤衍如龍，土皆黃色，跨澄城，洛川，白水，三縣界。上有戍兵。山下地土肥沃，由韓城以至此地，除韓城附近，以近黃河，土質肥美，地價亦昂，過芝川以西北，則又盡爲高原，雖人烟尙多，有如河北省之大村莊相等。而地產甚薄，貧瘦狀况，隨在表現。在趙莊，劉家灣，等處，詢問地價，每畝只售數元，尙無購者。黃龍山甫下，又越呂家山。是日翻大溝數道，行八十里弱。三點抵名士基鎮，天氣雖晴，寒甚。

十四日，早五點三十分發，過溝三道，行七十里強，三點抵達目的地洛川。計程千里，歷時十五日夜。入城後，先分駐商民宅，越日，遷入田維勤，任旅長時，所建之「柳營」中。部隊則分駐附城之十里，二十里不等。蓋洛川附近，現亦不靖。匪利地勢，仍行活躍。總觀陝北之匪，不外利用地勢，以阻國軍。客中新到，情勢不明，進勦亦自不易。即以余等此次所行經之路，村舍極稀，三二十里，不得一村，（卽有人戶，亦皆土洞數座而已），深山，飲水奇難萬分。隨來馱夫，有常走是路者言，彼等前幾年，地方無匪，往常過此，販運貨物，路過人戶，求食甚易，求飲不得，蓋彼處飲水，多走取三四十里路方得，或俟雨雪，以盆盛存，路人求飲，願付吃食，不肯予水。據此以觀，軍隊深入，當如何困難。給養就地，無可採買，山道運輸，十分爲艱。共匪每到一村，卽赤化民衆，迫令歸順。順匪以後，由匪訓練，一聞情報，卽傳換遞信，一日一夜之間，可達一二百里。匪得報後，卽爲出動。軍隊若多，給養，住處，無以爲着。少則被其截擊。問常派遣偵探，亦多爲難。因匪到一村，大設政府，次設哨探，赤衞隊，尤每莊皆是。隊兵，由本莊壯丁任之，隊長，則甲莊，以管乙莊，係使其無情面認識也。步槍少，土槍，刀矛，爲多，以赤衞隊，不爲其主力。區鄉政府，皆可任意殺人，一路匪區，所見布告，多爲議決格殺條件，如反動也，豪紳也，富農也，走狗也，高利債也，殺律甚多、人皆可死。進勦之計，宜在春融，統一指揮，四方合力，齊頭併進，步步爲營，後方供給，應不間斷，同一進圍，可以殲滅。收復之後，改善政治，或辦新村，移民訓練，堅強團隊，嚴密保甲，方可綏定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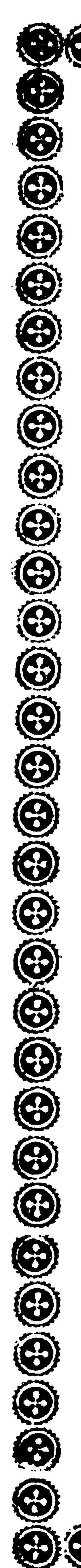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五日，於洛川城，柳營中。

（參閱本報第十二卷五十期）

別離的曲與詞

江寄萍

自古形容戀人分離的詩詞，更僕難數，然而好的，却是眞不多，我最喜歡西廂記裏的：「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楓林醉，總是些離人淚。」這是形容秋天的景像，雖然在表面看來寫景的成分多，而其實則是心境上的悲哀的成分更多，「曉來誰染楓林醉，總是些離人淚，」一無此二句，則以上僅是平凡寫景而已。宋人劉仙倫的詞：「唱到陽關第四聲，香帶輕分，羅帶輕分；杏花時節雨紛紛，山繞孤村，水繞孤村。更沒心情共酒樽，春衫香滿，空有啼痕。一般離思兩銷魂，樓上黃昏，馬上黃昏。」雖然悲哀的成分不如前者重，然而頗能將兩人分別之後的悵惘的心情描寫出來。雨紛紛的時候，又是山繞孤村，水繞孤村，形容戀人之別後，蹤跡無憑，大有雲水蒼茫之感；而一般離思，又是兩處銷魂，黃昏的時候一個是在馬上，一個是在樓上，在樓上的憑窗遠望，在馬上的也許頻頻回首，說不盡的無限的意境，全包括在兩句之中，眞是非常的耐人尋味。當我讀西廂記的曲，與劉仙倫的詞時，我分辨不出那個好，評不出誰高誰下來，僅可以說各有意境不同而已。再者「樓上黃昏，馬上黃昏，」它的意境，我們寫不出來的，形容也形容不了那樣好，就是畫也畫不出它眞正的意境來，不要以爲我說的「一個人在馬上，一個人在樓上」這種形容是對的，那是最笨不過。雖然這是一種輪廓，然而眞正的意境是妙不能言的。



希忒拉的和平一席談

——巴黎晚報女記者的訪問記——

鼎 寄自巴黎

本文譯自巴黎晚報（Paris-Soir）星期增刊最近期，據原編者按語：這是德國元首希忒拉氏首次向一位法國新聞記者作這樣懇切的談話，其中涉及許多政治及社會問題，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故特迻譯於次，公諸國人。本文記者狄妲伊娜（Titayna）女士現正首途赴遠東，本文刊出時，她也許仍在國內，我們希望她能用公正的態度，對於中國作一個深刻的觀察。

（譯者附誌）

縱使對於政治的見解上，有些不同，像希忒拉這樣一個風雲人物在德國的民族史上以及在世界，也很足引起人們的注意吧。當我曉得德國元首允許接見我，以作一篇談話刊登「巴黎晚報」的星期增刊上，我的歡欣頓時使我發生以下的感想：——我要知道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怎樣談話，也許可以使我明瞭他使羣衆發生魔力的理由……！同時我將會知道，他對於我們——法國人以及歐洲人所迫切的許多問題，持作怎樣的見解。德國元首在裏面起居，工作的威漢姆宮（Le palais de la Wilhel mstrasse）具有樸素的風度及陳設；這裏表現着新德國的民主意味：一個寬大白色的樓梯，一條走廊，許多整潔的大廳，最後是首領的辦公室。

我沒有等候好久。我是十點五十五分到的，一到十一點鐘，就有人傳話進去。祕書長馮克先生（Funk）領我到一間極舒暢具有近代陳設的屋中。當我坐入兩個靠椅中的一個，我當時想起數月前去訪問墨索里尼。在我等候召見的室中，有華美的陳設，古式堅固的木椅。當我走進義大利獨裁者的室中，他正立在窗前辦公桌旁邊，我們相離有三十公尺的距離。在這裏，接待的儀式是很單簡的。

希氏走到我前面，與我握手，我是被他那雙有神的藍眼睛所感動了。我覺得他與照像上的樣子並不相像。我感到他的臉上充滿着智慧精明，他說話，尤其清楚。到了這時候，我完全明瞭這領袖的行動以及對於羣衆的力量。

昨晚在車中預備了十幾個問題，縱使目下有危險性，我

也決定要提出，不管它能否得到滿意的答覆。

但是，自從他發表第一句話，我曉得他並毫未用外交的口吻，含混其詞，他的談話是很自由的。

在這間沒有囘聲的屋裏，我說着德國話，毫不感覺拘束。現在把談話的內容，寫在下面：

記者：我們法國人始終畏懼戰爭，因爲怨恨而且恐怖戰爭容易爆發。我很願意從你的口中知道建築在和平之上的德國對外政策。

（我凝視着面對着我的希忒拉氏，他略微想了一想）。

希：和平這個字有兩種意思。法國人對於這字的解釋與我們不同。……我們自然是不承認，那種消滅人類生存的和平。

（他停一會，爲了斟酌他的詞句），

希：我們以爲和平必須建築在人道的觀點上，這就是說每個人民都有他的生存權。我說生存，並非寄生。什麼人願意建立和平，必先承認民權。……這是說，沒有一個德國人民是喜歡戰爭的。前次戰爭死去二百萬人，留下七百五十萬的殘廢者。卽使我們是勝利者，任何勝利亦無法抵償這種犧牲！

（希氏又沉默了一會，使我想起：希氏上次在柏林所說的話：「我們的政治不受制於感情，而受制於理智」！希氏又繼續他的話）。

希：今日怎樣一個國家的首領，才會用戰爭的方法取得領土？應否犧牲二百萬人民爲了佔取一塊具有二百萬居民的土地呢？……這只是從前的事情，我們犧牲了二百萬德國富有勇氣的壯丁，爲了得到一個混合血統的人民，結果仍然不是屬於德國所有，人類的理智是反對奪取領土的戰爭。

記者：我知道一般德國人的思想，是反對凡爾賽條約的，但假如大家都想要修正，怎能不損害其他民族的利益呢？

希：凡爾賽條約形成兩個結果：（一）它肯定土地佔領的勝利。（二）它建立一種道德上的勝利。土地問題只是單純的。使一個民族以及經濟利益屈服。但從道德的觀點說，把一個民族永遠位置在一種極卑下極羞恥的地位。是不可能的，是不能承認的！在一八七〇年時，條約上只是載明土地及物質上的勝利，但它是尊重法國的意志的，所有不尊重人民主權的條約，只是造成被壓迫者方面的怨恨，和仇視以及對手方的不滿。人類有他的生存權，國家與個人是一樣。

人類的信心應該超於利益及黨派而達到正義，每個民族具有他的宗教，歷史，習慣以及經濟力生存。爲了自身利益

，而摧殘他人是最不合理的事；因爲這樣將使人類失却均衡　希望人口增多？

，而摧殘他人是最不合理的事；因爲這樣將使人類失却均衡。我在這裏給你作一個比較　假如有一種法律，只爲了工人的利益而損害農民，那與一種法律只是保護農民利益而反對工人是同樣的錯誤。我們不能單爲消費者設想，也不能專爲商人或僱員，或工錢勞動者部份着想……我們必須維持所有各種矛盾的利益，叫它均衡。

說到經濟問題，我們只有一種理論：那就是沒有理論。假如說私人企業是不善的，當代之以國營。在我們國家，罷工，停閉工廠等類事實不能視爲社會擴張的正軌，因爲一個具有各階級利益的政府，必須要尋得一個好方法，保證社會和平。

因此，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和平必基於均衡和正義。

（希氏談話略停，使我有時間筆記下來，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他那雙有神的眼睛正注視着我，他對我一笑）。

希：我們德國有六千八百萬人民，這六千八百萬人民都要吃食，穿衣，住房，生存……這是全世界一樣的：一個小孩生出來，就要吃奶，因爲他有這個權利，一個國家領袖應該滿足一切人民的需要。

記者：這裏正有一個極嚴重的問題：現在德國盛倡人口繁殖將向外發展……於是戰爭……你們感到麵包缺少，還是希望人口增多？

（希氏打斷我的話）。

希：人類中有智者，有較落後者，其中優秀者發展到一定程度，就爲物質所限制；而那些落後者雖具有寬大土地而不知開發，利用。我把歐洲人算作前者。

由此，我覺得我們歐洲人，往往是各守自己的門戶；今後應該大家聯合起來，創造共同的利益。

（我沉默了，因爲我也是這樣想，這次使我認識「歐洲人」這字的意義。但是不幸的是「歐洲人」這個字還是將來的，現在依然得回到我們的「國家主義」觀念，因爲我們得想想現在的事實，我開始追問）。

記者：這是因爲德國人口增殖，所以你們須要殖民地？

希：你不那樣想嗎？

記者：你們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具體的手段！

希：假如其他民族都有這樣，均衡，「正義」的意識，其他細微之處並不重要。最使我感到興味的是：喚起全世界人類的意志，大家合作，同去創造每個人優美的生活。所以，我再向你重復一遍：爲了法國，爲了德國，爲了整個人類的幸福，我們必須保障歐洲的昌盛！

記者：我正要到中國去，還些日子，遠東方面。……

希：你有運氣，像我是不能做長途旅行的！你去看看日

秀者發展到一
有寬大土地而
己的門戶；今
識「歐洲人」這
定將來的，現在
們得想想現在的
須要殖民地？
具體的手段！
義」的意識，
：喚起全世界
的生活。
」德國，爲了
方面。……
！你去看看日

本，在那裏，與我們完全不同的生產條件下製造着各類商品，它已然如洪水一般侵入世界所有的市場。我想這也是眞的，在蘇聯也許有一天，莫斯科的統治者讓人民去餓死，拿出大部份商品輸出國外。今日共產主義之所以能在俄國建立，是因爲一大部份人民須要很少，而廣大的土地又多未開發的緣故。但假如共產主義在德國實現，那是一種災害，空前的騷亂。因爲在俄國平均有九十二個農民在鄉村工作，爲了養活八個城市中的僱員。說到德國，我們城市人口平均數是百分之七十五。同時，德國的經濟結構是何等複雜，因此這種主義在德國只能造成破壞，混亂的結局。

記者：因爲我們在這裏談到政治，你允許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嗎？你對於「德奧合併」是什麼意見？

希：這件事在我們這裏誰也不曾想到，也沒有先見，也許在維也納有人提及，這只是他們的內政。在柏林，德奧合併的聲浪尙未出現。

（我的表針直向前行，我恐怕無法把一切問題都提出來，我趕忙向他提出）？

記者：現在說到婦女，你眞以爲婦女的職務只是爲了生孩子嗎？

（希氏面呈笑容）。

希：誰同你說的？

記者：報紙上面。

希：我把男女視爲一律平等，但我不相信她們完全相似，女子是男子的同伴，我們不該強制女子去做那些男子已經做過的事；我自然也希望她們去做社會事業。可是沒有結婚的女子，現在德國很多；而我們又缺少男子作工，那麼她就和男子一樣有權作工。譬如說，你還記得國社黨大會的影片，就是一位女子攝製，而一九三六年世界運動會的影片，依然是一位女子來攝製。

記者：最後，我們談談：世運會吧。

希：我非常高興有法國人來參加，越多越好。這樣才會表現出雙方和協的情感，我們要使法國人知道德國人民怎樣熱烈地歡迎他們。

我希望你們游覽，不要專爲看運動會。應該看看一切，這裏找不到爲了掩蓋眞象的宣傳組織，我們決不對他們說德國是天堂，那在地球上是不會有的；但他們可以自由地到各處去看，讓他們自己去估量。他們會知道德國是生活在安靜，有秩序工作的環境中。他們更會明瞭我們的復興，我們和平的願望，這一切都是我所希望的。

（希氏起立，會晤時間，整五十分鐘）。

徐園談薈

岑春煊與袁世凱(下)

徐園

岑定閩後。袁又念及桂省爲東粵後方。民黨之大本營在粵。桂督陸榮廷雖非民黨，而武人知識短淺，恐易爲其誘惑。岑本桂人，陸其舊部，且龍濟光（雲南蒙人自辛亥革命時官廣東鎮統）自粵帶出之殘部六千餘人，彼時亦在桂境。意欲任岑爲廣西民政長，指揮龍陸二將，治桂必能合手，圖粵又易奏功。往復電商。岑以桑梓情殷，樂於從事。惟念桂省貧瘠，非得鉅款，不足以資開發。特向袁索款二百萬元，以爲去就條件。袁未却之。第以艱於籌措，遷延二三月，迄無成議。岑正在駐滬待命之時。有日沈愛蒼過訪。岑遽語之曰。慰廷用我防民黨，不知是否誠意。如爲誠意。與其置我於邊隅。孰若許我在長江附近擇一地點，簡練精兵兩師。遇有緩急爲效馳驅。二百萬鉅款，用之於此。似較用在廣西一隅，收穫更大。沈甚然其說。岑即請沈代擬函稿。沈援筆立就。岑續召張堅白（鳴岐山東無棣縣人早年爲岑幕客辛亥官至兩廣總督革命後至滬）謀之。張不謂然。而岑卒命書傭將沈稿繕發。旬日，得袁手覆。略謂尊旨甚盛。惟鉅款終不易籌，致貽誤台旌入桂之行，極深疚歉。至執事爲國家計，憂深慮遠，欲假鈇鉞以便專征，此事尙屬不難。查粵漢鐵路督辦一職可藉護路爲名寄以軍令。現時黃克強辭職。擬以奉屈。將來公蒞新職之時，可將自閩帶回之衞隊千名，及將現駐桂省之龍濟光部隊六千名調出，隨同赴鄂。田中玉爲公舊部，現領一師，駐紮兗州，俟公抵鄂，該師亦可移鄂歸公節制調遣等語。岑閱信，有兵將及二萬，不禁狂喜，立電覆允。袁遂下令以岑繼黃興督辦粵漢鐵路。岑乃一面檄調龍濟光部隊北上

。一面治裝及組織幕府。以便於短期內泝江西行。乃不數日，得袁電，謂據探報，執事自閩帶回之衛隊，勾結九龍山土匪，宜亟遣散。又不數日，武漢報紙，盛傳岑擕同張堅白來鄂奪取都督民政長。時鄂之軍民兩長為黎宋卿（元洪）饒芯僧（漢祥）也。袁又來電，謂謠諑既多，公不宜帶隊前往，龍部請飭留滬，田師亦即緩撥等語，一轉移間，直無一兵一卒，至是憤恚萬狀，反袁之機動矣。

辛亥，陳英士（其美）光復上海之役。相傳九畝地新劇家潘月樵（原名小連生工武生）等，亦曾搖旗吶喊，與有功焉。故此中民黨特多。岑旅滬久，恣情聲色，與伶人狎，潘時奔走其門。岑既恚袁，潘勸投身民黨，尙苦無階。有王鐵珊（芝祥）者以廣西藩司反正，稱副都督，統兵北伐，和議成，解兵柄，授上將，命督直隸，不得到任，有憾於袁，與民黨稔。其時（民國二年春初）特為黃克強介見岑於哈同花園。此為岑投身民黨之始。岑既與謀二次革命，不得不亟作鄂行，以分擔一部分工作。命潘月樵為衛隊統領。張堅白力沮之，有羞與為伍之語。岑怫然曰，君等可勿同往，余演『黃鶴樓』，（劇名）擕子龍一人足矣。其意即以潘為趙子龍也。潘聞張言，更謀不利於張。張北走以避之。岑之各幕僚，亦即星散，鮮隨之赴鄂者。而其左右悉屬民黨矣。

袁聞岑與民黨合作。遣其幕僚某氏之與岑有淵源者，持手書南下說岑。略云客冬奉賜教，以李（烈鈞）陳（炯明）黨人，分據南服，未就範圍。嘗欲簡練師徒，駐守要路，備征不廷。謀國之忠，欽欽在抱。顧其時司農仰屋，未知所以副尊指，致釀成今日亂階。某之罪也。比者孫某謀亂證據，已搜獲七十餘起。外交使節，共見共聞，咸謂狂寇當誅。我公嫉惡素嚴，倘洞燭其奸，定當髮指，不惜屨及劍及，以與周旋。今善後大借款已有頭緒，軍費尙不難於騰挪。亟盼旌從北來，共商戡亂之策，大局攸賴。脂車有日，乞先電示，當囑□□□南下歡迎等語。詞頗謙遜而款摯。某氏抵滬，岑拒不面，此書遂格不得達。迨張堅白抵都。有人以聞諸袁，袁邀張至府，面囑馳書諫岑。張明知岑之必不見聽，而重違袁請，姑以書抵漢論之，（時岑已到漢口）乃岑不以函覆。另電袁轉張，電內即大詬袁。此岑與袁破裂之第一聲也。

是年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袁下令通緝岑。梁任公（啓超）時為司法總長，聞而亟入諫止，袁語之曰。吾無殺岑意，吾亦知岑不當與孫黃同論，此令不過官樣文章，子既有言，吾徐徐布之可也。此令遂遲數日下。而岑則已跳之香港矣。港督不見納，去至澳門。澳門葡籍巨商盧某，其父嘗以事為岑繫諸獄，鬱鬱以憂死，切齒於岑，岑到澳，盧電總

統府秘書長梁燕孫。(士詒)謂袁如欲得岑而甘心者，渠可關說澳督移交。或設法斃之。盧在澳頗具勢力，其言非誇大。袁閱電，置諸不理，足見並無致死岑之心矣。岑旋走南洋，蟄伏數載。洪憲革命，(民國五年)陸榮廷召之歸。建號都司令，開府肇慶。兵迫粵垣。時蔡乃煌奉袁命駐粵，藉名公賣鴉片，實則監視粵局。岑索蔡，龍戮之以報。十年舊恨，(其事詳前篇)賴此役一雪之。誠亦快事矣。

袁歿後，岑亦解兵柄。賦閑海上，侘傺無聊。翌年春，出游日本。越歲餘。馮(國璋)段(祺瑞)交惡。馮潛遣李秀山(純時為江蘇督軍)資助之赴粵。約集孫(中山)唐(繼堯)唐(紹儀)陸(榮廷)林(葆懌)伍(廷芳)等為七總裁。建護法軍政府於粵。以西南四省對抗中央。岑並以桂派之支持，取得領袖地位。民國以來，分裂國土，形成兩政府，實於此時啟其端。迨庚申(民九)之秋。陳競存(炯明)率軍回粵，桂派失敗乃復輸誠中央，撤銷軍府。論者謂岑之初志，由於反對段氏武力統一，不得已而出此，心迹不無可原。是以謀國者不可不慎於幾先也。岑自是杜門不聞政事。以迄癸酉(民二十二)之夏，病歿於滬上。年七十餘矣。

吾且對於岑袁兩氏，謬加評判，作簡單之結論，以乞閱者教正，夫頭腦之明晰，材略之雄奇，心思之緻密，襟度之恢廣，手腕之靈活，五者岑似皆不逮袁。而岑之魄力，亦自有過人處。至兩氏共通之點。則禮賢下士，網羅天下豪俊，常恐不及，從無私於鄉黨派系之見。是以各有一度之成功。世之因緣時會領袖羣倫者，夫亦可以思矣。

二五，一，一九，於上海。

古寺

江寄萍

「古寺無燈憑月照，山門不鎖待雲封，」這個廟宇的對聯的確是古香古色，同時也把僧人的清寂，形容得淋漓盡致。但我認為這對聯要懸在深山曠野人烟稀少的野廟的門上，才能恰當；如果把它懸在都市裏僧寺的山門上，那却是很滑稽的事。都市的廟宇，是不會那樣清寂的，佛殿是金碧輝煌，方丈的屋中早裝上很華麗的電燈了，所謂「山門不鎖待雲封，」是尤其靠不住的事，你看都市裏僧寺，到夜間那一個不是早早的把山門關閉得很緊的，不然佛前的五供也許被人拿走了兩件，和尚的袈裟也會不翼而飛的。那麼所謂「古寺，」在都市裏是不會有的了；我前幾年在北平看見一個廟，門前貼着這付對聯，我覺得眞是滑稽.

我不喜歡城市中的廟宇。有許多僧寺，不是莊嚴，而是華麗；僧人呢，便忙於酬酢，忙於與政客來交際，這多少是不清寂的。我所喜歡的是荒野的小廟，「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我們可以想見在荒山角落裏的一個小廟，佛殿裏的長明燈射出暗淡的光來，有幾個和尚在那裏敲着鐘來作法事，這眞是很莊嚴而且富有詩意的。我出門旅行的時候，如果看見荒涼的野外有一座古廟，我總是徘徊不忍離開那裏，香火和尚也許在外面來灌溉他自己種的菜，我便很願上前同他談一陣，我覺得這種僧人也許比城市裏的僧人心中清寂得多。

我在小說中常看旅人在野外跑到廟裏去避雨。有的是只賸下了荒涼圮敗的古寺，有的是只有一兩個窮僧人在裏面，這荒廢的古寺的確給行人不少的方便。這情形在詩中也有，放翁的山寺云：「籃輿送客過江村，小寺無人半掩門，古佛負牆塵漠漠，孤燈照殿雨昏昏，喜投禪榻聊尋夢，懶爲啼猿更斷魂，要識人間盛衰理，岸沙君看去年痕。」這可以想見他是途中遇雨，才跑到這廟裏來的；他還有一首「山寺」的詩，其中也有談到雨的，我想或者也是因爲路上遇雨而成的吧。詩云：「寺門壓石危欲崩，槎牙老松挂蒼藤，風傳上方出定磬，雨暗古殿長明燈。……」金聖歎亦有一首宿野廟的詩，頗清絕。詩云：「衆響漸已寂，蟲於佛面飛，半窗關夜雨，四面掛僧衣。」這些詩都是形容古廟的清寂荒涼的，讀些不由得令人發生一點淒涼的悲感。我却不大喜歡。

我喜歡的是形容古寺之清幽的，我認為這樣方能表示出神祕和玄妙；這種詩也不少。常建的詩云：「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末兩句頗富神祕玄妙的韻味·蘇軾有一首形容古寺的詩，也很清絕，但風格却與前者是相同的。詩云：「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便與人以雲霧蒼茫之感，與「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形容佛門的清寂，是再好沒有的了。



書評

評：史通評

孟又復

呂思勉箸　定價三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劉子元史通一書，事理縝密，識力敏銳，其勇於疑古，特王充以來一人耳。章氏評其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斯固瑕疵直指，然其鑑別史法之精碻，吾人實有所未逮。任公謂自有子元，浹際，實齋而後中國始有史學，蓋中肯綮。

子元最大特色，在於懷疑。顧當時士子，信託古人，幾等迷信，泥於前人之言，雖非猶是，不敢致疑。解經者固無論矣，說史者亦莫不皆然。其書中疑古，惑經諸篇，雖於孔子，不少曲徇，左，馬，班，陳，例有貶辭，可見其態度嚴正，律人不苟矣。

其次在乎直筆，不阿時好。於史官建置，示其憤慨；暗惑忤時，鳴其不平。誠所謂難能可貴者也。辨職有云：「近古著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夫使辟陽，長信，指撝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栩，雷之右，斯亦難矣」。忤時亦云：「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汗青無日」。夫往古史家，多倚私撰，自隋佈禁令，唐勅衆修，史志乃成官書，其弊甚大。是故實齋譏其「直筆奉公」，任公刺其「無復精神」，而子元斥為「厚誣致惑」也。

然子元意見，亦時涉偏頗。即，純以已見繩古人。若六家之論國語，左傳，並立其說；二體之述紀傳，編年，謂失惠回；本紀，世家，義例不純，表曆，志書，名實無準；編次，斷限，文多零亂，載文，浮辭，取材過濫。至若申左之攻公穀，未免拘泥於經學；點繁之非諸史，亦多妄譏於文法。要之，子元論事，長在精嚴，而其短處則失之拘泥武斷耳。

今人呂思勉氏，所箸史通評一書，立言取義，率多準此：若於六經之攻校蹐駮；載文之指謬攻錯，曲筆之銓釋辨惑；辨職之廣擴引申：莫不言精語切，知眞見卓。又於史官建置，多所闡發；古今正史，在有辨正。若夫疑古惑經，持論宏放，不徒為子元張目，亦見攻據之

法也。可謂正前哲之偏激，啟後昆之蒙昧。且體例畫一，運用靈活，史通各篇，均有評論，自成一格，頭緒清湛，伸縮自如，言所欲言。不爲形束所束縛而害其文意也。若評前人著述，實一良好法則。較之徒懸以嚴格義例而實以無稱者不可同日語矣。

惟呂氏所論，亦難盡予苟同，夫子元之失，在於拘泥武斷，呂氏之失，略等夷耳。蓋自來史家，皆多主觀，雖孔子馬班，在所難免。子元謂史記體例不純：項羽孔子，不宜歸諸本紀世家，原非苛論。而呂氏一再申辯，毋乃逆指文過！夫馬遷修史，創爲紀傳表書之體。凡百三十篇。本紀十二，以明帝王，世家三十，以記王侯，列傳七十，以叙公卿。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彙政事，此其體例。項羽自立爲霸王，則尊懷王爲義帝，其助爵功業，猶齊桓晉文耳。及其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諸侯又多叛者，其不宜以本紀叙之，昭昭然矣。孔子原一旅人，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且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介甫謂爲「自亂其例」也，審矣。

攻項羽所以爲本紀，孔子所以爲世家者，無外致其推宗之意：子長於項羽之惋惜，高帝之菲薄，窺其本紀，可以概見。此卽所謂主觀也。又其傳夷齊，於生平行事，僅得二百二十三字，而所發議論，幾三倍之，所以然者，蓋子長遭李陵之禍，藉此以抒其鬱悶之氣耳。此亦所謂主觀也。

孟堅之評史記，頗中要竅。其言曰：「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孟堅之言，是非得失，姑不具論，而皆子長異乎常人者，毋容諱飾，子長何以臻此耶？蓋卽由其主觀之見耳。司馬談本道家信徒（觀其論六家要旨可知）子長亦受其影響。故論大道而六經居後。子長又爲一實利主義者，故序游俠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崇勢利而羞賤貧也。何者？子長固自言之矣：「游俠其行雖不規於正義，然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言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至若貨殖列傳，其立論之點，方之於近世唯物論者而無媿色。蓋人生一切條件，均基於經濟，徒有善心，力不能舉，亦徒有此善心耳，與人生社會有何裨補？反之，卜式特一牧羊人耳，捐資禦侮，亦可謂賢。且說文云：「賢，多財也，从貝，臤聲」。可知古人所謂賢者，原不僅以行爲之善惡論也。此子長述貨殖之所以崇勢利而羞賤貧也。

綜上論述，可知子長修史，有其主觀之見。實則豈僅子長一人而已！孟堅排忠節而飾主闕，孔子修春秋爲尊親諱，皆其例也。由斯觀之，修史者皆有其主觀之見。吾人又何爲必於其迴護而文飾古人之過也。

然則呂氏嚴於律人，而忽於律己矣。



妖僧拉斯蒲丁被殲記（三）

十二月十八日（一九一六年）

布利修喀維奇著
漢南譯

由斯播夫公從拉蒲斯丁的手裏，救出了俄國，皇帝，皇后和整個的民衆，我們在客室裏都替他祝賀。接着又很快的商量以後應取的方法。現在已經三點鐘了。

S中尉早已在軍服上面，穿上了拉斯蒲丁的皮外套，又換去他的手套和皮靴，很興奮的定眼望着拉査耶爾特改穿汽車夫的服裝。接着，他們倆人和潑羅維奇大公一同坐上汽車。到我的專用列車裏燒毀拉斯蒲丁的衣服去了。以後，他們得從那裏坐馬車到潑羅維奇大公的家裏去，再坐着大公的汽車回來搬運拉斯蒲丁的屍體。

現在，房裏只剩下了我和由斯播夫公。不久，他又下樓到他父母的臥室裏去了。在這兒打一個轉後，他還得再到自己的書室裏吃着雪茄煙，等候那三個出去了的朋友。

我一個人也不知道坐了多久，這時，心裏只覺得寂靜和滿意。不知道是一種甚麼力量，使我忽然跑到由斯播夫公桌上，從我的口袋裏拿出了那支帶來的手槍，接着又毫無目的地跑到樓下去了。

當我還沒有走完扶梯的時候，下面已經有一個人的足音，傳進了我的耳鼓，以後我才聽出是拉斯蒲丁躺着的食堂裏面發出來的。大概是他到前面開門去了，恰巧不知道是誰出去了沒有關好這扇門，被他很容易的溜走了。

是誰呢？——我一個人這樣的想着。

我這個問題自己還沒有解決的時候，突然，樓下一個人大聲的喊起來了。

「布利修喀維奇君，快點開槍，……快點開槍，他又活了，……他跑出去了。」

我聽着好像是由斯播夫公的聲音。

「呀！………」

我筆直的衝下去了，看着一面喊一面跑的由斯播夫公，臉上完全失去了顏色，圓睜着一雙美麗的大眼，像在做夢似的飛跑，簡直沒有看見我，最後，向他父母的居室裏跑去了。

我站着停了一會兒，把手槍作了種種射擊的準備。

我跑下去的時候，心裏想着這該不是夢罷。但是恐怖的事實，立刻出現了。我看見那個在半點鐘以前，睡在食堂的床上輾轉翻動的拉斯蒲丁，正在院中的軟雪上向着街面的鐵柵走去，簡直沒有一點聲

音。

最初的一瞬間，我還以爲是自己的眼睛發暈。

「菲力克斯！（由斯播夫公的名字）菲力克斯！你說些甚麼？」他一面走一面在這靜寂的夜晚這樣的喊着。我再仔細一看，千眞萬確的是拉斯蒲丁，我想着他怎麼具有這種巧妙的生命力呢？

幾秒鐘後，他差不多快走出門去了。

我一面追趕，一面射擊。

在這靜寂的晚間，我的手槍轟然的起了一種大的響聲，但是沒有命中，他跑的很快。

這時，我覺得自己的感情到了一種不可形容的狂奮的程度。

射擊是我最得意的本領。在色米露夫斯基練兵處的射擊場上，我曾努力的練習過，並且從來沒有失敗，怎麼今天只距離二十步遠就擊不中了！

一剎那間，拉斯蒲丁已經走到了門內。這時，我很鎮定的咬着左手的筋肉，手槍擱在手腕上，描準着向他的背上射去。這樣的開了三槍，他才站着不跑了。我仍然立在原來的位置，更仔細的作了第四次的射擊。這次大概是命中了頭部，他立刻仆着倒下去了。我走到他的傍邊去，用力踢挑他的顳顬。

他的兩只手向前半伸着，手爪插進了雪中，好像想向前扒着逃走的樣子。但是現在他不能動了，僅僅嚙着牙齒，發出一種卡屹卡屹的聲音。

我檢查他的呼吸，已經眞正停止，決不會再發生這種事變了。

我在他的旁邊，差不多站了兩分鐘，以後當然再用不着人看守，我就很快的向着裏面走去。這時，忽然記起來了。在我射擊拉斯蒲丁的時候，院中有兩個人走過，其中的一個聽見了槍聲，很快的沿着鐵柵跑開了。

「這怎麼好呢？……這怎麼好呢？」——我心裏這樣的想着走進了會客室。

我一個人在房裏來回的踱着。

這是我的責任，完全同由斯播夫公不相干，叫僕人們做這種事是不可能的。現在拉斯蒲丁的死骸，還在門內躺着，不知道被走路的人看見了沒有。但是我一個人還不能移動他，大概是厭惡的感情作怪罷。我更想着不願意再去同他的身體接觸。……然而這種虎頭蛇尾的事情是決不能做的。

「呀！」——我決定了，事情最先原來沒有想到這一着的，但現在不得不想以後的辦法了。由斯播夫公在房裏開槍的聲音，不知道外面聽見了沒有，然而我在門內射擊的時候，的確有兩個像兵士的人聽着嚇跑了的。——這樣想着我趕快下樓向着門口走去。後來才知道他們是由斯播夫公的勤務兵。

在廊下坐着的兩個兵士，看見了我立刻站起來了。

「諸君！……是我來殺了的，……」

我向他們這樣說。他們聽了，好像要來捕捉似的向着我的身邊走來。

「是我來殺了的，……」

我反覆的說了幾遍。接着又說：

「我來殺的是俄國和皇帝的敵人拉斯蒲丁。」

他們聽了最後這句話，有一個忽然很興奮的跑過來和我接吻，另外的一個說：

「那很好，早就應該這麼辦的！」

「朋友們——」

我繼續着說：

「非力克斯（即由斯播夫公）公爵和我，都希望諸君完全保守秘密，諸君大概是知道的吧！這件事如果暴露了，皇后是决不會獎賞我們的。諸君能够秘密嗎？」

他們聽了，好像很不滿意的向我說：

「閣下！我們是俄國人呀！請你不要疑惑，我們不會替你洩漏出去的！」

我替換的擁抱着他倆接吻。再往院中鐵柵傍邊一看，拉斯浦丁的死骸已經不見，後來才知道是他們倆人搬到食堂前面的樓梯傍邊去了。

這樣辦理妥當後，我到由斯播夫公的房裏去安慰他。

我看着他從那間電燈照的很明亮的化粧室裏走出來了，好像在洗臉似的兩手緊抱着頭。

「公爵，怎麼樣了？請放心罷！他已經死了！我把他擊斃了！請你一同到書室裏去罷！」

感覺極度疲勞的由斯播夫公彷徨的望我一眼後，跟着我來了。我握着他的手，慢慢的向書室裏走去。

他一面走，口裏一面不斷的反復的念着：

「非力克斯！……非力克斯！……非力克斯！」

我們倆人走過廊下的時候，恰巧由斯播夫公的僕人們，已經把拉斯浦丁的屍體，拖進了樓梯傍邊的小門。

由斯播夫公一見他們拖進來的屍體，立刻洒脫了我的手，跑到書室裏拿出一包分銅來了。接着他又向拉斯浦丁的死骸跑去。……他很狂暴興奮的用力在拉斯浦丁死骸的顳顬上，繫上了兩布特重的分銅。

我站在樓梯的欄干傍邊看着，最初的一瞬間，完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後來看見那還殘留着一點氣息的拉斯浦丁的形狀，突然地覺得極其驚嚇。

拉斯浦丁仰着躺在地下，咽喉裏還在格硌格硌的響。右眼微微的睜開着，眼球動一下後，又闔上了。我想着那支眼好像毫無意義的但很恐怖的睨視了我一會。（這只眼我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很害怕）

我漸漸的鎮定了，又叫那兩個兵士把由斯播夫公牽回來。——他還不知道自己的身上已經染上了傍邊的血。這一來，我恐怕搜查的時候，警察不須使用警犬，就可以從這些血跡上，暴露事件的眞像了。

兵士們聽了我的話，很機械的拉起那位正在瘋狂的敲打拉斯浦丁的臉面的由斯播夫公，每人挽着他的一支手膀費了很大的力，才把他扶到樓上書室裏的深長的皮椅上面坐下去了。

他的神氣，無論從那方面看去，都令人覺得駭怕，彷徨不定的眼睛，驚恐過度的臉色，口裏老是毫無意義的念着：

「非力克斯！……非力克斯！……非力克斯！」

我早已給了兵士們一捲布，叫他們拿去把拉斯浦丁的死骸，從頭到脚，緊緊的包起來。

其中有一個人照着我的話實行去了。當我叫另外一個兵士上樓來後，他告訴了我以下的事情：在布拉求希路易街轉角站着的一個警察，不知道怎麼聽見了我射擊的槍聲，曾經來詢問過一次，再過半點鐘以後，那個警察換班的時候，恐怕就要報告他的長官了。我叫他去把那個警察喊來。

過了十分鐘，那個警察跟着兵士一同到書室裏來了，我的眼光很快的掃射了一遍，他完全是一個舊派的人物，我知道這次喊他來是不會失敗的。但是也沒有旁的辦法，只好把這件暗殺的事情很坦白的講給他聽。我先問他：

「你先前以爲這裏發生了甚麼事變，曾經來問過爲甚麼緣故開槍的吧？」

「是的，閣下！」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的確知道。」

「那麼我到底是誰呢？」

「是國會的議員布利修咯維奇先生！」

「唔，是的。」

接着我又指着坐着的由斯播夫公問他：

「那麼，這位你知道嗎？」

「知道！」

「是誰呢？」

「是由斯播夫公爵閣下！」

「是的，那麼，你聽我說，」

我用手搭着他的肩膀繼續的說：

「你憑良心回答我吧！你愛皇帝陛下和俄羅斯祖國嗎？你是希望俄國的軍隊戰勝呢？還是希望德國的軍隊戰勝呢？」

「當然哪！閣下！我愛皇帝陛下和俄羅斯祖國，並且希望俄國的軍隊戰勝。」

「但是，你知道誰是呪咀皇帝和祖國的敵人呢？誰是我們戰爭的魔鬼呢？是誰幫助斯求麥爾成立了親德派的政府？是誰交接了皇后操縱着整個的俄國呢？這些你都知道嗎？」

他的顏色突然變了，很肯定的說：

「知道，我都知道那是拉斯蒲丁。」

「是的，他現在已經死了，是我們把他殺死的！你大概是聽見了槍聲，但是如果長官問你的時候，你只回答他『不知道！沒有聽見！』好了，你能够替我們保守秘密不去洩漏嗎？」

他想了一會兒後才說：

「閣下，我不一定要發誓，總替你們保守秘密就是了！但是如果你們要我發誓的話，那也沒有辦法，請你把全部的事實告訴我吧！說空話是很討厭的事情。」

我知道再說多的話，也是沒有益處的了。聽他說再過半點鐘就換班了，這裏的警察署長是同我很好的克利可里葉夫大佐。最後，我決定叫他走了。

另外那一個兵士進來報告拉斯蒲丁的死骸已經包扎妥當了。

拉斯蒲丁的死骸，已經用一種青布整個的包扎着，現在他毫無疑慮的變成了一具死屍，無論如何是不會再復活的了。

現在一切都辦好了，只等候潑羅維奇大公，拉查耶爾特和S中尉的歸來。我又勸由斯播夫公快點去洗淨了身體上的血跡。

五分鐘後，聽見了汽車的聲音。再過一會兒，潑羅維奇大公，拉查耶爾特和S中尉，已經進了書室。

潑羅維奇大公的精神很好，但看了我一眼後，覺得發生了甚麼事變了。他在我的身傍來回的走着，又問我說：

「有了甚麼事變嗎？」

我把他們走後的事情，簡單的說了一遍。他們聽了，覺得這事一分鐘都不能再多耽擱了，立刻帶着那個正在和由斯播夫公說話的兵士，一同把拉斯蒲丁的死骸，搬上了潑羅維奇大公的汽車，向着我們預定好的拋棄死骸的地方出發了。

這次是潑羅維奇大公當汽車夫，S中尉坐在他的傍邊，拉查耶爾特和我，並排的坐在後面。我們的身前，放着拉斯蒲丁的死骸，我們又派了由斯播夫公的一個勤務兵扶持着，因為我們決定叫他投棄這個笨重的屍體到冰穴裏去。

汽車正走的時候，我看見車內還剩着拉斯蒲丁的皮外套和長皮靴就向着拉查耶爾特詢問：

「怎麼沒有把它放在列車裏面焚毀，又帶回來幹甚麼呢？」

「那嗎？……因為皮外套不能送進火爐內面去，而且你的太太說，把這件外套切成一片一片地拋到火爐裏去燒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問題，還同潑羅維奇大公爭論了幾句，結果，只好再把它帶回來。我們後來連他的上衣和手套都忘記了，現在不知道燒了沒有？」

接着他又說：

「我們把外套皮靴和屍體一起拋到水裏面去吧。」

「你們打電話到維拉羅德亭去了嗎？」

「呀！那早打過了。」

汽車的速度很快，在這夜深的時候，他放開這大的速度，不會引起警察的疑惑嗎？我實在有點替他着急。

汽車的窗戶完全是關閉着的，新鮮的冷空氣，不時地從空隙中吹進來，我覺得心裏很不靜。但是關於拉斯蒲丁一切的情景，老是在我的頭腦中旋轉着，我同他爭鬥的形狀，更一幕一幕地打我的腦經裏飛過。………

我從汽車裏面望出去，知道已經到了市外。電燈的光很稀疏散漫，道路很多凸凹不平的地方，在我的足旁橫着的拉斯蒲丁的屍體，也隨着上下的跳動，當他每次觸着他的脚的時候，我覺得全身都嚇的戰慄起來了。

最後看見了遠處的橋 ， 我們決定從這座橋上拋去拉斯蒲丁的死屍。

發羅維奇大公把汽車的速度更加大了，一剎那間，汽車已經打左面開上了橋停在欄干的傍邊。

汽車的燈光，閃的一下熄了，我們完全埋在黑暗的宇宙中，但那摩托的響音，還在繼續地響着。

我很快的一聲不響的打開了汽車的門，最先跳了出來，站在欄干的傍邊等着。由斯播夫公的勤務兵，拉查耶爾特和S中尉接着都下來了。我們四個人（發羅維奇大公站在汽車前面守望）抬出了拉斯蒲丁的死骸。盡力的拋到橋下的冰穴裏面去了。後來一想，我買的分銅和鎖，還沒有繫上去，但是已經沒有辦法了，只好把鎖放在拉斯蒲丁的皮外套裏面，繫着分銅和皮靴，一起再拋到河裏去了。

兩三分鐘之內，我們的事情都已辦好。在黑暗當中坐上了汽車，打開汽車前面的電燈後，向着橋那邊筆直開去。

我們在橋上拋棄屍體而沒有引起別人注意的這件事，我想起來並不值得驚奇。雖然我們的汽車曾經走過橋上的衛兵室，但那時的衛兵，老早睡覺去了，我們連一個人影也沒有看見。

走過橋後，汽車的速度更加快了。但在路上，機器裏時常發出不規則的聲音，拋錨過幾次，幸虧每次都被拉查耶爾特修理好了。

最後的一次修理完畢後，我們更加快了汽車的速度，再過一會兒，就到了發羅維奇大公所寄住的亞歷山大羅維奇大公的家裏。

在路上，我把他們去燒毀拉斯蒲丁的衣服以後由斯播夫公邸所發生的事變很詳細的告訴了發羅維奇大公。（因為我同他並排的坐在司機的位上）最後我對他說：

「發羅維奇君！我們這樣的把拉斯蒲丁的死骸拋棄了，很容易被人發現，我想這實在是我們最大的失敗，將來恐怕會有假拉斯蒲丁出現哩，這是很難說的事。」

「或者你所說的不錯吧！但是剛才所做的事，已經沒有辦法挽回了。」

到了亞歷山大羅維奇的門口，我們下車的時候，忽然發見汽車裏面還剩下拉斯蒲丁一支皮靴，車褥上又染着從死骸上面流下來的鮮血，我們覺得很驚愕。後來發羅維奇大公叫他自己的僕人都拿去燒毀了。看那個僕人的樣子，好像對於我們的事情，完全不知道似的。我越發放心了。

S中尉，拉查耶爾特和我辭別了發羅維奇大公後，分坐着兩乘馬車回華爾斜夫斯基停車場去了。（S中尉的妻，同我的妻一起在列車裏等着焚燒拉斯蒲丁的衣服，所以他這時跟了我們來接她。）明天早晨九點鐘，國會的議員們要來我的專用列車裏檢查，現在我們只能睡兩三點鐘的覺了。

我走進列車的時候，已經六點鐘了。車內的職員們都還高臥未醒。但我的妻却還在等着我。

我一聲不響地走進了自己的車室，和着衣服睡着了。

十二月十七日早晨八點半鐘我就起來了，頭夜的睡眠雖然不足，

但還是很活潑地同拉查耶爾特一起分配列車裏面的值日醫生，等候國會的代表們來檢查。

九點半鐘的時候，他們來了，很精密地檢查我的專用列車，一直到正午才告完畢。這時我同拉查耶爾特兩個人招待他們，遇着要緊的地方，還要解釋給他們聽，後來講了一遍關於我們紅十字部隊的性質。

敲過十二點鐘，他們才走了。這時，我坐着汽車回去辭別了母親，又到國會裏打了一個電報給住在莫斯科的馬克拉可夫，僅僅寫着「你幾時回來？」意思就是說：「拉斯蒲丁已經被殺了。」這是我們事先約好了的暗號。

從國會裏出來之後，到阿里登布爾克斯基親王的家裏去，拜訪他的會計主任哈乞爾金將軍。最後過了三點鐘，又到英幾納爾拉耶街的紅十字本部，會見了巧曼斯基。

我去拜訪這些人，同我的專用列車出發是毫無關係的。唯一的目的，是想使種種階級的人們，知道我從今天早晨起就同平常一樣的在辦公，完全沒有別的變態。那麼，以後如果必要的時候，他們就可以證明我同那件暗殺案沒有關係了。

晚上五點鐘過後，我才回到了列車上。在八點鐘以前，同內閣裏辦理了許多准許專用列車出發的手續。

我正在同自己列車內的部下一起進食的時候，忽然聽見汽車的響聲，接着S中尉從汽車裏面下來了。

我陪着他進了我自己的車室，這時，他說潑羅維奇大公叫我立刻到他那兒去。

我同他一路坐上汽車走了。

潑羅維奇大公和由斯播夫公像是很興奮的樣子，一面喝咖啡一面談。他們說頭天夜晚完全沒有睡着，今天又一整天地傳來不安的消息。因爲亞歷山大娜皇后已經知道拉斯蒲丁失了蹤，並且又知道我們就是殺害拉斯蒲丁的罪人。

拉斯蒲丁的女秘書在昨夜就知道拉斯蒲丁是到由斯播夫公的家裏去的。現在警察和偵探全部出動了，正在搜查屍體和偵探這件事的始末。

由斯播夫公向我說：

「我因爲這件事，已經槍斃了一條最好的狗，把牠的血洒到染過拉斯蒲丁的血的那個地方去了。如果他們用警犬發見了那些血跡，只說是槍斃那條狗的時候流出來的。我昨天晚上你們走過之後，同僕人們一齊把家裏都收拾好了。現在請你們兩人——你和潑羅維奇大公——同我一路署名，寫封信給皇后，這封信我想今天就要送到皇后的寓裏。」

半點鐘後，那封信我們已經寫完，潑羅維奇大公親自拿着發去了。我們都覺得有點氣人，因爲那封信完全是虛僞的，太侮辱我們的人格了。

潑羅維奇發信去了，我利用這個時間問由斯播夫公：

「公爵，你不是還沒有講給我聽的嗎？昨天夜你射死拉斯蒲丁後，我們都上樓去了，但最後你下去的時候，到底弄的是怎麼一回事？拉斯蒲丁怎麼又活了呢？」

由斯播夫公微笑着回答：

「那我一生也忘記不了，當我走進食堂的時候，拉斯蒲丁還是原來的那個樣子躺在床上。我想着看他的脈膊，把他的手拿起來了。結果好像脈膊停止了跳躍，心臟也不鼓動了。但是，突然出我意料之外的，拉斯蒲丁猛的睜開了那雙惡魔似的大眼，並且很兇惡的望着我說：「非力克斯！非力克斯！非力克斯！」接着又好像想來捉我一樣，忽然的跳過來，我趕快跑開了。……以後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這時，潑羅維奇大公已經回來。我同他們擁抱着告別後，坐上潑羅維奇大公的汽車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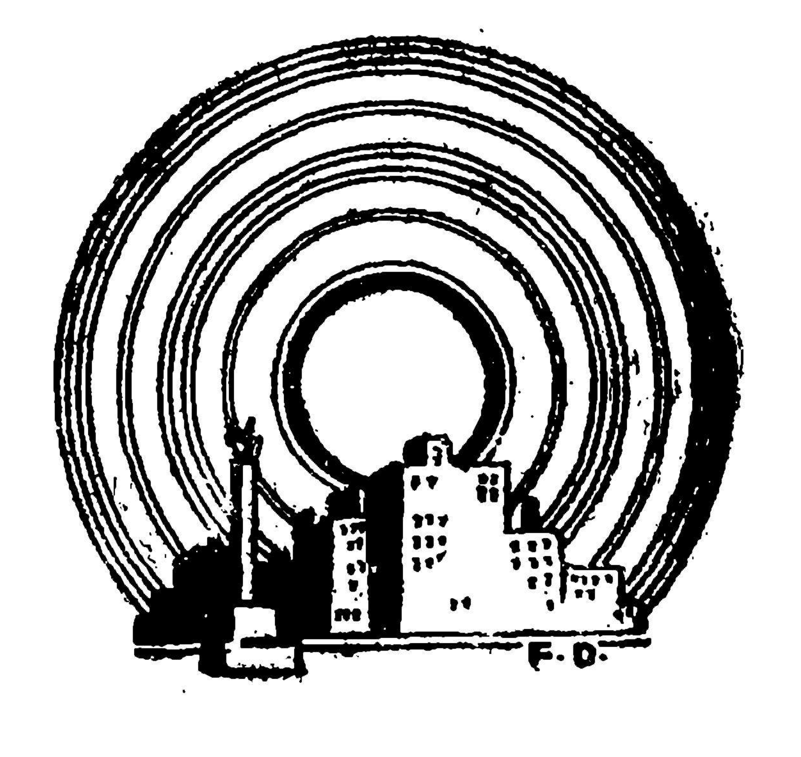
夜晚十點鐘，我的專用列車離了首都向着前線開去

以上是從十二月十六日夜晚到十七日早晨所發生的事件。

現在已經天亮，冬天破曉時最初的日光也照進來了，這篇文章就此宣告結束。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道中

外論介紹



一　蘇聯的新氣象

The New Phase in Russia

London Times, Feb. 1, 1936

蘇俄貿易統由國家管理。蘇俄政府在國內特設立一種專賣給旅俄外人的商店，外人買貨須用外國貨幣。這種商店自二月一日起業已取消。近年蘇俄政策，頗多重要變更，很值注意。素以反對蘇俄著稱的英國保守派，倫敦泰晤士報二月一日社論對此有所論列，茲介紹其內容如下。

自今日起，蘇俄關閉專賣給外國人貨物商店的命令即付實行。以前須以外國貨幣在特別商店購買的各種貨物，現在可用蘇俄盧布在普通商店購買了。蘇俄所以要採取這種辦法，實有不得已的理由在。第一個是社會的或心理的。蘇俄現在進行提高大衆生活程度；以前指爲布爾喬亞或反革命的「舒適」，現在則予以鼓勵，一般食物也都加以改良了；漂亮的衣服，婦女也可買到了。在一般渴望享受新的奢侈品時，若只許賣給外國人，要給一般人以頹唐的影響。無產大衆與資產階級要有同等的機會。第二個理由更爲迫切。關閉專賣給外國人貨物的商店，是幣制改革一個需要的項目。在三個月前，蘇俄實行食物分配制，有價昂，有價廉，有公開的商店，盧布的購買力頗有等差。現在他們已將盧布的價格鞏固了。物價遂因之統一；工資也有了一種特質；在原來要廢棄貨幣的政治中，盧布現在又恢復了他的固有地位！

在西方人士看來，蘇俄政府的最近方策，有很多驚人的地方。地方選舉實行祕密投票。鄉村農民與城市工人有同等的選舉權，都可共同的保有土地，個別的蓄養畜牲。五年計劃實行以來，全國各地工廠及城市的建設有長足的發展。但生產與建設比較，則呈落後之象。主要原因是蘇俄雖然有了許多工廠，但仍需要「人」。工人福利遂成爲全國關心的事情。於是想出發展個人自動本能的方法，也可說是抄襲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工作能力大的工資也多的計件給資制度。蘇俄政府採取這種方法後，於是開始了史達漢諾夫運動。史氏原是一個煤礦工人，因爲挖煤特多，官方特給了他一輛汽車及其他奢侈品，史氏遂成爲蘇俄的民族英雄，這種合理化的運動，現在普遍到蘇俄全國各

種工業。蘇俄工人這種精神及其成就，頗值欽佩。蘇俄的第二五年計劃已將蘇俄造成一個強大的國家。在某幾種工業生產上，蘇俄竟是世界的領袖。蘇俄現在能輸出機器。煤油棉花及糖，在世界貿易中也有很大的力量。二三星期前，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中說，蘇俄已有紅軍一百三十萬人，曾受訓練之後備兵達五百萬人。至於工農業的報告同樣值得注意。我們可以憎惡蘇俄的主義及政治方法，但我們不能輕視蘇俄的富源及蘇俄開發這種資源的決心。

不過蘇俄仍有許多啞謎。（一）蘇俄是個共產主義國家，現在的個人動機，只是一種喘息機會，將來是否回到集體主義尚不可知。（二）在國際關係，蘇俄現在努力與各國修和，但是第三國際則圖謀打到這些國家。第三國際的活動現雖縮小，但蘇俄政府應當加以表白的。

（季廉）

一一　從經濟上解決修正主義

R. B. Mwoat 著

The Mischief of Revisionism

The Fortnightly, Feb., 1935

世界戰爭，越來越緊迫了，原因是國土狹小，或缺乏殖民地的國家，爲爭奪原料與市場，要求修改國界，重分殖民地；並且不惜以武力爲要求的後盾。各國比較遠見的政治家，爲避免戰爭計，有的竟贊同重分殖民地的主張，來滿足那些不滿足的國家的要求。但是修正國界，重分殖民地是否可能？本文作者，英國布立斯特大學史學教授莫瓦特，認爲那是不可能的。他並提議，由各國開放殖民地，打破經濟上的壁壘，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說，各方面對英國和國聯各強國大加攻擊，因爲他們未能利用盟約第十九條來修正國界，以滿足那些不滿足的國家。但是盟約第十九條的意義是用和解調停的方法，來處理那些不合時宜，應加修改的事項；如中國的領判權，埃及的議和條約，凡爾賽和約的縮軍條款等。它決不適用於修改國界。至於大規模的修改國界，在現今是不可能的，因爲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把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有價値的土地讓與他國。有許多國家竟直言不諱，例如小協約國曾聲明，如要改變他們的疆界就等於戰爭。反之要求修改國界的國家也明白，不用武力決不能爭得土地。過去曾有許多買賣土地的事，但現今是不行了；英國爲阻止義亞戰爭的爆發，曾提議割英屬索馬里蘭的一條七十英里長的地方給亞國，可是激起國會，報紙，公衆的反對。一九三三年的四強公約，有很模糊的修改條約的規定，也激起中歐方面的強烈反對，四強公約竟未能批准。所以用修改國界的方法，來滿足那些感土地飢荒的國家已不可能，而空談修改國界正是一件擾亂和平的危險的錯誤的舉動。

但是這裏有一條出路，它是滿足任何民族合理的向外發展的要求，使他們漸漸忘掉修改國界的問題。我們知道，現今糾紛的起因，是政治的疆界同時變成社會的和經濟的疆界。政治的疆界雖不能以和平方法來修改，社會的和經濟的疆界，却可以和平方法來修改。社會的疆界表現爲少數民族的問題，今日歐洲各國境內，都有少數民族，如各國政府公平待遇少數民族，便無需要改變疆界，如始終虐待他們，任憑如何修改疆界，也不能解決少數民族的問題。

至於經濟的疆界更是可怕。近代各國的極端的保護主義，給國際貿易一個巨大的打擊，疆界兩邊的人民無貿易的自由，不能以有易無

，於是國民經濟生活便感痛苦。如果德，義，日等國的貨物能自由輸出到他國，他國的貨物也能自由輸入，便沒有開疆拓土的需要。這不僅國際貿易應當自由，而一切殖民地應當開放給一切國家，來購買原料。此外，在稅率不高的國家裏，自由移民也可減少經濟的壓迫，並且能刺激各種產業的發展。這些問題都可由各國訂立條約來解決。

據作者之意，最好招集一個世界經濟會議，從經濟方面解決這政治問題。因各國現今都有繁榮的趨向，美國的銀行與產業漸復常態，所以這會議是可望成功的。在這會議裏將討論的問題是：

一、自由購買原料；二、由享有殖民地的國家以限制輸入方法，來增加輸入，使無殖民地的國家得以外匯購買原料；三、國際移民；四、關於補助金，應設法解決彼此競爭之痛苦；五、幣制問題，各國政府應放棄其統制本國幣制之最高權。 （率生）

二　美國的二重外交

清澤洌

（二月十五日出版日本「外交時報」）

在上期的本欄，紹介了一篇日本對英協調論，最近日本新進評論家清澤洌又發表了一篇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論文，亦帶對美協調的意味，玆撮記其內容如次。

美國國策中有兩種矛盾的現象：一爲門羅主義，另一爲門戶開放主義。門羅主義是對歐洲問題抱不干涉態度，而門戶開放主義，則是對東亞問題取干涉方針。對歐洲不干涉主義並沒有一貫的實行，在歐洲大戰當時卽有轉變。對東亞干涉主義，則是始終一貫的，不過因客觀形勢之變化與當局者的不同，而略有厚薄。在原則上共和黨是以商工業爲背境，故其行動積極，而民主黨是以農業爲其概念，所以比較消極。據最近傾向看來，美國正想發見這兩面政策的調和點。卽在表面上雖堅持其對歐不干涉主義，但在裏面仍與國際聯盟在取相當的緊密聯絡，而對東亞則以種種理由，漸次變爲消極態度，在想放棄其干涉與不干涉之兩極主義而另造一普遍的外交國策。

羅斯福大總統就任時所採取的外交基調，爲善隣政策，此種政策在美洲大陸上確是成功的。他又想擴大這種基調，不在「政治上」而在「道德上」與國聯之理想協力，而締結世界的不侵略條約，以維持世界和平。但是這種和平政策，現因歐洲繼續發生各種國際事變，不能不使美國國民與議會贊成脫離國聯關係而取孤立政策，中立權問題，卽其最有力之表現。現在美國是充滿了和平思想與和平運動，卽海軍將校亦公然發表在戰時不必保護商船的意見。再由各種情形看來，都可以知道美國一般民心的厭惡戰爭，不願捲入歐洲大陸上的紛爭漩渦。

但是對於東亞問題，則又取相反的政策，如去年十二月五日國務卿赫爾所發表的聲明，倫敦海會中極力主張對日保持優勢比率，其眞意都是在想維持其傳統政策的門戶開放主義。這種干涉主義雖不一定就是戰爭，但是羅斯福總統是歐洲大戰當時的海軍次官，是美國大海軍的助產者，由他指導則美國海軍擴張的可能性相當濃厚，實有與日本作造艦競爭之虞。所以日本一方希望美國對於東亞應與對歐洲一樣，同取孤立政策，不干涉主義，一方日本國民應認識美國各種政策根本上含有和平性的事實，而與美國協調，與美國國內的和平論者握手，以抨擊好戰主義者，不作不必要之建艦競爭與政治上之爭執，以確立太平洋上的和平，這才是賢明的辦法。 （子修）

四　西班牙總選的觀察

William P. Carney 著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9, 1936

在西南歐各國，近來左右政黨的鬪爭，很爲激烈，於未來歐局的轉移，關係頗爲重大。本月十六日爲西班牙總選期，經過重大的紛擾後，左黨獲得了政權，亞柴那氏 Manuel Azana 已出而組織。現在根據「紐約時報」駐西京馬德里訪員一月十八日的通訊，把西班牙的最近政情來介紹一下：

二月間西班牙民國舉行第二屆議會選舉的時候，預料婦女的投票，還是一個重要因素。在一九三三年的選舉裏，多半的婦女贊助保守派，因爲她們篤信宗教。這次她們將要在保守派——無論皇黨或共和黨，全是擁護天主教會的——和反對教會的自由社會兩黨同盟之間，作一個左袒或右袒的抉擇。

按照一九三一年通過的共和憲法，西班牙的議會是採取一院制的，她只有一個衆院，護憲會 The Tribunal of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和總統共同負有闡釋憲法的責任，這就代替了參院的職責。憲法規定公民每五萬人可以選出衆議員一名，西班牙現在約有人口二千四百萬，所以這次選舉大概可以選出議員四百七十五名。每一候選人得着總票數的百分之四十，方才可以獲選。倘使在一個選區中，有兩位競選人的票數很爲接近，那末再於三月一日舉行一次複選。

從極左的共產黨起，到極右的保皇黨止，西班牙共計有二十一個政黨，所以每區的候選人，就是想得着百分之四十的票數，也勢非拉攏與黨不可。保守黨在上次選舉的時候，所以獲得勝利，就是由於中央黨，自由黨和保守派的共和黨大家能够聯合起來，朋分議席。他們的政綱雖然不甚一致，但是他們全是反對推翻資本主義，沒收財產和打倒宗教的。在這一次的選舉中，右黨仍將作這一種的聯合。

上次在前總理亞柴那領袖下的中等階級的自由黨或是左翼政黨所以失敗的原因，就是爲了他們單獨競選，分散了左黨的勢力。但是這一次自由黨已經變更了競選的策略，他們和社會黨，共產黨已經成立同盟。從未參加競選的無政府黨和公團主義派The Anarcho-Syndicalists這次也加入了，他們的戰線這更是一枝生力軍。（歷樵）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二月十日九起
至廿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止

本週間國內大事：中日外交，日方於過去三週間內，銳意調整內部意見，齊一步伐，以建立所謂一元化的外交，最近業已獲得具體決定，新任大使有田於二十二日已啟程來華，外交談判之恢復，不久即可開始；同時天津日駐屯軍司令多田近有平綏各地之視察，松井大將則正作兩廣之訪問，遊說大亞細亞主義，與今後日本外交之動向，自有聯帶之關係，當値吾人之注意。汪精衛爲轉地療養於十九日已離滬赴歐，胡漢民北上一時尚難實現。中央鑒於最近之內外情勢，有嚴整秩序之必要，於廿日特頒佈維持治安急緊辦法令，爲近年來一重要政令，並已明令取締平津學生聯合會之組織，學生被檢舉者達百餘人。至日俄邊境問題之交涉，本週呈緩和之象。

國外大事：日本總選舉開票結果，政府黨民政黨獲得大勝，政友會慘敗，日本現政府暫時可不致有何變更。歐洲方面仍以俄法協定爲中心，釀醬各方之不安，本週間因法國國會復提出討論該協定，故又引起各國外交之積極活動，其縱衡捭闔之發展，關係歐局和平至巨，殊堪注目。其他西班牙內閣更替，左派重主政權，亦爲歐洲之一大事。

國內

中日外交之幕開将

中日外交，於二十六日日本新任大使有田抵華後，即可開始進行談判。據南京外交方面消息謂：此次談判，係去歲十二月間張部長所提出之整個的調整中日關係之主張，原則上已獲得日本外務省之同意；最近復經日本各部會議結果，對此項意見已趨於一致。關係中日一切問題，皆依正常辦法進行交涉，將華北問題作爲談判之中心，日本對於華北不致再有何策動，中日關係可望漸入常態云云。惟日方之眞意如何，當待有田到後始可判明。我方新大使許世英二十日赴國府覲見林主席聆訓，二十一日謁蔣請示，當晚返滬，候晤有田後再行赴日。二十二日許並赴莫干山訪黃郛，對中日外交事有所商談。

有田所攜新方策

日新任大使有田八郎二十二日早九時由東京出發來華，在大阪留一日，與對華貿易有關之實業家懇談後，即由神戶搭二十四日開行之日輪淺間丸來滬定二十六日到達，抵任後立赴南京，呈遞國書，並積極着手進行調整中日關係工作。至其所攜之積極的對華外交方針，據電通社訊大體如下：（一）當對華外交進行時，始終以廣田對華三原則爲根幹，進行建設的對華政策。在南京會議中，亦決根據該三原則之意旨折衝，且示以足副三原則之具體案，俾華方得知其國交調整之歸趨。（二）當使三原則具體化時，須顧慮華方立場，謀漸進的日實質的解決中日問題。（三）依上述之原則實行經濟的文化的對華積極援助，且立於互惠主義之下，堂堂表明日本在東亞所負經濟的文化的使命。（四）使中央部與駐外當局間之對華政策一元化，俾華方不至誤解日方之眞意所在。（五）華北問題與內蒙問題，乃屬中日「滿」提攜實現上之緊要問題，故應從速解決，且須使華方確認華北問題在中日關係調整上之重要性。以上五項內容，包括範圍寬廣，且關係綦要，將來之中日談判會議，其重要性已可想見矣。

有田車中談抱負

有田八郎，由東京驛出發西下，車中談對華外交如下：余因離開對華問題業有一年半，赴任後擬專與各方接觸探究，以資決定抱負。因政府之訓令，對華方針已有決定，然而現地空氣現尚不明，目下心中只有一半把握。外間雖盛傳南京會議云云，然此並非係華盛頓會議時之會議外交，有吉前大使時代與華方接觸。對手意向，大體業已明瞭，此後當進行具體[illegible]問題。惟雙方並未提出方案，因而設置委員會，以評議各個問題，則不至有。俟交涉時，臨機應變，予當適宜處理。華北政情，因反映於其直接滿洲之關係上，特別使其建樹政權者，爲我國抽象之希望，故其冀察與冀東委員會如何使其結以關係，爲別一問題，該問題擬充分聽取華方意見，而我方如有要求之點則要求之，總之暫以坦白態度臨之，俟充分與華方協議後，再作主張云。

桑島將來華視察

外務省於對華方針決定之後，即開始積極進行，十九日正式決定派遣東亞局長桑島前赴中國及滿洲各地視察，桑島定下月三日由東京出發，偕同東亞局事務官太田一郎氏，先赴滿洲各地，然後歷訪天津，北平，青島等地，並擬如時間允許，轉赴上海，南京方面，在四月上旬之臨時議會開會前回京。關於文化工作方面日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部決撥款百萬元，爲向華北進行事業專款。派前青島總領事森安三郎爲駐平專員，負責辦理。森安十八日晚抵津，十九日晨訪多田永見川越接洽，晚赴平籌設事務所。

多田視察平張綏

關於冀東僞組織取消之交涉，雖經蕭振瀛陳覺生等在津與日方進行私人折衝，然甚少進展。日駐軍司令多田與參謀長永見，二十一日同往北平晤土肥原，並訪宋哲元，對外交問題，有所商談。永見先行返津。二十二晚間多田特在使館歡宴北平當局及二十九軍全體重要人員，二十三日接見北平新聞界發談話。二十四日晨乘飛機飛往張家口，與察哈爾主席張自忠會見，然後赴綏遠會晤傅作義，並考察綏遠察哈爾等各地之情形。至津日軍參謀長永見，於二十五晨搭機飛瀋，轉道歸國，向軍部報告華北及綏蒙近狀，駐屯軍強化等事。日軍大將松井近爲考察西南實際情形，特行來華，於二十日抵香港二十二日到廣州訪胡漢民長談，二十三日訪蕭佛成，二十四日晨復由粵[illegible]邕訪白崇禧，到處遊說大亞細亞

主義，定二十五日返粵二十七日回港轉圜云。

日軍定期異動發表

又日本三月二日之陸軍定期大異動，二十四日下午一時半，川島陸相晉宮覲見日皇，奏請裁可，退出後頒發內命如下：昇級者陸軍少將伊藤團次郎，多田禮吉，中村馨，中島今朝吾，山室宗武，松井命，佐野光信，小畑敏四郎，岡村寗次，土肥原賢二等陸軍中將，步兵大佐熊谷徹一，田邊松太郎，田等元一等二十一名，炮兵大佐橋本精，渡邊吉太郎等九名，航空大佐香積見弼等三名，騎兵大佐黑谷止忠等二名，工兵大佐桑島四郎等，任陸軍少將異動者，謀次長陸軍中將杉山元兼補軍事參議官，第十二師團長中將香月清司捕參謀本部附，××司令官中將清大寓金補第十二師團長。

又關係中國之主要異動如下：步兵第十旅團長少將小林甬太郎補××司令官，××司令官中將三毛一夫情參謀本部附，陸軍步兵學校長少將內部和一郎補××司令官，步兵第二旅團長少將工藤義雄，××司令官附，第五師團參謀長步兵大佐三浦敏事補××司令部附，陸軍兵器本部新聞班長步兵大佐根本博補第二十七聯隊長，駐俄大使館武官步兵大佐秦彥三郎補陸軍兵器本廠附新聞班長，陸軍省經理局主計課長一等主計正大城戶仁輔補××司令部附，第七師團參謀長騎兵大佐松室孝良，補××司令部附。（按××係日電原文，）

汪精衛出國療養

中政會主席汪精衛，自去歲遇刺後，不久即移滬醫治現傷勢已大致痊愈，惟因引起舊疾，遵醫囑必須轉地療養，故於十九日下午四時半乘北德公司那愛斯奴輪離滬赴歐。同行者曾仲鳴，陳耀祖，湯良禮及諾爾醫生，行前知者甚少，到埠送行者，僅褚民誼，林柏生等數人。諾爾醫生係經汪特約同行，俾船中一切治療，可如常進行，並聞德國名醫蘇伯克教授爲世界唯一之外科療傷專家，汪氏到歐後，將訪蘇氏請其診治。至汪夫人陳璧君女士，自十三四日起患重感冒，經醫生檢查斷爲肺炎，勢甚劇烈，至十七八日熱度始稍減，病勢始略覺緩和，但仍未能起牀外出，故汪夫人並未送汪氏上船。

汪病況及出國經過

據汪左右談。汪氏病狀及出國經過，詳紀於次：汪氏去年十二月一日遇刺，身中三彈，一在左臂，子彈穿皮肉而過，醫治之後，完全合口，業已痊愈。惟背一彈，正中脅骨左側之上，受傷之月，一度施行檢取，同月二十日來滬後，復於二十九日再行割治，前後兩次，迄未取出，至今猶時時作痛。至左頰子彈，在中央醫院時雖已取出，但因傷及肌肉與神經過重，直至現在左頰筋絡尙不能活動自如，口腔開闔，僅容一指，每日尙須施行治療，使肌肉筋絡漸得復原，此爲汪氏遇刺以來傷勢之大概。汪氏本患糖尿膽石兩病，受傷以後，流血過多屢次引起，夙爲汪氏治療之諾爾醫生，於此特加注意，幸未擴大，惟病源未去，醫藥不離，加以重創之後，身體衰弱，影響心臟，致成脈搏間歇之新症，最近數日，間歇現象，每一分鐘往往達七八次之多，此又汪氏遇刺後因新創而引起舊病之大概。轉地療養久爲汪氏療傷治病之諸醫之所主張，嗣得胡漢民先生回國消息，其始有胡氏十九日抵港原輪來滬之說，其後又有在港粵息養數日卽行北上之訊，汪氏欲候胡氏北來，以圖晤面，故轉地療養屢次延期，並未將此消息發表。本月八日汪氏電胡，說明此意，電中有原定上月杪轉地療養，因欲候致，屢改行期等語，並叩胡氏何日可來。旋接胡氏十日電，有自入粵後，因氣候轉變，不常頻

患感冒，北地天寒，醫者謂非體力能勝，尙須稍事息養等語。汪氏以胡氏旣未能卽來，遂遵醫囑先行轉地療養，汪氏此行爲期甚暫，大約不過數月，一俟傷勢病勢稍得平復，卽行返國，沿途所過，因病關係，一切訪問及交際概從謝絕。

汪船二十一日過香港時，未登陸。胡漢民派其女公子木蘭，持函登輪致候。對往訪者，均由曾仲鳴代見。

胡漢民之行止問題

至在廣州休養中之胡漢民氏，上週曾由魏道明氏攜函晉京謁蔣，魏在京兩次見蔣後，於十九日返滬，據談胡氏北上入京，已決無問題，一俟春暖，卽可成行。至胡對國事主張，與中央並無軒輊，均認爲我國目前根本問題爲挽救國難與復興民族。魏在滬將逗留數日，再入京一行，然後始返粵復命。同時胡之行止，聞俟正在返國途中之王寵惠抵粵後再行商決。王寵惠駐平秘書朱庯壽曾接王氏電稱：已定下月五日乘輪抵港。魏道明十九日特電邀朱氏，於卽日下午三時三十五分搭平滬通車赴京。聞抵京後卽會同魏氏赴港迎候。足見中央方面對迎胡，仍在積極進行中。

蕭氏談話闢謠

蕭佛成於二十一日發表談話，對胡氏行止及西南情形有所闢謠，據云：胡漢民並未派代表入京，因任何人不能代表胡先生。報載胡將有廣西之行，因桂林係總理籌備北伐時駐節地，其時胡任北伐行營文官長，此次歸國到粵，曾言擬往桂林一行，重遊舊地，惟身體欠健，赴桂現尙談不到。關於本黨問題，外間造謠有所謂新舊國民黨者，胡素主張者爲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凡服膺三民主義，實行總理遺敎者，卽爲國民黨忠實黨員，總理忠實信徒，無所謂新舊之分。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凡國民之言論居住宗敎信仰等苟無損國家社會，均可自由。港某報載某社團有奪黨陰謀，殊屬無稽。關於胡個人問題，胡爲總理信徒，黨國元勛，無論居何處，其設想均爲國家民族，其行止絕不成問題。傳廣西與某國會社合資開發桂省礦產，係謠言，據余所知，粵人及海外華僑紛往桂省開錫煤等礦，絕未聞桂省與某會社合資開桂礦事。

胡與記者談話

胡氏本人於二十二日亦對記者談，關於其行止問題表明態度。據談：余自休養廣州，各同志對於余之行止，極爲關注，但余意見，個人健康事小，最大關鍵在實力救亡問題，余行止如何，以此問題解決否爲斷，余現正促中央團結抵抗力量，以救中國，但在此問題未解決前，余雖北上，亦於國事無補。苟解決，雖余不北上，國事亦可爲云。

王正廷等訪胡

王正廷於二十二日抵廣州：二十三日下午訪胡漢民詳談，二十四晨訪蕭佛成，鄒魯，陳濟棠，李宗仁。晚赴陳濟棠宴，胡並約王於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在鹽園晤談。

此外李斯羅斯，松井等均抵粵訪胡，二十二日李與胡曾長談二小時；旋復出席西南政務會之宴會，席間交換經濟意見。下午復應銀行公會與商會之茶會，羅現正注重與當地商界領袖，討論與香港有關之貨幣與貿易問題。

胡與松井所談

胡漢民與松井談話後，發表當時所談之大要如下：今日於廣州獲見松井先生，私衷稱幸，自民國十六年在南京會晤後，瞬將十年，當年之談話，自今尙使余留有深刻印象。松井先生曾言中日兩國，必須本孫中山先生之遺敎，

體行大亞細亞主義，以維繫遠東之和平。謀中日共存共榮，倘中日兩國不能協力於此，至使中國不得已與蘇俄及其他國家相攜手，實將爲日本之過，尤爲余（松井個人）之過云。但松井先生此種光明勇敢負責之言論，至今引爲幸慰。今中日兩國之關係如何，無待深言，余認爲凡倡導大亞細亞主義者，於今日之情狀，均應痛自刻責，不僅松井先生應引爲個人之過已也。民國二十一年犬養木堂先生組閣時，余已在港養痾，曾致函痛論遠東事件，就主義，黨誼，歷史，事實各點，督責木堂先生，至爲嚴切。當時木堂先生曾以長函覆余，詳析中日事件之源起，結論謂鮮有能明孫總理之亞細亞主義者，爲其主因，其言亦沉痛。木堂先生并誓以最大努力，解除中日間當時所有之危難，所以督責余者亦至深厚，自謂在政友會僅有數年之歷史，余於中國國民黨則有數十年之歷史，且爲寢饋於中山先生遺教最深之人，中日關係至此余亦不能自逃其責云。木堂先生爲深明中山先生大亞細亞主義之一人，尤爲最能贊助中國革命之一人，不幸被擊殞命，賚志以終，實吾人所深惜。余以爲在日本政治上少一眼光遠大之明智的政治家如犬養木堂其人者，不僅爲日本之不幸，實爲遠東之不幸。孫中山先生之大亞細亞主義，含義至爲明顯，約言之，爲東方的王道主義的，非西方的霸道主義的。爲濟弱扶傾主義的，非巧取豪奪主義的。爲三民主義的，非帝國主義的獨佔主義的。故與近來日人所豔稱之所謂亞洲門羅主義，亦大異其趣。松井先生或尚憶及一歷史的事實，民國二年時，余侍孫先生赴東京，曾訪首相桂太郎。孫先生語桂太郎云：就大亞細亞主義之精神言，實以眞正平等友善爲原則，日俄戰前，中國同情於日本，日俄戰後，中國反而不表同情，其原因在日本乘戰勝之勢，併朝鮮而有之，朝鮮果何補於日本，然由日本之佔有朝鮮，影響於今後之一切者，不可以估量，此種措施，爲明智者所必不肯爲。桂太郎聞言，悚然語孫先生云：余此次受命組閣，僅三閱月，使余能主政一年，必力反所爲，有以報命。此一經過，爲松井先生所親歷，想當能憶之。又有一事，容爲松井先生所不及知者，余曾詳紀於著論中。民國四年，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件脅迫袁世凱承認時，余與孫先生等正亡命日本，反對甚烈，住友人頭山滿家，與寺尾博士比屋而居，某日寺尾博士招集若干學者，請孫先生演講，並詢孫先生云：我人有一甚懷疑之問題，即日本固凌侮中國，侵佔中國之權利，然歐美各國亦未嘗不凌侮中國，侵佔中國權利，何以中國人恨惡日本較恨惡歐美爲尤甚，先生能解釋其故否？孫先生云：中日兩國同文同種，誼如手足，中國如兄，日本如弟，在種種方面，本當提攜合作，至中國之於歐美，僅泛泛之友人而已，泛泛之友人予我以凌辱，已爲難堪，乃爲之弟者，既不能同舟共濟，且進而凌侮乃兄，其凌侮手段尤較泛泛之友人爲甚，爲之兄者，將恨惡友人多乎？抑恨惡乃弟多乎？其理甚明，無待詮釋。依此事實，亦知孫先生之大亞細亞主義，實以平等互助爲原則，注意於民族之濟弱扶傾，各個發展，以共同抵抗外來之侵奪爲主旨者，其非獨佔的，與巧取豪奪的，彰彰明甚。今日之日本，在政治上固無桂太郎其人，即如犬養木堂者，亦未可亟得，至名人學者如寺尾博士者，亦不恒見，惟遷就事實曲解亞細亞主義者，則所在多有。我人在歷史之回憶中，每引爲痛惜也。余觀察日本，近年來對於中國之舉措，實甚失策，中國政府固頗爲可笑，然日本亦正未爲有得，種種所謂華北某某協定，所得於中國者，究爲何事。如冀東殷逆汝耕之一幕，至屬無聊，或以日本在河北之種種行爲，皆諉諸防俄，然中國人民今日之恨惡日本，已較恨惡蘇俄爲甚。因之，反日情緒，任何

國不能遏抑之，中國人人實有與其亡於日本，毋寧亡於赤匪之痛感。民族主義之精神，已深入於人民骨髓之中，惟政府不良，不能領導，以多方之壓抑，然壓之愈甚，暴發愈烈，反民族主義政權之顚覆，與民族鬥爭之壯烈的時期，已不在遠，此余所敢斷言者。又如日本最近三原則之提出，就文字之解釋言，殊屬無意義，無理由，在眞正了解中日政治關係者，必且掩耳而走。大致近年日本軍政之負責者，似勇士多，而謀臣少，故果於實行，而短於計慮，祇求一時之快意，未爲久遠之籌策，循此以往，遠東必成糜爛之局，而不可收拾，所謂亞細亞主義，適得其反而已。余所欲鄭重申言者，余爲亞細亞主義者，同時又爲一抗日之主張者，余歐遊半載，所到之處，人皆目余爲中國抗日之領袖，余亦引而不辭。余之主張政策，中國人人幾已盡知之，余以爲余之主張抗日，正所以體行大亞細亞主義，以繼承孫先生之遺志。苟日本不能改變其對於中國之手段，則中國民族之抗日情緒，縱爲政府壓抑，亦必愈益滋長，而出於最後抗戰。孫中山先生爲大亞細亞主義之首創者，然反對二十一條件最力，余體行大亞細亞主義，然必反對日本之侵略政策最力，余之此種主張態度，無絲毫矛盾之處，且必不以時地之轉移而有所變易。松井先生同爲受教於孫先生之一人，又爲近今倡導大亞細亞主義最力之一人，余甚願其能矯正過去之錯誤，啟發日本國人之心理，以進於正義軌道之途也。

維持治安緊急法令

最近以來，因國難嚴重，國內各黨派，紛紛活動，中宣部曾於十二日發告國人書，望國人集中意志共赴國難。本週內復由國府頒布維持治安緊急辦法令，及明令查禁平津學生活動，並於二十一日起由北平當局開始檢舉各校學生活動份子，四日之間，被逮捕者已百零七人。茲分述於次：

國府明令

國府二十日頒發維持治安緊急令云：現代一切國家，凡以充實一切國力復興民族爲任者，無不以嚴維秩序爲首務，社會秩序一經擾亂，不待外侮之來，亦陷國家於危亡之地，近年我國變患頻仍，尤應上下整齊奮發，共爲有秩序之努力，惟公安之維護，各種法令雖已詳有規定，誠恐禁制之條，散見諸法，執行者易於疏怠，茲特頒佈維持治安緊急辦法，使全國軍警當局知所注意，對於蓄意危害社會國家之人，在動亂將發時間，即得依以迅速處理，凡所禁制均屬違反現行刑法及其他法令之行爲，一切指示均屬公安機關依法應盡之責任，令佈之後，應即嚴格施行，俾公衆之安甯及恪守法律之人民，獲得堅强之保障，此令。

辦法原文

（一）遇有擾亂秩序，鼓煽暴動，破壞交通，以及其他危害國家之事變發生時，負有公安責任之軍警，得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制止。（二）遇有文字．圖畫．演說或其他方法而爲前項犯罪之宣傳者，得當場逮捕，並得於必要時，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排除其抵拒。（三）軍警遇有妨害秩序煽惑民衆之集會遊行，應立予解散，並得逮捕首謀者及抵拒解散之人。（四）軍警遇有前述各項之事變時，應將當場攜有武器者，立即繳械及逮捕之，並得搜捕嫌疑犯　（五）明知爲違犯本辦法之人犯而藏匿留容或使之隱避者，得逮捕之。（六）軍警於處理事變時，應立即報告該管上級長官，其所逮捕之人犯，應立即解送較近之憲兵隊長官及

公安局長・縣長・或檢察官訊問後，分別情形，依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或其他刑事法規辦理。（七）依本辦法處理事變之軍警，對於嚴守紀律之人民，應特予保護，並應注意維持治安，恢復秩序。

查禁學聯

同時中央當局決定首先查禁平津學聯會之組織，據二十一日南京中央社電訊：中央近據密報，平津學聯會有少數不良份子從中把持，異謀掀動各校學潮，爲整肅學風，使大多數純潔青年安心修學，充實力量計，決即禁止該學聯會活動。行政院二十一日，特令教育部，謂：查平津學聯會之組織，於法無據，茲復疊據報告，有少數不良份子密謀操縱，煽動風波，中央爲愛護多數純潔青年免爲挾持計，應即禁止該學聯會活動，以敦學風，仰迅即遵照妥慎辦理。教部奉令後，即轉知平津當局遵辦。北平市公安局陳繼淹，津公安局長劉玉書奉令後決即遵行。

檢舉學生

同時日本關東軍方面，對北平學生之活動，亦極注意，電令北平方面調查眞相，並向北平當局傳達，願協助共同防範，經北平當局答以學潮內幕雖甚複雜，然地方當局維持治安，保護僑民，責無旁貸，業已自動取締，殊無協力爲助之必要。北平軍警當局於二十一日即開始檢舉各校學生。首先被搜檢者爲中國學院，是日中國學院學生會正召開會議，由軍警當局派員將該校大門看住，至晚十時舉行第一次搜查，搜出學聯宣傳品多種，並傳去學生十三人，二十二日晨七時再舉行第二次搜查，又傳去學生五人，名單未悉。該校當局函公安局，詢問事實眞相，未獲答復。同時東北中山中學東校（北新橋西大街路北舊警官學校地址）及西校（交道口西大街路北前京兆尹衙門），亦被警探搜查，傳去男女學生十名・至下午五時由北平憲兵第一大隊搜查東北中山中學，傳去男生姜紹爵・張景田・徐景興・李[illegible]寰・鄭大光・宮潔民・呂僞恭・楊世民・郭景北等九名，女生王鈺文一名。

二十三日晨五時起搜檢東北大學文法兩院，全校被軍警包圍，對學生宿舍，逐室施行檢查，至下午六時始檢查完畢，傳去男女生三十七人・送帽兒胡同憲兵司令部問話，計男生王振乾・伊乃光・富志義・袁景振・李沛然・王景寰・黨恩來・蕭潤和・董學禮・佟致中・李春綱・高鏡清・佟文超・魏啟新・戴鴻圖・錢子芳・沈超・程光烈・張景良・江榮隆・王春暉・劉國培・穆春東・趙延鏈・張佐華・胡琨・崔斌・姜紀倉・王明心・蘇昭啟・劉耀漢・劉啟善・田樹蔭・徐漢・紀洪謝・三十五人，女生爲王速鎖・劉式範二人，是日內五區署於北鑼鼓巷東絲胡同二十一號傳去男生李玉等三名。郎家胡同七號及二十一號，各傳去男生一名。內六區署由後門內西紐紐房四號傳去女生一名。外四區由宣武門外校場頭條山左會館傳去男生許玉聰一名。均在清晨。

二十四日中國學院經濟學教授劉侃元，在校被當局傳去問話，阜成門內北溝沿觀音庵私立敬業英文學校退學學生傅先甲，被某機關傳去，又傳去該校學生萬家棟・任淸玉・董希貢三名，又外一區署由前外玄帝廟地方傳去青年二名，解公安局。

綏境蒙政會成立

綏境蒙政會委員於上週末多數均已抵綏，十九日舉行一次談話會。二十一日成立籌備辦事處，二十三日上午正式開成立大會，各委員均宣誓就職，至指導長官閻錫山，因事不克蒞會，於二十五四在太原

宣佈就職，同時百靈廟之德王，東去之後，廟中無人主持，該廟之蒙政會各科長，乃率同官兵千餘人，於二十一日離廟，並電京報告經過，願聽候中央命令。茲分述詳情於次。

談話會之決定

綏境蒙政會，十九日晚在沙王行轅開首次談話會，各蒙政委・各札薩克・總管均出席，七時起各王公陸續到齊，十時散會。行轅戒備森嚴，關防頗密，全體皆操蒙語，沙王主席，首述綏境蒙政會產生之經過與所負之使命，對中央表示謝意。決定：（一）請中央增發經費及開辦費。（二）各旗交通不便，請中央發給電台，每旗至少安設一座。（三）請中央明令保障王公制度。維護親王郡王等爵位。（四）全體委員聯名電指導長官閻錫山・請早就職，入蒙指導。

成立大會盛況

二十三日上午十時綏境蒙政會，在綏公共會堂開成立大會，觀禮者甚衆，綏市全市縣旗慶祝。該會委員長沙克都爾札布主席，中央代表傅作義監誓，徐永昌代表閻指導長官參加。程序如下：（一）全體向總理及成吉思汗遺像行禮如儀。（二）正副委員長全體蒙委宣誓。詞爲蒙文，譯漢爲「余誓以至誠，奉行總理遺訓，服從長官命令，報効國家，維護地方，如有違背誓言，願受國法制裁謹誓」。（三）沙王報告開會意義。（四）傅作義致監誓詞。（五）徐永昌代閻致詞。（六）來賓演說，日武官羽山喜郎致詞。（七）綏建廳長馮曦代綏省府致詞。（八）中央監委巴文峻致詞（九）張家詒代表軍警憲致詞。（十）地方士紳代表李正樂致詞。（十一）沙王致答詞。下午一時散會。各詞蒙漢文互譯，由胡鳳山王慶分別傳譯，羽山演說，用日語，由李英夫譯漢後，胡鳳山再譯爲蒙語，大會前後情形由西北電影公司石寄圃等攝製爲電影。開會期間軍警加崗戒備，蒙漢民衆圍觀，轟動全城。二十三日午傅作義及省府全體委員歡宴徐永昌及全體蒙委，沙王及全體蒙委定二十三日晚公宴徐永昌及綏各界。又二十三日下午綏境蒙政會，開提案審查委員會，出席委員潘王榮祥等九人，潘王召集審查，二十四日上午十時開全體委員首次會。

成立會之宣言

蒙政會二十三日發表成立宣言，文云：「綏境各盟旗，北控外蒙，南鄰晉陝，當茲陝北共黨企圖北竄打通國際路線，而外蒙赤化又時時活動之秋，以各盟旗地域之遼闊，居民之散漫，氈幕相距，動輒數十百里，移徙無定，稽査維艱，非就其固有組織，加以嚴密之聯絡，不足以防止赤色之宣傳，非使利害相同之各盟旗團結一致，加強力量，不足以阻遏共匪之侵擾。爲適應斯種需要，業經中央明令成立。本會仰承中央寄託之重，復受蒙衆擁護之誠，誓當本斯意旨，於睦隣防共方策之下，提高蒙民生活，發展蒙旗文化，以及一切經濟建設，藉圖增厚實力，向防共之目標努力邁進，用期勿負使命，鞏固邊防，謹此宣言」。

百靈廟之眞相

蒙政會保安科長雲繼先，民治科長蘇魯岱，教育處科長賈鴻珠，財委會科長任秉鈞，參事康濟民等，以德王東去，謠諑繁興，百靈廟方面，環境惡劣，乃於本月二十一日聯合職員百餘人，率同官兵千餘人，離百靈廟在廟南覓地集中，聽候中央及地方當局援助。二十五日雲繼先等有電致京軍政當局，報告離廟情形，誌原電如下：（銜略）繼先等服務百靈廟蒙政會，二年來矢勤供職，深願我蒙古在中央領導之下，服從德王，增民福利，乃自去冬德王東去不返，廟方環境日非，或謂西蘇尼特旗已組織軍政府，或謂德王委李守信爲軍政部長，或謂察北六縣改

年建號，謠諑繁多，莫衷一是，尤以消息隔絕，既無面晤申白之機會，又無從轉達下情，而會中負責者，一切均諱莫如深，甚至有危害生命。繼先等不得已遂率同官兵千餘人，並聯合職員百餘人，於二十一日離開百靈廟，在廟南覓地集合，聽候中央及地方當局之援助。茲特聲明如下：（一）繼先等均係南京北平各大學及軍事學校畢業之內蒙青年。（二）近因德王情況不明，且消息隔絕，感受生命危險而出走，在激於愛國熱忱及不背叛國家原則下，無所謂鬥爭，更無所謂叛變，當出走時，留廟之對方只十餘人，彼等對繼先等雖橫加非禮，但繼先等絕不報復，離廟時毫無驚擾，未取分文，經過地方，亦從嚴約束，秩序如常可反證繼先等之所爲，謂之避禍可，謂之愛國反正亦無不可。（三）綏境蒙政會已成立，舊蒙政會職權，當然限於察省之行政，區劃至屬明顯，繼先等西蒙青年爲多，不應再受舊蒙政會之指揮。故此次脫離，雖情非得已，然亦爲當然之處置，誠恐遠道傳聞失實或會方橫加誣陷，謹佈經過，尙希垂察。保安處科長雲繼先民治處科長蘇魯岱，教育處科長賈鴻珠，財政委員會科長任秉鈞，參事廳參事康濟民，率同仁暨官佐士兵千餘人同叩，徑。（二十五日）

日俄交涉畧有進展

日俄糾紛本週間形勢綏和，關於組織國境調查委員會，日本反對中立國參加一節，蘇俄方面現已不堅持，只主張須雙方委員人數相等。故俄滿邊境一時復趨於緩和。惟日本對滿洲方面軍事調動，仍積極進行，同時滿蒙邊境方面，嚴重形勢仍有增無減，依然爲各方所憂慮也。

囑向蘇俄答復。

廣田發致太田訓令

電通東京二十日電，前次太田駐俄大使與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會次長史托摩尼古夫會見時，該次長提議爲解決國境地方之紛爭，在當地由中立國加入，從事實地調查，講求適當之解決方法。關於此事，廣田外相與軍部當局協議結果，所得結論如下：（一）若允許第三國加入該事件，則事態反將複雜化，延緩解決該問題，且頗有陷於困難之危險。（一）現在滿國之地位於國際關係，實在特殊且極微妙之情態，故由事實觀之，實難尋覓適當之中立國。故廣田外相將於十九日，據以電訓太田駐俄大使

太田訪俄外次結果

據莫斯科塔斯社二十二日電：日本太田大使於二月二十一日訪副外委斯牦摩湼科夫，謂蘇聯政府建議調查一月三十日邊境糾紛之混合委員會，須有中立國代表參加，日本政府對此建議不能接受。斯氏答稱，蘇聯政府仍以委員會應有中立無關之代表參加爲宜，因如此更能顯示事實眞相，唯日方既以此爲不能接受，蘇聯政府對此雖有遺憾，唯爲和平計，仍願成全日本政府之願望，同意由蘇日「滿」代表組織混合委員會調查之。唯委員會之組織，須以對等爲原則，即蘇聯代表人數應與日「滿」代表人數相等。斯氏復稱，滿蒙邊境衝突日益頻繁，此又爲遠東和平之新威脅，蘇聯政府對此殊爲焦慮。斯氏復述及蒙古政府於滿洲里會議時所作建議，謂蘇聯政府自一九二一年以來，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維持友誼關係，迄今未替，故願蒙滿雙方亦設混合委員會，以防止並解決一切邊境糾紛，日大使允將此意轉達政府云。

俄方表明與蒙關係

據同盟社電云：太田大使與史拉莫尼谷史會見時，關於設置金廠溝事件之共同調查委員會，因俄方讓步，已圓滿解決。當會談時，太田大使力言外蒙與「滿國」開始國交，及確定外蒙國境之緊要。而俄方乃將蘇俄與外蒙之特殊關係，言明如下：（一）為解決滿蒙國境之紛爭，希望設立與金廠溝事件相同之共同調查委員會，若滿方無異議，則準備向外蒙方面斡旋。（二）蘇俄自一九二一年以來，即援助外蒙，惟蘇俄因保護其獨立，故有援助必要之義務，又此為暗示蘇俄今後之積極援助外，故日外務省尤注意。

英大使訪重光次官

英國駐日大使克萊武氏於十九日午後四時半至外務省，訪晤重光次官，關於最近日蘇問題之動向，打聽日本政府之真意。重光次官作答如下：日蘇兩國關係，最近則以滿蘇東部邊境問題為中心，彼此正在設法交涉，日本政府之對蘇根本方針，極力主張以解決懸案為第一義，由此以圖東部邊境及金廠溝事件之解決，倘蘇聯政府同意實地混合調查委員會，並承認確認東部邊境委員會，則其懸案之當可得到解決，而吾人確認兩國之關係，漸次亦可改善也云云。至關於中國問題及倫敦四國海軍會議之推移等項情形，彼此亦交換情報，該大使旋於五時半辭出。

國外

日本大選揭曉

日本議會之全國總選舉，於二十日午前七時開正式票，迄二十二日始告畢，結果

民政黨獲大勝

民政黨大勝，獲得絕對多數而為第一黨，一舉而推倒政友會。在野黨政友會陣營極為不振，鈴木總裁及各方有相當地位之人物，相繼落選者頗多。昭和會僅獲得二十名，社會大衆黨一躍而為十八名，為日本議會制度創始以來驚人之現象。政府因與黨民政黨之勝利，確信政局必能安定，如再糾合昭和會，國民同盟及中立等政府支持者，當能在衆議院獲得大多數，目下專心準備四月中旬召開之特別會議。茲將各派當選者席數記於下：民政黨二另五席，政友會一七四席，昭和會二〇席，國民同盟一五席，社會大衆黨一八席，其他各派九席，中立二五席，計四六六席，諸派之中，全國評議會一，全國水平社一，全國農民組合二，明倫會一，皇道會一，鄉軍同志會一，土佐農民組合一，友交會一。

岡田發表聲明

岡田首相，於總選舉後發表聲明，披瀝政府今後之抱負如下：此次總選舉得安然完畢，實深同慶，而此次政府所標榜之「選舉肅正」，大體能得良好成績，亦政府所頗滿足者此全在全體國民之自覺，政府惟有尊重若斯所表示之國民意志，一路向所信邁進，努力於國際關係之善處與伸展國力。特別議會務擬早日開會，其時提出追加預算及其他之重要法案，請求議會之協贊，而將政府所有之政策逐步移諸實行。

民政黨之會議

由一百二十六名一躍而達二百零五名之民政黨，對於町田商相川崎文相之兩閣員位置，當然無滿足之理，故向岡田首相須見機設法，或將提議改造內閣，亦未可知，此為今後政局之中心問題，至堪注目者。民政黨幹部二十二日夜集會，關於此項問題交換意見，結果認為值此嚴重時期，不得

不舉國一致而向克服時艱邁進，至於乘戰捷之餘勢以圖改造內閣，此種舉動在政黨信用上斷不可行，仍須竭力援助岡田首相，在町田商相統制下，益加鞏固而善處時局，對此意見已趨一致矣。

軍部表示意見

軍部方面現以總選結果，民政黨成為第一黨，而無產黨亦大形進展，可見國民對於刻下非常時局，希望舉國一致打破現像，企圖革新，故此種民情之表現，至堪重視。政府須尊重民意，決計改造內閣，將處於反對立場之政友與無產黨代表一律歡迎，組織真正舉國一致之協力內閣，以便應付內外之非常時局，而向國策實行邁進，川島陸相根據此項意見，將向岡田首相進言。

財界表示欣慰

財界對於總選舉之結果，當初認為無論政民何者獲勝，而由今日形勢上觀之，則財政經濟政策當不至發生激烈變化，故未甚注意。但尚有一部分人士認為如政友會勝利，財政政策或須發生若干變化，頗感不安。今則開票之結果，與黨佔絕對多數，可謂政局漸告安定。惟民政黨之大進展，則內閣改造問題亦有相當醞釀存乎其間，現內閣行將成為民政黨色彩，充分可以推想。但財政上既有高橋藏相之健在，於政策上當無任何變化，即關於十一年預算之實行，大致仍將堅持公債漸減之方針，而行使編制，是以金融界與產業界大致得以平靜，推移一般，對於高橋財政均與以絕對之維持。財界亦因此次政府方面勝利，故其安堵之色濃至厚。值此政界分野一新之機會，關於政府公約之各項政策，尤以國民生活之安定方策，希望積極使之實現，至於調整中日兩國邦交亦期待其盡量努力者也。

政友協議善後

政友會關於鈴木總裁落選問題之善後方策，現正由其幹部人員行使各種協議，第一項問題，須視鈴木總裁究竟有無因川口義久氏之辭讓而當選之意。關於此點，在總裁本身，其心境至為明朗，當然不得不甘受落選之事實。而第二項問題，為落選以後該黨之最高組織，應如何辦理，目下可否考慮其萬一方法，一氣決定繼任之總裁，或於鈴木總裁靜養時期中另設副總裁，使之代行黨務，或設立委員制度之最高機關，此三種辦法均在協議中。

俄法協定之爭論

俄法兩國締結互助協定，原為德日兩國所同抱疑懼，德國以切膚關係，則忌懼尤重，惟法國本身亦以顧忌歐洲周圍關係，故遲遲迄未批准。最近因法國國會又提出討論俄法協定之批准案，遂復引起不安之空氣。德國希特拉前週與英航空大臣倫敦達里舉行談話，關於阻礙法俄協定之成立及謀德法間關係和緩之事，已獲得融洽之結果，故現只守緘默，似對英有所期待。同時德義成立協定以資與俄法對抗之說，又復囂然塵上。總之：目前歐洲各國之關係，至為錯綜，而英國之外交政策亦實居於舉足重輕地位，故甚堪注意，茲將本週各方情形分述於次：

法國國會一場辯論

巴黎二十日 哈瓦斯電：本日眾院開會，繼續討論法俄互助條約批准案，獨立共產黨眾議員多里沃起立發言，對蘇俄政府與第三國際之雙重政策，指為具有危險性，嚴詞責斥，略謂法俄互助條約，恐將牽引法國投入戰爭渦漩，其結果則第三國際為醞釀革命計，或將與吾人中道仳離，而棄吾人如敝屣也。夫法國者，為民主之國家，其所採行之政策，以凡爾賽和約與集體安全制度為基幹。彼蘇維埃聯邦者，列寧肇建伊始，即以世

界革命號召於世，是爲一特殊之國家，且蘇聯政府與第三國際二而一者，雖名目殊異，而實權握於隻手之中，彼操縱此雙重政策者，深謀遠慮，實難令人測度。兩國政制背馳，國情不同，甲所企圖乃在破壞乙之社會制度，然則欲强令交通締訂如是之條約，如何可能，吾人實爲百思而不得其解也。多里沃嗣述德國元首希忒拉秉政以還，蘇俄政策變更之情形，謂蘇聯目國社主義爲蘇維埃制度之大敵，乃一反其從前外交陣容，轉而利用各帝國主義國家如法國與其他同盟各國對國社主義之嫌隙，以與德國相抗，彼蘇聯徒以歐戰之戰敗國改變政制之故，遂即自出於戰勝國之列，以排擊此戰敗國，此其計劃，實足以引起戰爭也云。

赫里歐爲協定辯護

多里沃發言之後，急進社會黨前黨魁赫里歐即起立，爲法俄互助條約辯護，氏發言謂關於集體安全制度，蘇俄所抱旨趣，與吾人初無二致，吾人對一國之外交政策，萬不能以內政之觀察爲憑，而輕下判斷。有法俄互助條約後，則法國對中歐方面所負之責任，當可稍予減輕，此固無可否認者也。且自蘇俄加入國聯後，該國代表對國聯一切事業靡不協力以赴，此其誠意爲余所深信，至法國則於仲裁安全與縮減軍備之主義，尤宜竭忠職守，始終不渝。赫嗣言法俄兩國民族應捐棄嫌隙，和諧無間，謂彼蘇俄者，地廣民衆，在智識方面，儘有發展之餘地，余忝爲法國革命之一，是以深望法俄兩大革命歸於和諧也。夫法俄互助條約對任何國家既無妨害，無所威脅，其締訂也，並未越出國聯範圍，而於羅迦諸公約之規定，亦相符合，吾人在中歐方面之責任，可因以稍紓，法俄兩大民族可因以接近，故余要求衆院諸君予以通過者云云。詞畢，衆院即宣布散會，二十五日繼續辯論。

義德之間交往頻繁

柏林二十一日哈瓦斯電：駐義德使哈塞爾曾於數日前返國，在加米區域謁見希忒拉，旋返任與義外次蘇維治相會，二十日又返柏林，相繼與希忒拉・紐拉特晤談多次，政界人士以爲義德兩國間必在進行重要談話因而大爲注意。且義德兩國對奧國問題意見素甚參商，在今茲談話中，奧國問題是否涉及，頗屬可疑。外交界人士相信，哈塞爾接洽之事，大致與法俄互助公約有關，緣在數日前德國外部對此項公約甚爲關切，以爲與羅迦諾公約不無抵觸之處。惟墨索里尼所持態度如何，不能不加探詢，故希忒拉欲由外交途徑探明眞相，是亦不無可能。此外關於德國擬在萊因河左岸，非武裝區域重行設防一項問題，德義兩國駐法大使前已一度接洽，希忒拉今欲確知義國關於此事之立場，亦屬可能，於以該義德兩國邦交，較之往年，當已較爲接近。外間幷傳德義兩國即將成立協定，按之德國方面消息，墨索里尼對義德兩國互相接近一舉，業已有所提議，但官方人士不願率直有所表示。

英空相談遊德觀感

倫敦二十一日哈瓦斯電：前航空大臣倫敦達里前赴德國，曾與德元首希忒拉・航空部長高林會談，現已返國，對報界發表談話謂：余此次赴德，未銜正式使命，凡余所至各處，德人無不表現對英友善之感，尤願與英法兩國敦

輯睦誼，余曾與高林會談數次，無不歡洽無間。並得參觀德國飛機場多處，曾與德元首希忒拉晤談兩小時，所談大都係政治問題，在若干點上，全與希忒拉意旨頗為脗合。至於德國陸空兩軍，則目前確甚強大。結論謂：欲由今日德國之情形，以預測未來時局之所屆，固匪易事。但希忒拉現方盡其力之所能，經之營之，不稍懈怠，務使具有六千五百萬人口之國家，措於郅治之域，以無悖於歷史之典範，與其所享之權利，此則吾人所當承認者也云。

英電傳德國之步驟

柏林二十二日路透電云：希忒拉對於德國對法俄互助協定，將來擬作何舉動，現守緘默態度。希氏茲已赴巴伐利亞巴中別墅休憩，德國政界對該協定當然至為關心，但一般人士咸以為德國關於此事之決議，將全由其元首主裁。在法國參院辯論該協定之結果未悉前，希氏擬取靜觀政策。如法國參院竟予核准，而對德國之憂慮，毫不作何讓步，則希氏或將取下列三項步驟之一：（一）派兵開入萊因河，不設軍備區域。（二）當衆宣布德國不再在法律上受萊因河區域不設軍備之約束，惟以為該區域中德國之政治力量現足保護一切，以待以國際條例解決此事。（三）向法國提出嚴重抗議，保留德國對此作最後決議之權。第一步驟似不致實現，蓋希氏不欲因此激怒世界之輿情，且因佔據萊因河區域，今已不成問題。德國軍事專家在該各區域內外，早有準備，可於二十四小時內佔據而保守之，此已有種種明證也。

義國暗示所持意見

羅馬二十二日哈瓦斯電：義國半官方面發言人對報界發表談話，謂：任何國際協定，萬不能捨義大利而成立，而義大利之於歐洲事件，亦絕不能置身局外，此由現狀觀察，固屬昭昭明甚也。夫各國欲以制裁手段擯棄義大利於歐洲團體之外，迫至需要義大利相助之時，尤其是關於多瑙河公約海軍協定以及洛迦諾公約三項問題，即係指義國職責所在，而强其合作，時烏可云云。據悉關于多瑙河流域諸國締結公約問題，月初巴黎談話之際，義政府曾非正式表示，謂任何協定苟無義大利參加，決無實現之望。惟對義制裁辦法一日有效，則義大利一日不能與實施諸國舉行談判。嗣外次蘇維治與奧外長華爾登尼格在法羅倫士城會晤，華氏曾謂多瑙河公約各項因素，多已具備訂立可能，務望義國一變其消極態度，以便利公約之實現，當時蘇維治即堅持上述主張，以答復華爾登尼格云。至關於海軍協定問題，此間半官方面均以為就參加海會之四强而觀，其於未來海軍協定最感關切者，原莫過英國，縱使締訂部份之協定，英國亦所切願，至外傳制裁辦法，苟不撤消或至少使義國獲得保證，則義國即不能簽署未來海軍協定，以担負任何約束。此說頃經半官方面加以否認矣。關于洛迦諾公約問題，半官式人士以為此本非目前新穎之問題，惟據法俄互助條約與洛迦諾公約牴觸之一端而言，則義德兩國意見夙有相同之點，據悉駐義德使哈塞爾前與蘇維治晤談後，即遄返柏林，以法俄條約與洛迦諾公約之關係，與該國元首希忒拉有所晤談，頃已事畢返抵任所矣。

西班牙之內閣更替

西班牙共和國自一九三一年成立以來，第三屆之國會選舉，於十七日開始選舉。結果左派各黨獲得全勝。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方就職之自由黨領袖伐拉達賴斯，不得不辭去總理職務，由聯合共和黨領袖阿沙那繼任，阿氏係前總理兼陸長，現年五十六，渠於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三年間任總理時，曾批准女子選舉權。阿柴那新內閣，內有七人隸左翼共和黨，餘二人為進步共和黨員，阿氏聲稱，新共和政府之第一工作，將為大赦政治犯，並使一九三四年十月，因革命而喪失位置之官員復職云。

新內閣之名單

阿柴那新內閣，各閣員名單如下：內閣總理阿柴那（前總理）陸軍部長馬斯凱萊將軍（前勸業內閣之陸軍部長），海軍部長齊羅爾（新任），司法部長拉那（前勸業內閣之財政部長），內務部長薩爾瓦多（新任），教育部長陶明果（前亞查那內閣之農業部長），財政部長佛蘭哥（新任），外交部長巴西亞（新任），公共工程部長基羅加（前亞查那內閣之內務部長），商務部長蒲伊拉農業部長巴奈斯（前亞查那內閣時代之教育部長），勞工部長賴摩斯（新任），按上列閣員，大多數係左派共和黨黨員。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起
至二十五年二月廿五日止

二月十九日　星期日

◇國府及全國各地舉行新運二週紀念大會

◇汪精衛啟程赴德療養。

◇新任巴西公使賴谷到京謁張外長。

二月二十日　星期四

◇國府頒布維持治安緊急辦法。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行政院令查禁平津學聯活動。

◇許世英謁蔣請訓。

◇巴西公使賴谷呈遞國書。

◇李滋羅斯到廣州。

◇綏蒙會籌備辦事處成立。

◇大阪兩次劇烈地震。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李滋羅斯訪問胡漢民。

◇津日駐屯軍司令多田到平視察。

◇日本總選舉揭曉民政黨獲勝。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王正廷訪胡漢民詳談。

◇許世英抵杭訪黃郛商談中日外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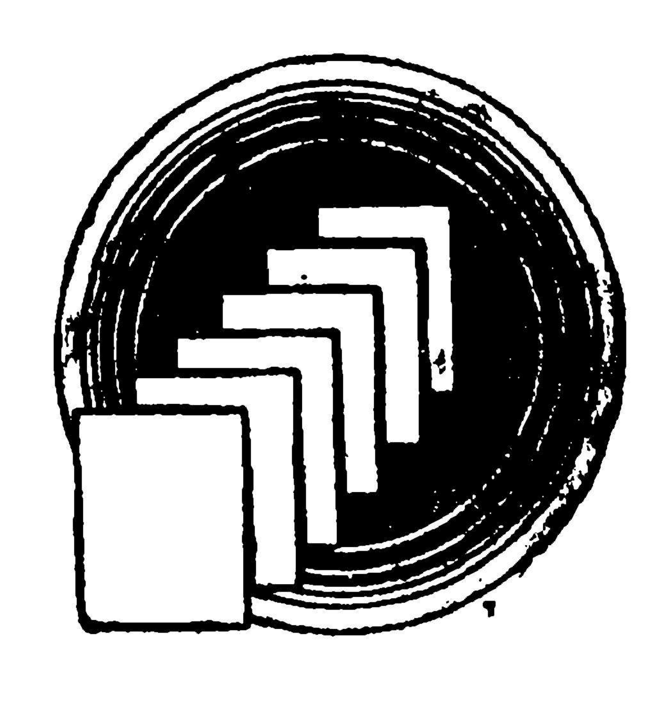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閻錫山在太原就綏蒙會指導長官職。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百靈廟政委會各科長率部電京，宣佈脫離德王，聽候命令。

◇財鐵兩部宣佈整理津浦路債辦法。



論評選輯

日俄形勢

日俄形勢，因外蒙與滿洲之邊界紛擾，半月以來，頗陷緊張，惟最近兩日又有緩和之象。此一大問題之解剖的透視，當為目前究心國際者之要圖。

日俄間之一張一弛，數年來司空見慣，其結果皆僅為一時之虛驚，故此次紛擾之起，論者又以往例推之，斷定其不至擴大，吾人亦然，實際上今又以緩和聞矣。雖然，世人有須注意者，則今日之形勢，與過去有不同之點在。

過去斷定日俄不至衝突之最有力論據，為蘇俄在建設期間之竭力避戰，絕對主守而不攻，同時又以其積極佈防足以力守也，因而斷定日本之亦不能輕於進攻。此種論點，數年來皆適用之。雖然，今日之事則稍異矣。吾人觀察蘇俄當局之心理，關於避戰之點，過去殆為絕對的，今則變為相對的。過去策略，為力求戰事之不來，至少亦望其緩發，愈緩愈善，今則不然。蓋其不取攻勢以速戰事之起也，雖同，而實已有隨時不辭一戰之決心，或者進而有同一不能避免則遲戰不如早戰之感想。是以過去數年之局部緊張，多屬於姿態上之問題，今則眞有一觸卽發之勢。此最近數日來日本方面轉取和緩態度之理由，同時可知日俄間眞有重大危機之存在矣。

蘇俄決心所以變更之原因，大抵有二，而西比利亞東部軍備完成不與焉。蓋單以軍備之點論，則設防愈固，有恃無恐，愈可沿襲避戰或緩戰之政策也。吾人揣想蘇俄對日之感覺焦燥，因於歐亞之兩種事實。其一，德國問題。蘇聯目中，德日同等，而德尤切要。德國今日，不惟精神上與俄不兩立，而自其重整軍備以來，事實上又漸成軍事的強國，此蘇俄所旦夕不能忘者。德國軍備，今尚在半完成時代，此一兩年內，其軍備實力將見遞增。故蘇聯國策，若德日之戰，皆不能免，則毋寧以早解決一方為有利。由此而論，則其近時對日表示之堅強，恐不止於姿勢之做作矣。蘇俄近時在歐洲外交上之活動，仍集中全力於制德，德日軍事協定之說甫傳，而有李特維諾夫訪問英法之事。蘇俄外交，今以國聯為樞紐。奔走於組織所謂平和集團，盟法親英，提攜諸小，其目的要為制德，今已大體奏効矣。此日者，西顧之憂既紓，故對日問題，或者利在於德國軍備完成之前解決之，此影響蘇俄決心之原因之一也。其二：則中國問題。蘇俄自九一八以來，其對日防備，專恃己力，中國如何，未甚置諸其計算之內。此無他，中國

軍事上無力，而外交上中蘇之間又疏遠無交涉，故蘇聯過去之對日軍事計劃，專爲自力的守勢計劃，不重視中國政府之態度也。惟數月以來，事實上有足使蘇俄焦燥者，則中國不惟失滿洲，且幾不能保華北，而內蒙尤其察哈爾之形勢，使外蒙及西比利亞，受重大影響。最近滿洲與外蒙之邊釁，雖震動一時，實則全非重要。日本對外蒙之眞正佈置，在張庫大道，並不在滿洲西境。張北六縣之被占，已占盡張庫間之形勢矣。蘇俄今日在戰略必要上，須力助外蒙之守禦，日俄鬥爭之焦點在此。近月來日本對外蒙之種種，皆爲對俄之測驗或探試；蘇俄過去以設防守土爲已足者，今則不容無爲而坐待，此亦日俄危機增進之一大原因也。

綜觀形勢，近時之緊，尙非眞緊，以日本認識問題重大故；然卽又趨緩，亦非眞緩，以問題全未解決故。吾人判斷，一方因國際形勢之變化。一方因日本對中國之步步深入，日俄危機，大勢上實愈逼愈近，近日之滿蒙邊釁，乃問題之小焉者也。其挽救之道，只有一端，卽日俄同尊重中國主權，勿侵犯其完整與獨立，中國領土，皆還中國，三國共同維持平和，而中國爲其緩衝，此輩固東洋平和惟一之坦途也。關於此點，在現階段中，日本責任尤重。蓋其最近對中國冀察兩省及對內蒙之政治的軍事的工作更阻礙中日國民之接近，復促進日俄之衝突，事實昭著，不待詳釋。誠以安定東亞爲志，當然宜就此反省。不然，求仁得仁，終非走上大戰之途不止，而其結局如何，恐有非軍事專家盡能豫測者矣。

（錄二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所望於許大使者

新任駐日大使許世英氏不日出國，擔任調整中日國交之重責，吾人於其行也，不能無所期望焉。許氏久歷宦海，以老練稱，曩者出秉國鈞，雖未必有所作爲，然以較諸歷代伴食閣揆者，固出人頭地。近年專心賑務，頗著賢勞，但與政治，似已脫離關係。邇者政府欲更新對日外交，特擢許氏爲駐日大使。許氏與外交，夙無因緣，際此中日外交正極重要時期，而許氏在外交界，可謂異軍突起，膺此重任，則舉世視線集中於許氏今後之手腕，洵爲理勢所必至。惟今日所謂中日外交問題，非日本首先促成外交一元化，則中國外交政策仍無實現之可能性。再進一步說，日本外交卽使一元化，而中日問題倘不依外交之途徑解決，則中國外交亦無發揮其能力之希望，是許氏能否於中日外交上有所貢獻，胥以日本態度爲斷。但當茲環境，吾人不宜先問對方如何，必先問我自己究當如何。我果有政策與手腕，或可促使對方改變態度，亦未可知，此吾人對於許氏所以不能不有一言，以當臨別贈言也。

論者或以許氏並非外交家，頗慮其未能擔當此重任。吾人則以爲今日我國具備外交家要件者，寥寥可數。在此人才極端缺乏之秋，則以許氏之經歷、未可卽爲未必勝任之斷定。吾人頗願援助許氏之成功，故舉其所自信者，以告許氏，或非徒勞，第一，我國外交官向以辦外交爲兩國政府間之交涉，除交涉以外，一切皆可不必過問。不知現代外交，乃以國民爲對象，國民相互諒解，乃邦交之眞正基礎。尤以日本國民對於我國，久爲其國內少數野心家所遮蔽，未能有正確之認識，故擔當對日外交之衝者，首當努力實現國民外交，務使日本國民之錯誤認識，爲之廓清，而後中日外交乃有根本調整之希望。吾人深知此種工作甚爲困難，但非從此點努力，中日必無外交之可言。歷來駐日外交官向少活動，無爲乃外交官之積習，與彼邦政府當局既鮮有

往來，與社會人士更無交際，雖有駐節多年，而茫然不能把握駐在國眞相者，此不足以完成外交使命，無待喋喋矣。吾人切望許氏於就任之後，首宜留心及此，彼邦社會人士，凡有聲望者，皆當從事聯絡，告以我國眞情，務使了解而已。如有機緣，不妨多作公開講演。凡日本報章對於我國紀載，無論任何種類，如有錯誤，立應爲之糾正，勿使流傳。國民間諒解倘有堅實基礎，政府間交涉自易順利進行。

第二，我國外交官因國勢積弱之故，每易發生畏縮退嬰心理，凡理所當爭，勢所必爭者，亦受此心理作用，而不敢辯難。吾人相信外交正爲弱國自衛之工具，唯弱國乃能發揮外交之微妙作用。倘弱國自行拋棄其有效之工具，則所恃以自存者，果安在乎？弱國外交，在積極方面，應據理力爭，保持國家人格。在消極方面，應堅守信義，不可貪圖小利。中日外交苟不能復返於合理狀態，一切自屬廢詞，如倘能以理爲解決糾紛之標準，則我所以自處之道，不外上述兩大原則。今日日本以征服者自居，我雖無力，然凡有理可爭者，我仍當奮鬥，勿稍退縮。我果能依理論辯，對方亦未必無所感動。過去對日談判，多偏於情實作用，有理不敢言，有責不敢問，我愈退而人愈進，我愈讓而人愈迫，此乃外交家誤國之由來，許氏不可不加以檢討也。

第三，我國使領館向無確實情報，不獨任使節者，無從貢獻正確意見於政府，而政府亦無從判斷外國之動向。純以主觀推測，隨時應付，其不誤事也幾希！若因經費困難，不能搜集正確情報，則宜請求政府設法增費，務求完備而後已，情報以翔實迅速爲主要條件，有可靠之情報，而後有可勝之外交。對日外交既爲我外交之重心問題，則集搜日本情報，雖需巨大經費，亦不容顧惜。吾人竊望許氏努力完成在日之情報組織，則其有造於國家，固不減於解決一二重大事件也。

上述三點，僅爲感想之片段，吾人所欲言者，自不止此。惟羅列許多不易貫澈之希望，於事無補，故姑以此三點，爲期望於許氏之最低程度，許氏果有自信力與實現信念，則數月之間，必有具體成績，以慰國人之望也。別矣許氏，爲國珍重！（錄二月十九日北平晨報）

再論學生問題

最近學生問題，頗有可慮之情形，凡關心教育者，莫不認爲有危機之潛伏，吾人日前於學潮感言文中已論之，茲再分兩點，貢其意見。

第一：所望於各級政府及學校當局者　仍本初衷，宜決心不論在任何情勢下，必保護學生，維持學校。對一切學潮，始終以單純的學生問題目之，勿使其政治化。國家辦教育，不能無紀律，而維持紀律，宜始終限於根據校章之普通手段，尤側重勸告戒飭，而不用懲罰。蓋察近時政治或教育之當局者，似注意一部分學生之政治的動機。教育部之政策，迄今甚爲穩健，惟今後若學校之紛擾不息，各地取締方法，恐有分歧，而偶一不愼，則牽一髮，動全身，頓時將成不可收拾之狀矣。近時情形，誠不保有爲特殊政治運動者之勢力，影響及於學校，而學生之中，亦誠不保有別具政治動機之人，惟此皆非主要之問題也。何則？國家今日之絕對需要，本在打破一切政治的歧異，而集一切有愛國意識之中國人於救亡建國惟一的旗幟之下。是則對於有任何傾向之政治的意識之人，原則上應一視同仁，政策上應消弭歧異。其人物，其主張，苟爲國民的，皆宜在設法合作之列。故政治的傾向或動機之問題，在今日嚴重局面下，應不成重大問題也。且審察政府政策，近月以來，本欲爲全國大同團結而努力。有力委員如馮玉祥氏

，在去多代表大會之時，即有大赦政治犯之提案，數星期前，本報亦會略記之。而此種主張，並非個人意見，行將成爲具體的實際問題。此無他，國家絕對需要其愛國的分子合作，而此需要已久爲一般所認識故也。夫過去政治犯若可不究，則並無觸犯國法事實之學生，縱意見偏頗，感情衝動，自當然在優容之列。政府機關所宜注意者，惟在如何杜其潰決，以防範爲保護而已。吾人身居平津，對於華北教育之前途，尤爲繫念。特望此間之官廳及學校當局者，對學生界，仍貫澈其保護維持之初衷，不爲局部事實，動其信念。凡學潮之觸犯紀律者，始終以校章解決之。同時對大多數學生，務盡誠恒指導之能事，吾人服膺誠能動人之說，以爲果秉至誠以勸導，未有不生效者，最要在獎勵學生，精研國事，當局者務設法使學生多知時事，並鼓舞其希望。吾深信在中國人自救之大纛之下，一切感情思想之歧異，終可融化而爲一體也。

第二：所望於學生及指導學生者　近月以來之學生運動，皆團體行動，團體必有組織，組織必有指導者。吾人感覺此等指導者之責任，特別重大，而願盡數言。蓋吾人局外觀察，以爲最近如平津學校之若干事實，甚爲可慮。如北平高中之事，如北大壓迫赴京代表之事，即皆非增進學生救國運動信仰之道也。學生界首宜以兩點取得信仰。其一，凡行動皆紀律的。其二，勿於學生內部，自啟紛擾。蓋須使社會信仰學生界之行動，單純而統一，誠摯而正大，不貽反對者以口實，是也。學生界之指導者，須對國事爲客觀的詳細研究，須隨時知國事在如何階段，有如何前途。本此以認識學生救國運動在現階段中有如何意義，是何種使命，然後以審慎決定其步驟。由此而論，吾人頗疑學生界指導者之認識，不甚明確，因而其方法步驟，不盡妥當。簡言之，吾人以爲欲使學生運動收救國之效果，其對於社會，須以紀律的行爲，招致同情，以收感化誘導之效，不可急燥從事，致有時陷於無紀律及偏狹之途。吾人以爲國事前途，甚遼遠而重大，其間之曲折起伏尚無窮，國家各方面之需要鍛鍊者正無限。學生界宜注意於鍛鍊自己，以感格社會，此爲其最大之使命。倘以爲學生界本身，在目前局面下，即可如何盡實際的職分，因而或以爲訴諸直接行動，即可漸達一種政治的目的，此殆陷於主觀的錯覺者也。最近國難非常教育之研究甚盛，此學生運動之正文。今後宜專力促進政府及學校當局解決此問題，而學生大衆，在國事現階段下，宜團結內部，統一意志，以埋頭鍛鍊，從事於此，此外凡足以妨礙學業或招致紛擾之事，皆力避之，此似爲目前最亟之務也。至於學生內部，最宜注意者，首在尚紀律而尊自由。少數刼持多數，或多數壓迫少數，皆非健全之現象。吾人希望全國青年，以親愛之感情，秉自由之意志，以一致團結，爲紀律的組織的生活，而不願見學生界本身有用威力起紛擾之事故也。

屬稿至此，知北平清華大學全體教授，因學生請求免考而辭職。清華爲最高學府，考試乃學生本分。救國運動，須以不礙學業爲限，否則將失同情，且勢不可久。吾人切盼清華學生爲全國示範，昨日之事，宜依教授會之正當主張而妥善解決也。

（錄二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美國對外政策之檢討

美國在經濟，政治，軍備各方面，實與英國日本蘇聯同爲世界四大强國之一，對於世界政局頗有舉足輕重之勢，尤其當目前歐洲政局

因義德勢力之伸長而感動搖，遠東政局因日蘇之對抗而呈不安狀況之際，美國之對何方作左右袒，在國際政局上更有重大之意義。故美國現今對外政策如何之檢討至爲重要，國人對此問題亦甚關心。然不幸在表面上美國之最近對外政策却極其光怪陸離，有充滿矛盾，難於捉摸其動向之致。吾人於此，乃更感覺必須於表面矛盾之中，尋出其主要動向，以供國人之參考。

如照通說，一國之對外政策可分經濟，政治及軍備三方面，則據最近之各種事實以觀，美國之對外政策實含有兩種大矛盾：第一爲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對外政治政策及對外軍備政策等等本身中之矛盾。第二爲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對外政治政策及對外軍備政策等等間之矛盾。吾人且先考察第一種矛盾。美國在對外經濟政策上，一方面正努力維持其利己損人，唯我獨尊的政策，如提高銀價，高築關稅牆壁，減低外匯，施行傾銷等政策，一方面却恒以國際通貨會議之必要爲言，在野論客且有極力主張國際市場公開及世界資源重分配論者，此已可謂爲怪事。至於美國對外政治政策，則更有矛盾不可思議者：如贊成國聯和平主義及集體安全主義，而並不加入國聯或與國聯合作，甚或如最近汎美會議之提議，竟使人疑其將拆國聯之臺；如反對義大利之侵犯亞比西尼亞而並不實行禁止煤油運義；如抗議日本之大陸政策，並主張維持遠東門戶開放政策，同時又稱『遠東方面若干國家與極困難問題奮鬥，美國自不阻礙彼等正當之解決辦法』（國務副卿斐利浦斯演說，見十七日本報第四版），等等，蓋其著者。美國之對外軍備政策亦復自相矛盾：如一方面聲明美國只求防禦力之充實，甚至因此使菲律賓獨立，而另一方面却堅決主張具有遠洋航海攻擊性之三萬五千噸主力艦型，且不惜因此而與日本及法國齟齬，即其明例。凡此種種矛盾，除謂其中一部分出於美國式之外交姿態外，殆無解釋之法。

第一種矛盾猶可諉爲一種外交姿態，至如第二種矛盾，即對外經濟政策，對外政治政策及對外軍備政策間之矛盾，則乍觀之，殊覺令人啞然自失。蓋捨去外交姿態而從全體考察之，上述種種美國經濟政策實帶有積極性，尤其美國最近對於中國幣制改革之援助（此事當然值得中國國民認識）及煤油並軍需品之對義維持輸出，顯然表示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仍爲乘機進展；而美國種種對外政治政策，如前所述，表面雖大唱高調，實則非常消極——此已不能不謂爲奇詭。如更觀美國最近之積極擴張軍備，尤其擴張帶有攻擊性之主力艦及耐遠飛行機，尤使人覺對外軍備政策與對外政治政策之間，太不相稱，凡此種種，又當如何解釋？

依吾人觀之，美國之各種對外政策之間，在表面上雖似覺矛盾，即經濟政策之相當積極性，政治政策之極端消極性及軍備政策之最大積極性三者之間，雖似不能相容；然若就其內部的有機關聯言之，實同屬於事實之必然，而爲整個對外政策之異方面的表現。蓋如吾人所常述，美國國民經濟，比諸前數年，實已走上景氣恢復之路，在勢不能不循照經濟學之公例，積極向外發展，而在事實上，美國之軍備却較其國際經濟上之競爭國爲弱，尚不能達以武力擁護經濟積極發展之實，故美國之政治政策乃不能不故示消極，以避目前之對外政治糾紛，同時又不能不最大積極的擴張軍備尤其攻擊的軍備，以備他日在國際經濟上之稱霸，及在國際政治上之雄飛。如吾人所見不差，則今日之美國殆非長久甘心雌伏者，故此時殊不必因美國之不實際出而過問世界政局，而斷定其將來依然，然若就吾國之事而論，則宜始終認定當由吾國人自力了之，不可望助於環境，是則美國對外政治政策之消極，或積極，吾國人又無庸縈心矣。（錄二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商山四皓之考索

曾士莪

四皓之名。見於法言，漢書，樂書。多有不同。古書亦嘗辨之。予按漢刻四皓神上。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甪里先生。考高士傳云。四皓者，甪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東園公，姓轅，名秉，字宣明。見秦坑黜儒術。乃逃入商洛山。作採芝之操。皇甫先生博稽羣書。宜其攷證足徵矣。然亦有誤。予謹逐一考釋如次。

園公名姓。見於陳留志。所謂園公名秉字宣明是也。考陳留風俗記，乃圈稱撰。蓋圈姓爲楚鬻熊之後。至秦博士逃難。始改姓園。以嘗居園中。故謂之園公。

綺里季，姓吳名實。字子素。予按蔡昇震澤編。先賢之遺蹟有八。其一曰綺里。在上眞宮西四里。綺里季隱居於此。後同諸人隱於商洛山。高士傳所謂姓朱名暉者誤。朱文季乃漢中葉時人。與張堪同肄業太學。暉歷遷至臨淮守。百姓歌曰。强直自遂。南陽朱季。安可列之四皓中乎。

夏黃公，姓崔名廣。廣廓字義相同。齊人。因隱於夏里。故稱夏黃公。

甪里先生周述。亦作術。河內人。太伯之後。京師（指長安）亦號曰霸上先生。又按吳俗紀云。先生吳人。姓周氏。今太湖中有祿里村。甪頭寨。卽先生逃秦聘之地。云云。予考古字祿甪通用。故樂書作祿。鄭康成於禮書甪皆作祿也。後甪里先生子孫。亦有以甪爲姓者。故漢時後有甪若溪者，是也。

至其采芝歌全文云。「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玄音高古。若出金石。但此歌係四皓公共之作品乎。抑或一人之作品乎。以吳俗紀考之。此歌乃甪里先生作。綺里甪里。避秦之亂。先後隱於吳。迄漢興。四人同至商雒。吳梅村偕穆苑先等游石公山諸勝詩。有句云。當年綺里季。卜居採薇蕨。皓首走漢廷。恨未與世絕。若隨黤歲去。此處攬藤葛。子房知難致。欲薦且捫舌。讀是詩。可知當時四皓之蹤跡矣。

後賢引用前代隱逸。往往追述四皓故實。形之詩歌。如杜詩云。黃綺終辭漢。陶詩云。黃綺之南山。又云且當從黃綺。陸放翁歲暮感懷詩。所以山中人。至今笑園綺。又縱筆詩。平生笑園綺。老躡帝城塵。又短歌云。古來賢達晚多謬。千載遺笑綺與園。而王逸少亦有倘想黃綺帖。是昔賢大都以園綺黃綺幷稱。惟宋王元之（禹偁）在汝日。以詩寄畢文簡（士安）有句云。未必頸如檇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用事本無誤。乃畢公反謂綺里季夏，當爲一人。黃公，則別一人也。於是元之遂改此句。後人多以文簡之言爲據。謂四皓有綺里季夏者。未免積非成是矣。是不可以不辯。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戲賦黃山螢石　疑盦

伊昔竇子明。煮石光沸天。入山一去不復返。世間萬口稱其仙。我來拾石得半掬。持以煑石輕可燃。當風揚之萬螢翻。厥光熊熊名副焉。彼煑石者言不謾。我當扶壅升天關。未知天上復何似。儻可怖畏重來還。

謝陸匡文惠布研橘茶　鶴亭

縫君潮州家機之布。素試君端州老坑之石。華懷君金山賈客之新橘。煮君武夷觀音之苦茶。茶清破睡不用酒。橘香搓手還勝花。研良洮歙合退避。布光湘贛無能加。細君量體理刀尺。雛孫得食紛笑譁。老來不知有許事。但左持杯右作字。

奉和纕蘅貴陽九日東山之作元韻　叔海

久枉黔中重九句。飛書空自羨枚皋。惠心雅興難兼有。政績詩名許並高。勝境定知多眺覽。窮閻何幸少呼號。獨憐皓首金臺客。病起依然氣尚豪。

愓安以鄭子尹先生遺象屬題　纕蘅

服公雖久拜公遲。畫裏依稀見秀眉。春海名高殊奧博。雪鴻才美遜雄奇。（明貴陽謝君采先生三秀著雪鴻堂詩集）西南直以經師重。文獻寧能故里私。（余商愓安將公書畫遺墨乞涵芬樓精印行世）子午山前梅滿谷。下車尙擬及花期。（先生墓在遵義子午山種梅甚多詩中數及之余既令邑宰脩葺先生墓廬將於明春行縣紓道往謁）

夢翠微寄梅生北雲蟄雲君坦　釋堪

翠微勝絕碧雲堆。策蹇頻年不計回。一水拊城三道闇。亂松壓壠四平台。夢中赭葉依巖靜。秋後娟花夾澗開。故侶羈居相憶否。北風淒厲雁聲哀。

奉和纕蘅九日詩　子言

君行萬里滯巖疆。疊嶂連雲道路長。虛白室中看太白。貴陽郭外作重陽。弦歌比戶文翁化。倉廩沿村管子方。願拾遺篇振衰廢。發端興義景公鄉。（前清同治季年興義景劍泉閣學其濬督學吾皖先從叔介堂茂才出其門下景公旋京遂卒前詩散佚不傳近人刊黔詩亦未之及）

重遊棲霞賦眎旣離　仲恂

推排誰遣吾儕老。賫力復興躋上方。着意素風欹帽影。愆期紅葉負秋光。虛亭好放寥天鶴。曲室閑支舊夢床。萬碧甃鱗千玉佛。南朝巒壑不尋常。

纕蘅寄示九日遊貴筑東山之作次韻奉酬　蓴鷗

今歲重陽信寂寥。無多唫侶集江皋。雞鳴佳會已難繼。牛首相望空自高。（是日遊牛首禁衞森嚴未得登高）一叟遙臨如鶴健。萬山深處聽猿號。整間闓道牂牁長。匹馬郊坰興倍豪。

纕蘅先生攝行貴州省政賦贈　蔬農

秉節來吾土。紅羊換刼時。詩書饒治理。文武屬兼資。衆醉醒猶早。魔狂靖未遲。旋頭兵氣戢。危局費撐持。巖穴勤搜采。賢良入網羅。時如元結少。人畫放翁多。風鶴驚能定。雲龍願不磨。盼公留水鑑。高誼照牂牁。

疑盦以樊榭宋詩紀事手稾屬題　山腴

滿目臨安宋故宮。題詩曾徧浙西東。（徵君有南宋紀事詩）搜羅更自關文獻。七百年前計有功。

賸稾叢殘十卷多。朱闌不損蠹香和。試開緗袠尋脂暈。可有纖纖月上螺。

雙栖舊隱記南湖。好事殷勤補作圖。遙想牙籤荒栗主。棠梨麥飯到今無。

玉胡蝶（殘秋重過後湖）　瞿庵

雨過半湖新霽。殘霞掩映。壞堞高低。棹轉蘋風。涼氣乍透練衣。暮烟長。采菱歌重。秋意老。打槳人稀。最淒迷。亂鴉衰柳。如入青谿。　當時。幾曾辜負。水天閒話。金粉佳期。一臥吳山。錦城絲管已全非。指十里叢蘆漸白。怕再來霜葉添緋。叩舷歸。淡雲籠月。獨上平堤。

惜紅衣 別莫愁湖十年矣重來光景淒異歸途漫賦 鐵尊

柳老眠煙荷彫畏日絢秋無力暗引離愁湖光幻淒碧歸來燕子渾未信華年如客孤寂霜訊冷楓怯空林棲息
驚塵遠陌催唱陽關杯盤又狼藉雲涯望斷故國渺南北後約水仙祠下一去幾時重歷夢纔舟江上應識六朝山色

十月二十八日游靈巖觀韓蘄王碑午飯木瀆遂登天平山看紅葉二首 衆異

靈巖吾昔游屈指歲已更再來試山屐孤嘯答霜磬館娃渺何許佛火幾衰盛當前一湖碧舊是西施鏡夫差不料敵教戰徒有令如聞作豪語越兵小而輕廢興一轉眼史跡焉用評何如陸士瑤捨宅事清淨韓王好身手晚節類禪定豐碑峙山麓過者知起敬懷賢更坊俗護碑見歌詠敢告今牧民先人善爲政（先退庵公官江蘇時親至靈巖修韓蘄王墓並爲護碑賦詩繪圖紀其事）

日午木瀆飯飣坐紛魚鰕飢腸易爲飽轉歎吳民奢言尋天平山竹輿聲咿啞報以十里夢既至不覺遐十月已向殘風定樹不譁紅葉尚我待餉客千株霞霜力有淺深醉面分等差山僧亦隨緣壞色風袈裟人生被眼瞞何止如霧花秋林豈干卿還以詩相誇一適了今日歸路隨棲鴉回看樹如薺萬笏爭杈枒

得翼羣漢上書言將從杭州遊雁蕩却寄 鶴亭

迢遞江東一紙書上言已食武昌魚便尋天竺過鶯脰想得山靈候鹿車（蒼齡夫人偕行）雁蕩六年吾不到龍湫雙瀑近何如永嘉父老多相識爲報荷衣負遂初

奉和纕蘅九日元均 借子

暫遺啼烏破寂寥（荊公九日詩城上啼烏破寂寥）去年紅葉又東皋世無桓景誰能免刼比須彌不厭高（精東楓所族之句尚縣在廊壁也）且把茱萸慰雙鬢每聞鴻鴈作長號思君置酒牂坰里座有元龍興自豪

九日陪石遺丈游靈谷寺 釋堪

年年高會重陽節作賦翻嫌此日多一叟龐眉如鶴健四山醉葉照顏酡寶公布帽獨龍阜葛相綸巾駐

馬坡等是千秋形勝地樹王腰玉意云何」

奉酬纕蘅九日東山之作元均 佩秋

南裔牂牁古冢寥紅崖蟠扁闕靈皋遠誇流寓王楊美近數先民莫鄭高九肋每傳龜鼈甲一鳴漸化蚓螢號使君好續黔書志飾治儒宗故自豪

搜玉探珠意夐寥羣推相駿九方皋英才吳會詞華麗諸老河汾格調高錦繡文章歸虎視晦冥風雨入雞號鳴騶又遍頭蘭國采香輶軒更足豪

石遺老人答詩猥以吾家飛卿相比漫賦一首寄答 丹銘

遠比吾宗詎敢期文人無行史輕嗤（史載飛卿所落行皆令狐綯所詬）春華恨少追唐調秋氣常多近宋詩海內幾（余有文錄之）家成派別眼中同輩各參差少陵餘事差堪解賡和休嫌識面遲

乙亥重九前一日蒓漚招同醇士秋岳釋堪伉儷遊牛首飯於祖堂歸途得四絕句 石遺

棲霞牛首春秋好鴻鵠家雞對未工（玉梅花下有一聯對句云秋棲霞春牛首春秋佳日任遨遊出句用東彩石西鷄鳴云似未工余爲易云西虎踞東龍蟠東西雄風各形勝云）何似用他諸葛語龍蟠虎踞各爭雄

坡老已仙邠老去羌無秋雨與霜風易安詞句天然在盡日濃雲薄霧中（是日四山皆霧）

鳥工去後又龍工牛首微濛細雨中我欲喚爲醒酒雨龍媒過盡鳥呼風（在祖堂薄醉得沾衣雨而爽然）

十分秋葉二分紅細竹疏疏密密中竹徑穿餘接松徑更穿竹徑百千叢

自獅林冒雨止宿松谷菴 默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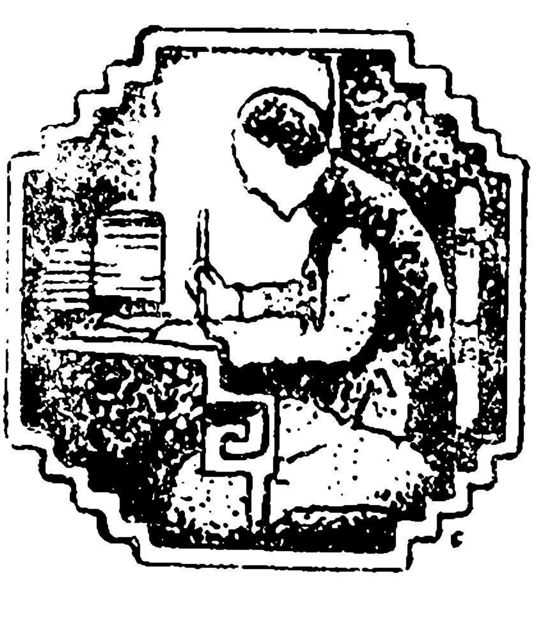
我來幽谷恣奇攀選勝寧辭歷百艱流水千迴松萬壑天風餘韻散人間

綠天新沐鳥聲愍空盡春秋翡翠潭（谷底有翡翠池水深碧冷光徹躋自古罕人跡仙境也）卅里泉魂呼欲起一襟山雨夢松庵

惜紅衣 瞿庵

（越溪山住與田畯往還柯野適之趣歸賦此解）

斷浦霞飛長隄樹隔浣花新宅夢穩尊鄉招來布衣客雕菰下酒拚醉向闌干歌拍今夕風露小亭獨常娥深匿金門只尺回望神京緜邈寸心積湔褭舊路路窄四山黑冷落采香前事不記舞盤消息待共攜鷗鷺斟酌石湖秋色



隨筆

凌霄一士

光緒十六年曾紀澤卒後，李鴻章復曾國荃書有云：

劼侯易名蒙賜惠敏二字，勤施無私，才猷不滯，體用兼備，足稱平生。國朝臣工，自潘補堂外，聯用此二者尙無第二人也。子產之善鄰有詞，伯業之長大好學，千秋論定，一節已傳，況於弭兵息民之大功，臨機制變之深略哉？前在都門，頗得深語，於世俗謬悠之口，忌者排擠之情，藉悉阻巇，極爲抑鬱，故疏語聯語，俱本此意發舒，使知才難，一中公論，並荷激賞，感喟何窮。湘中卜葬，尙未有期，滬上暫作停頓，以待秋涼，最爲妥當。侯夫人重以愛女之悲，不無摧損，近知調理已就順平，日前道出津門，誼同一家，分應照料，重勞獎飾，彌增悚仄。令姪孫女深可惋惜，至此無可復言，業經電諭令姪輩速往料理後事，將護靈里；望釋廑懷。

又復倪文蔚書有云：

劼侯忽逝，失一洋務人才。年來亦頗不得意，既爲同官所排，又不得當路之助，鬱鬱殗殗，齎志以終；文正後人，驟難有繼起者矣。昨具疏略爲表揚，既抒故府之哀思，亦折時人之空論耳。

稱惜之外，兼言其遭排擠而抑鬱以終。所謂同官所排，當有所指。嘗見張蔭桓（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人手札有云：『署中各事，徐筱翁主之，念可藏拙。劼侯每日與之水火，至憤鬱以終。念此中空洞，隨遇安之而已。』（蔭桓別號「念初」。）深不滿於徐用儀（字筱雲）或卽鴻章所指耶？至所謂「世俗謬悠之口」

「時人之空論」，亦見紀澤以通「洋務」講西學見嫉當時之概。鴻章姪婦爲紀澤長女，復國荃書中，「誼同一家」句，于式枚擬稿本作「至親誼同一家」，鴻章刪「至親」二字，蓋謂曾李關係之深，非藉聯姻始然耳。紀澤謚惠敏之前，惟乾隆朝福建巡撫潘思榘謚敏惠。是年國荃繼逝，鴻章復王文韶書有云：

曾忠襄猝以微疾告終，撫事感時，可勝哀惋。飾終之典與文正同符，朝廷眷念舊勳，可謂至優極渥。初意此席較量資望，無以易堯，九牧論才，同深屬望。旋聞特起峴帥，自爲湘部防維。南北兩洋，提衡相倚，比來忽逾廿載，南中頓易數人。文肅文襄，並是故知，公義交情，亦云不負；至論同時之久，相得之深，七載如新，纖毫無間，則忠襄盛德，尤過羣公。舉目遂無此人，拊膺可爲太息。循繹來示，彌嘆鄙磬之同心也。

於國荃尤特示推服，和衷可見。謂劉坤一之再起督兩江，「自爲湘部防維」，良然。坤一此次重任江督，至光緒二十八年卒官，與同時之直督李鴻章鄂督張之洞並稱久於其任之三總督焉。

坤一前於光緒七年解江督任，爲被劾而由彭玉麟查覆之結果。玉麟於原參各欵，頗爲辨解，惟云：

劉坤一稟質素弱，前在廣東時奏懇終養，未蒙俞允；時會艱難，受恩深重，遂不敢復上乞退之章。上年與臣察看圖山關形勢及各礮臺操演水陸兵勇，並出洋一次，終日登山陟險，步履尙健于臣，惟難耐勞，勞則疲倦，精神稍不如前。兩江地大政殷，愼海疆之重防，全該督之晚節，出自逾格鴻施，微臣不敢妄請。

於是坤一解任，而玉麟奉署理斯職之命。玉麟上疏力辭，左宗棠乃由軍機大臣出督；國荃則於光緒十年繼宗棠之任也。而玉麟疏辭時，即曾附片密保國荃，謂：

現在兩江總督以辦理洋務爲最要，亦以辦理洋務爲最難。就臣所知，惟現授陝甘督臣曾國荃，堅忍耐勞苦，沈毅有智略。昔歲圍攻金陵，英法兩國人皆謂非用洋兵不能成功，曾國荃獨率湘軍攻克堅城，不假西洋一卒之力，洋人至今讋服。臣往來長江十餘年，習聞兩江士民稱曾國荃之勳

，而戴其慈惠，感激猶在人心。曾國荃繫心君國，感奮圖報之念，亦實始終不渝，徒以體氣虛弱，最畏風寒，又因兩子相繼病歿，憂鬱成疾，若令處東南溫煖之地，水土相合必當盡心效職，不至畏難自沮。臣與曾國荃共事日久，察其議論見識，高出一時，上年籌辦山海關海防，與直隸督臣李鴻章，遇事推求，和衷商搉，於洋務亦甚熟習。臣為任事需才起見，既知之有素，不敢不據實附片密陳，伏候聖慈採擇。

足見與國荃之相得：（迨聞朝命畀宗棠，與郭崑燾書有云：『以左湘陰相國肩此一席，實兩江三吳億萬生靈之幸。』則又見對宗棠之推許；特宗棠以大學士直樞廷，自非玉麟所能奏請外簡耳。）然曩者玉麟固嘗惡國荃也。曾國藩復玉麟書有云：

疊接手書六件，敬悉種種；國藩亦有無數事件，急欲熟商。柳壽田曾充敝處戈什哈，親兵營之立，柳壽田及各哨官，皆係鄙人自放。鄙人現尚有兼轄水師之責，乃昨撤柳壽田之委，閣下竟不令其卸事一日，離營一日，亦不許其來金陵一行，僅借成發翔兼管之名，俾柳壽田任事如常。此等舉動，若他人以施之閣下，閣下能受之乎？閣下於十一年冬間及此次，皆勸鄙人大義滅親。舍弟并無管蔡叛逆之迹，不知何以應誅；不知舍弟何處開罪，閣下憾之若是。來示謂國藩將兵則紊亂，鄙人在軍十年，自問聲噴不至於此。舍弟之賢否，吉中營之好歹，鄙心亦自涇渭分明，亦自能訪察。外間之議論，痛詆吉中營者，閣下為最；此外官紳商民，水陸各軍，有貶吉中者，亦有褒吉中者。若如閣下之所詆，則安慶金陵之紳民必痛憾吉中營入骨髓矣。柳壽田明知閣下與舍弟積不相能，而故重責割耳，謂非有意挑釁，其誰信之？吉中之勇，既有所挾以凌人，而反不說出營名，露出號補，直待打斃割耳，始行滿出吉中二字，又誰信之？

此書蓋作於同治三年十月間，時國荃已解兵回湘矣。玉麟因與國荃不睦，對國藩亦幾有凶終隙末之勢，一時齟齬形於事實焉。至是知國荃不願赴陝甘總督之任，特為密請量移，甚加贊揚，蓋意氣早平，重歸於好矣。（國荃對於甘督之命終以病辭。）至其自辭江督疏，係謂：

茲又欽奉恩命，署理兩江總督並通商大臣，以臣愚戇，再

四忖度，有不能不披瀝上陳仰瀆聖聽者。伏查天下各直省者，惟兩江地大政殷，素稱煩劇，加以籌辦洋務，較曩時尤爲難治，以曾國藩沈葆楨之才力，勵精圖治，尙形支絀。臣久病之軀，特以受恩深重，不敢稍偷安逸，勉力從公。年來巡閱長江，心血久虧，思慮不及，掛一漏萬，內疚方深，豈能復當兩江並通商大臣鉅任？此不敢受命者一也。臣秉性淡泊，不善理財。查兩江總督以籌畫餉糈充儲國課爲第一要務，若臣任之，必致餉絀課虧，上誤朝廷，下誤蒼生。此不敢受命者二也。臣迂拙戇直，但願用夏變夷，不敢用夷變夏。查通商大臣時與外洋交涉，臣不諳夷務，不習夷情，遇事每與該夷人忤，彼族又視臣爲怪物，不合時宜，彼此成見在胸，任之必多決裂。萬一或生釁隙，深慮貽患將來。此不敢受命者三也。臣昔年力辭兵部侍郎，今以侍郎較總督，其責任輕重以及治事難易，相別天淵，臣才力不足任兵部侍郎，豈轉足任兩江總督？既變易乎初心，恐貽譏於物議。此不敢受命者四也。臣昔年督率水師剿賊，身膺前敵，右手足三次受重傷，五十歲後遂頻時咯血，又以水師素來清苦，臣幕無朋友，公私事件，係臣一手經理，心血愈加耗散，神智不時昏眊，遇事每不知所裁。去秋奉諭籌辦海防，不時出海奔波，其咯血心忡氣逆及筋骨疼痛等證，較昔更甚，精力因之更甚，精力因之愈衰。兩江督臣劉坤一年小於臣一紀，其步履精神尙健於臣，言者且責以精力難勝，臣年近七十，古宜致仕，心血精神，更遜於劉坤一，雖署任爲日無多，而在任一日，即有一日之事，實非病軀所能嘗試。此不敢受命者五也。

玉麟性剛卞，不願服官，屢辭疆寄，或疑其矯，然實善藏其短得自處之道，徒以高尙稱之者，亦未爲深知也。

日大使有田略歷

新任駐華大使有田八郎之經歷如下：有田於明治四十二年畢業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後即入外務省任駐奉天副領事，其後歷任領事，外務事務官，公使館一等書記官，並大使館一等書記官。總領事等職，駐芝加哥，沃太華。火奴魯魯。暹羅等地方，其任駐華盛頓大使館一等書記官時，以日本代表團書記長資格出席華盛頓軍縮會議，其後充任駐天津副領事。駐德公使，亞細亞局長，及駐匍牙利特命全權大使，迨至昭和七年五月，就任外務次官，八年任駐比利時大使，去年底奉外相命令回國，本年二月七日被任駐華大使。

文藝

老王

白秋

這天氣真够壞了，真够壞了。早晨就那麼陰黯，太陽似有似無的露出一個模糊的輪廓，隱隱藏藏的像是怕惹起人間的注意；而且顯得疲困，慵懶悶鬱。看看日子，還只是四月六號。到月底會不會有個明明朗朗的晴天？眞是「天知道。」

郵局職員老王的婦人同他那小孩子都穿着新蒙上白布的鞋，走進了這小小的市鎭上僅有的一所郵局來。

局裏原有幾位當地人，認識婦人，且同這婦人一桌玩過牌，他們一見到那婦人進來，就斷定是同事老王嚥氣了。起初大家臉上都稍稍的驚懼，繼而才像撤下帳子似的，每個人把臉沉下來；爬在地下，和進來的人交換的叩了幾個頭，共同表示出無限的感傷神氣。

『他爸爸到底過去了，』老王的老婆微弱的嘆息，閃爍的睛眼低視着。

『唉！扶持了病，扶持不了命啊！』一個人同情說着。兎死狐悲，大家都像有很多的淚水，需要淌出。大家望望，似乎因為喪家不哭，也就忍住了。

這件事向局長報告以後，那婦人退下來幾乎就換了一付面孔，用她那雙和剛睡醒的老鼠似的眼睛，向周圍繞了個圈子，然後向大個兒趙開口；

『趙大叔，你大哥究竟賺多少錢對我說吧，反正他已經死了。』

『四十五元半，』大個兒慢慢答着。

『啊！這就是了，我們一家大小，連他賺多少錢，都不知道，至死也沒說實話，這狠心的人啊！……他可以有多少恤金呢？』

『不知道，大概總有幾百吧。』老徐敞亮的插進嘴去。

『哼，才幾百元錢呀，除去發送，還帳，那兒也不够那兒。』她一面往外走，一面縷述着『這狠心的人啊！』憤怒驅走了方才進門時的疲倦憂傷的姿態。

『早知今日，少玩回牌不好嗎？』爽快的老徐忿忿的說，這一來，大家一齊鬆開一口氣，臉上也不那末呆滯了，眉梢都揚起來，嘴都裂開縫紋，渾身的皮肉又復活起來。

『這娘兒們就是催命鬼。』

『誰說不是呢，死幹一個一整天，回家連飯都得自己動手，給你

你不生悶氣嗎？」

「恤金才幾個子兒，連輸再還賭博帳，頂多也就是一年吧。」

婦人一聲不响，唾了一泡痰到屋角，用脚跟踩踩，走了。

老王的確是一個少有的古怪人。在相貌上，看不出什麼。細高的身格，小小的臉堂，兩隻血紅眼睛，因爲是雙眼皮，倒像四隻眼睛在兩個眶子裏，他有着一般中國人的黃瘦病態，也有着一般中國人的沈默與憂鬱，走起路來，總是慢緩緩的，一步一點頭，像一隻不很乾淨的細頸水鳥。他那古怪的性格藏在骨子裏面。和全局的同人們都吵過嘴，大半都由於他的執拗的特性。他不會客氣，尤其不善逢迎，他說的話，縱然是對的，而聽者也總覺得有些不甚愜意。在吵嘴的時候，他不甚駁辯，頂多是一句兩句的，有時還守着緘默，可是這一句兩句，與那沈默的反抗和輕蔑的態度，就足够把你噎得半天透不過氣來。不論對誰他都是一樣，甚至於對於局長也那麼個神氣。

他從不和任何人談過心，甚至於自已的女人，當他被他的女人吵罵以後，他常是把憤怒發洩到孩子們身上，或是幾天幾夜的不回家，即或回來，也不說一句話，臉上也不放晴，黯沉沉的，家裏的人們也就無從給他好的顏色。所以這個家，對他漸漸的成了一個冷酷而紊亂蕪雜的冰窟。

唯一的適意的事，要算是從工作中所擷取的安慰了；早晨五點鐘無論是冬夏，一定要起床的，如果在夏天，那清晨的涼意，當他剛一出門，就灑在他的身上，使他覺得像是一個奴隸或是囚犯被釋放後的愉快而爽適；太陽那末熱心的照着他，照着這市鎮的魚鱗似的朗亮的屋瓦，照着這街旁的葱蘢碧綠的樹行，照着這和天上星星一樣多而更爲明瑩透澈放珍珠光的露點，潮濕是這市鎮的特點，輾轉和和的土地，一步步的像在地毯上走着，這是世界上對他唯一表示和善的東西。

如果是冬天，五點鐘還是在眞正的夜裏，襯着碧空繁星鈎月，尤其顯得黑暗，人們都在睡鄉中，幽閒的雞鳴犬吠，封鎖着這小市鎮整個的寧靜，有時候雪或霜，再把這具體的寧靜鋪鍊到可以看見，可以摸索的程度。

他深有所思的，一搖一點的，慢慢踱到局裏，再由局裏，背着綠色信兜，慢慢走出來，沿着住家，商店，一件件投送；接到信的人們，都客氣幾句，表示感謝的意思，但他從不回答什麼，也沒有表情，好像沒有聽到。他明白這並不必要的，甚至於是虛僞的，然而在內心裏仍然很覺滿意；因爲這比家人的唾罵，和同人的鄙夷，總算好受些個，尤其是當他送給一位窮困而孤寡的老太太，或是一位老頭子的掛號信時，那老人們拚命的慌忙的移動着兩條不聽命令而酸輭的腿脚，跑到房裏，從灰塵狼籍，帶有極厚油漬的盒子裏，拿出那汚垢的圖章，在小條上顫動着，極度小心的蓋上，意想到或是遠地的久不來家的兒子，寄些錢來，或是告訴他現在是怎樣的生活着，因而喜歡得從老眼裏流出淚來的時候，他的眼睛，也流出淚來，嘴角上露出不很熟習的微笑；他滿足而倨傲，好像救了幾條生命，而且還溝通了遠隔萬山不能接觸的誠摯愛情；這愛情是一面遼遠而清澈的海，被水閘分隔着，很長久的不得融滙到一起，現在這水閘忽的開放了，而他就自任爲是那啟閘的人；於是他坦適而愉快的踱開了，再到別一個地方，去掘發這同樣的快樂。

那些信，即使是凶惡的消息，老人們或是年青的女人們，也許深重的喟嘆着，也許顫動的哭號起來，他也同樣的被感動着，出神的呆

站在那裏，淚水再從血絲的眼睛裏流下來，然而同時從心的深處，也滲透出幾乎和嫩芽的生長一樣，一種不能言說的，好像是快活的情緒，漸漸浸潤周身。那時候他發現了一件極其神祕的東西，這東西從來就被一層霧氣濛籠着，以致不很容易看到，尤其是在他本身周圍，簡直就沒有任何人，把它分給他一絲一毫，所以當他親眼見到，人與人們在把這種東西大量的相互教授的時候，雖然僅僅是一看，也就足够使他發生了這種既不是眞確的快樂，也不是眞確的憂泣的妥當而舒暢的感應。

他沒有早早的死亡，也許全爲了他懷懷着這個東西尙在於人間的原故。

和對人一樣，他對於自己的職務，同樣也顯得拘泥固執。當別人正忙於不開交的時候，他縱然閒着，不是自己的事，他不管。如果派定是自己的，他全是自己作，也決不希望別人幫忙。同事中有個偷懶的規矩，常把晚上應該投出的偏僻小巷的信件，併作次日早班投送。老王却不討這個便宜，他很盡職。心中以爲愈是不常有信，而住在偏遠的陋巷裏的窮苦人們的信，常常愈有迫切關係，爲了一種職務的尊嚴，他不敢巧偷懶。

兩月前當地發了戰事，火車停止了開行，交通完全斷絕。整個的市鎮，都陷於恐怖狀態中。田裏不見春耕，街裏不見買賣，幾個帶着驚悼神色的稀落行人，愈襯出這極度荒涼慘淡的景象，一種凶惡的虎列拉流行症，緊緊的封鎖着這全市鎮。

郵局爲了維持交通上的聯繫，組織特別班郵路，派了許多郵員，來主持這一種危險而艱苦工作。工具是全靠三套大車。從這裏到唐城，按日循環往返。老王和老邢排定一班。這老邢矮而胖，方臉，眼睛能說許多話，烏溜溜的放光，說話响亮，一眼看去人就知道上帝對於他的嘴比別的任何部分都加惠得多些。平常時候胆量大，作事也極爽快，所以最得當局信任。這次把他們兩人插成一班，算是很費了些心機的安排。

這勞苦危險三百里旱路的長途跋涉開始了，無間晝夜，無論陰晴，他們總是伴着這笨重而咚咚發響的大車，與那吸呼緊促，點頭搖尾的兩匹老馬，穿過着許多閉着門，空着街的村落，和這被一片烟雨團裹的郊野。戰事誰也說不準到何時就可結束，村中人有的搬走了，有的却都蜷伏在道旁溝壑裏，有時在全途程中除軍隊以外，常是連一個人影都很難遇見。老王和兩匹老馬一樣，保持着原有的特性，始終不很說話，執行職務。老邢耐不了這樣寂寞，總是千方百計的找他攀談希望減輕些苦悶，然而每次的嘗試，頂多看着他把頭一點，或是一搖，有時還裝作沒有聽見，於是心理上的難爲情，使他把眼皮一振，身子一扭，轉身去招呼招呼那兩匹老馬。兩匹老馬不懂，他就用鞭子告給那個意思。它們全懂了，於是頭點得高些，尾巴再擺得遠些。他滿意了，悠悠然由低而高的哼起小曲來。

他們穿着綠色制服，遠遠望去，和軍隊相仿，所以有時會引起雙方誤會來。他們一來，那面以爲是敵人來了，於是高高放幾槍，這面

以爲是敵人有動作了，趕快的還擊，一直到惹起一場礮火猛烈的惡戰爲止，於是他們便倉皇的，伏到深溝裏，作夢似的，耳邊飛過許多金鐵的尖銳聲音。像一羣飛蟲振翅奔竄，夾着轟轟隆隆的沉悶聲音，像所有房屋都在傾坍，所有地皮全巳翻轉。在頭幾次遇見，當然他們是驚悼萬分的，以後便漸漸的老練行若無事了。

一次，在距離目的地還有三十里的中途，天巳晚了，巳正落着毛毛雨。遠近全被黑暗，和烟雨包圍着。他們還在趕路，路旁老樹，有時突然發現在眼前，像一個高大巨魔，從地裏躍出，把他們疲倦了的神經，刺激一下，爲了恐怕碰在它的懷裏，他們會本能的急促的一躲，雖然明知道因爲坐在車上，决不會直接撞到的。黑暗裏的雨聲，夾着馬的脚步，與車輪的動響，他們像被裝進在一個大的鼓裏，上面被輕重相間，永恒不斷的鼓錘，敲擊着，除去這種單調呆板的聲音外，聽不到一點任何生物聲音。細雨靜悄悄的落到身上，撲在臉上。老邢也似乎被這個景象懾服了：一哼都不哼。

『站住！』儼然天上掉下來的一個霹靂，老邢雖然坐在車上，可覺得聳了有三尺多高。這聲音，從頭頂打徹了全身，一條帶霧的藍光，閃電一樣，向他們橫掃一下，立刻又消滅了。

一瞬更深的靜默。

老邢究竟幹練些，雖然身上冷，心在跳，到底他還明白這是步哨。舌頭兒打捲說話辦交涉，

『辛苦幾位，郵政車從薊河來！』

『到那裏去？』一個黑影向前移動。

『到唐山去。』

『到唐山去？不對！幹嗎走到這裏來？』手電又映了一次眼。

『老鄉，瞧我們的制服，哪，這裏還有旗子，』老王顯得很沉着，才慢慢由車上下來，又說出他那句說了不知多少次的老套。

『車上是什麼？』

『郵袋，』老王答。

『給挑開，檢查！』一個命令，三個人走向車邊來，在這樣一個時間與境環裏，這命令顯然含有點不良意念。

老王很拙笨的發瘋似的，又跑到車上伏在袋子上；火冒到了頭頂，像一個悶着蓋子的火爐，不是懼怕，也不是抵抗，更不是任何慾望與思想的驅使。祇是由於本性的，樸質而極倔强的喃喃着；

『要挑，就挑我。』

正在這個時候，遠處飛來幾響清脆而零亂的槍聲，幾個哨兵，馬上就躬着身子，拉着鎗，又回到原來的溝裏去了。兵士下壕溝時却沒有知會老王從袋子上下來，老王好像睡在昏迷狀態中了，幾乎失掉了知覺，祇隱隱的聽到這邊還擊幾下　。人像在濃密雲中，彈子在雲中穿來穿去，雖然近在頭頂，也覺得非常輕飄虛渺。掀起了這夜的擴大了的苦鬥。這些在他祇是一個比夢更糢糊的印象，好像祇是以前曾聽過由別人當作故事談談的事，他很難相信他自己本身，就是正在身臨其境的一個。天有眼睛，老王這次倒沒給炮火毀去。

老王請了病假，這病假是隔了兩天以後才請准的。在這危急冒險而艱苦時期中，請病假，誰不猜想他是有意迴避的呢？『老王是啞吧吃扁食，心裏有數兒。』同人們擠眉弄眼，笑嬉嬉的傳說那麼一種謊話。但是老王却當眞病倒了。

老王的家裏孩子多——大小共七個——但自老王有病以後，大部時間，都是非常寂靜的，因爲雖然在有病期中，可以仍然領薪水，老婆依舊可以各處去玩牌，孩子們仍然可以跟着到她玩牌的家裏去玩，老王爲求得安靜，也不願意他們在眼前因有時節祇一個人睡在屋裏，又覺得太冷落了；要什麼都不方便，聽着後面楊樹枝葉間跑過的風，他就想：「我會死嗎？死了你那牌還是玩下去好，不理我。」那老婆打牌下場時却苦着臉對人說：

『他脾氣壞，不要我們在他眼前。他說，走吧，走吧，和孩子們一起走吧，別吵我，讓我睡睡！在跟前吧，嫌太麻煩了，不吧，不知道的還笑話，說我這作女人的，男人有病，還不好好在家扶持，有心打牌。』

老王脾氣人多知道，女的歡喜摸牌，人也知道！

老王的病一天天的沈重起來了，甘草麻黃吃了不少，別的東西却不下咽。局裏的顧問醫生，看了又看，說不準病源病因。照他老婆的說明原也簡單而又合理。平時鬱鬱悶悶，事情作得多，東西吃的少，路上受了寒，受了驚，躺滿了災星，會好的。

不過這災星不止躺躺了事，老王永遠躺下了。臨終時曾清醒了一會，用極微弱極不清晰的聲音，吩咐他的大兒子大保，由他口述着，把幾個孩子們的生日，時辰，和歲數，用筆記在紙上，他說『你媽媽只記得紅中發財，單吊嵌張記不得這些，將來怎好娶妻出嫁呢？』他嘆出那最後一聲嘆息眼睛流出那最後幾滴清淚，他和一家人永別了。

那女人和那青年人，從局裏走了以後，大家仍在紛忙的工作着：正在開拆方才來的進口郵件，老邢突然發現了奇蹟似的說；

『喂，這兒一封老王轉交的掛號。』

『投給本主就是啦。』一位先生莊正的說。

『小周，你得親手交給老王去。』

大家哄哄的仰笑起來，像海的風浪，持續了足有一刻鐘。

『張先生，老王今天夜裏要駕陰風交小條來啊。』

出殯以後的第七天，局裏把恤金交給他的老婆，老王應當繳回的制服，雨布，大衣，帽子等項，也由他的老婆，親自交還局裏，直至老王和局裏，以及和同人們的一切關係，統統清楚了以後，同人們對於那紅眼圈，高瘦格兒，非常沈鬱，以及那樣古怪，頑固的老王，也應當開始悄然忘記了。

昔人詩曰：「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老王的老婆在玩牌時，有人提到老王，必放下牌來掏手絹擦眼睛，常常忘了碰和。至於同事把老王忘却，那是很自然的。

稿費考略

黃會珍

現在普通所謂稿費，從前呼爲「潤筆」，（註）洪文敏容齋續筆「文字潤筆」條下云：「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但顧亭林先生在他日知錄上却引王楙野客叢書說：「作文受謝，非始于晉宋，如陳皇后失寵于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此風西漢已然」。（見日知錄卷十九）據此可說司馬相如是文人作文受酬的開山！繼此因賣文獲豐厚的，像容齋續筆所載杜甫哀李邕詩：

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見杜子美八哀詩）

又送斛斯六官詩：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

前者于哀中帶歎，後者却笑故人翻致倒懸！「作碑錢」就是因諛墓所得的代價，職此致多金的，我們又想到韓文公了！劉禹錫祭愈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新唐書：「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並白玉帶。……劉乂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可想見退之先生文章是何等價值了！不過他貽人口實也在此，顧亭林所謂：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見亭林文集與人書）。若劉乂當時之揶揄，又其次焉者。復次我們不能不說唐子畏，戒菴漫筆：

唐子畏有一巨冊，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

拿着寫文章當做利市，在唐先生算是露骨的表示。至與人計較酬資多少的，則皇甫湜：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但也有耿介的文人不肯取酬的，如：

韋貫之有文名，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此！（見新唐書韋貫之傳）

唐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眞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後例得貺遺，若阻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

柳玭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上二條並見容齋隨筆）

白香山却有一段故事，算于受酬中別開一生面！修香山寺記文：（見白香山集，洪文敏亦曾引及）。「予與元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綾帛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用自己文章酬資，布作亡友功德，亦文人中獨出也！宋朝更將此事著爲令甲，沈括夢溪筆談：「太宗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朝謝日，移文督之。楊大年作寇萊公拜相麻詞，有：能斷大事，不拘小節！萊公以爲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贈百金」。既曰「例外」，則其有常例可知也！（觀唐穆宗詔蕭俛一段事，好像唐朝也有定例）。蘇東坡常恨自己沒得過文章的力！然袁子才（枚）卻反對之，隨園老人遺囑曰：「賣文潤筆，竟有一篇墓誌，送至千金者！……東坡先生云：一生不得文章力，豈其然乎」？又如昔人「千首詩輕萬戶侯」「一曲菱歌敵萬金」都堪與隨園翁唱同調！誰謂賣文潤筆，不能進而潤身潤屋……邪？現在我們大略可將稿費的源流歸納如下：1.昉于漢，2.盛于唐，3.國家著例于宋，4.近代特其衍曼。

（註）趙雲崧說：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爲制，戲曰：筆乾，答曰：出典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此潤筆二字所由昉。



上墳去的男子（下）

朝鮮張赫宙作
胡風譯自「改造」

實在說，我在戀着羅順姬。從順姬成了烈底人以後，我是絕望了的。我白天夜裏都想着順姬。我以爲她是我們大家底人，民衆底人，絕對沒有想她做我底戀人的意思。注意到了我底苦痛，順姬來對我說：

「傑笑，近來完全不笑了呢。爲什麼不讓我們聽到你底高朗的笑聲呢？傑笑底笑聲能夠鼓起大家底精神呀。」順姬底聲音聽起來切切地哀憐似的。「不是爲了我才這樣悶着的麼？」

「呃，也許是的。」我吃吃地說了。「不，不對。不是爲順姬的。是因爲烈，因爲那個傢伙。那傢伙——」

「爲什麼呢？」她似乎覺得意外地凝視着我底顫抖抖的聲音和紅暈了的臉頰。

「順姬爲什麼成了烈底人？爲什麼不做我們大家底順姬呢？」

「眞是不容易被理解呀。」順姬露出了輕輕的嘆息，女性地可憐地低下了眼。「我現在也還是大家底人，民衆底人。絕對不是烈底人啊。」順姬低聲地說了。「因爲，烈是爲大家奮鬥的，是大家底指導者呀。傑笑，就是你，也承認烈底指導者的頭腦能。」

「——」我沒有辦法使她了解烈底狡猾，臉上現得困惑了。

「但是，以爲烈有狡猾的地方罷。」

「是，是的。比方——」

「我也充分地認識了這一點。正因爲這我才不能夠從烈底身邊離開呀。」順姬有自信地說出了主張。「我決心用我底力量補救他底缺點呢。想他爲我們底事業犧牲呢。我曉得他是怎樣地渴求着愛。烈是天涯底孤兒呀。做印刷工人的時候娶的太太，不曉得是怎樣的不得人愛，使着陪嫁帶來的錢糟蹋了烈呵。所以，如果有我底愛，烈可以兩倍三倍地變强起來的。」

「那是錯的想法。我們無論在什麼場合，不應該戀愛的。」

「那是公式呀。烈底場合不同。」

「不對，那是烈底狡智和詭辯。那傢伙想把順姬獨佔過去向大家驕傲。」

「假使烈對我失戀了，反動起來了呢？」順姬向我反問了。「比較那，還是烈在我們這一邊的好罷。沒有我，烈是會那樣的呀。在這個地方，另外還有比得上烈的人麼？」

「哼，」我在激烈的嫉妬裏面燃燒了。「就是我，就是我——」

「呃，傑笑也是佼佼者。但我以爲，較之用腦子，傑笑是行動的

人呢。」

「不是這，我們，但是，順姬，就是我，也愛着順姬呀。」

「但是，」順姬明快地扯開了。「傑笑也許能够克服戀愛，但烈却不行呢。所以我想幫助烈了。對大家說，請不要誤解罷。」

我哪裏能够更有效地說服她呢。她底理論裏有了很多的錯誤，而且她也沒有我那麼懂得烈。但我却不能够把那指出。

當烈和順姬雙雙地來出席我們底集會　，爲了壓下燃燒一樣的嫉妒，我不得不用了很大的努力。烈向着我談什麼的時候　，尤其苦。但我儘可能地忍耐下去。我自己罵自己，不要因爲我底情慾軟弱下來了。

表面上，烈似乎是磊落的。他絕對沒有因爲得到了愛向大家驕傲。我馬上懂得那是因爲順姬底忠告，但因此我就更苦了。

不久到了初冬。由剩在同盟裏的人更嚴格地選擇一番，我們開始了最初的實踐行動。

有一天，烈把我引到有古墓的松林裏面，交了將近三百圓給我。關於這錢底來源，應該怎麼用，以及我們底運動方針，他向我談了一個長的時間。在這種場合的他底頭腦，澄清透了，容易地威壓了我。

「我也拿有這麼多。決定了我和你把這個區域分爲兩半去工作。K港一帶作爲你底責任區域，怎樣？」烈用默重的語調這樣說了。

我在地圖上把我底責任區域用紅線畫出了。

「假使你這方面需要順姬，隨時可以帶去。但是——」在這裏烈笑着說了。「不要忘記了是我底老婆呀。」

「嗯，這樣也好。」我慚愧地想到我底嫉妒，輕輕地這樣回答了。

但是，只有在這個場合，比較對於順姬的戀，我是更多地關心我們底工作。想着我們底力量漸漸大了，我們底勝利也不遠了，在森林裏面徬徨，做夢一樣地打圈子。

我底區域以港爲中心。我想，較之我單身地到K港去，還是請順姬先去的好。因爲，像我這樣注目的人，　突然在K港出現，　是不利的。因爲順姬常常到各地去教授西裝裁縫和編織，所以決定和K港底同志取得連絡，舉辦講習會，我呢，作爲她底助手。但到了出發到K港去的時候，我甚至感到了這樣的錯覺；我不是因爲想和順姬一道在K港才這樣的麼？

到K港去是十二日，沿海岸開成的長街，開始在忙着明太漁場底準備。在油漆着汚舊了的木造漁船和補着網的那一帶，汚穢，混雜。把亂雜的海岸的帆船不放在眼裏　，載客的輪船和小火輪在港中間跑着。我想什麼想疲倦了的時候，常常出去眺望那樣雜亂的風景。有一次看見了：被小火輪拖着向港中間駛去的六隻木船，在波浪中間時隱時現，第二隻船忽然和樹葉子一樣地輕輕地翻掉了。隨着那，後面的船都同樣地翻掉了。船上的人影子就那樣不見了，附近的海不一會被發動機船和帆船擠得和市場一樣。我在一個砂丘上坐着，望着那樣的光景，覺得完全像神話裏的故事。我望着那，忽然想到我們底工作也許會那樣地被破壞掉，起了悲壯的心情。

在那個港的我們底工作，順利地展開了。

順姬在編織底餘暇，幫我作事，供給我意見。

哦哦，說起來不好意思，現在那都對我是愉快的回憶呢。就把那也談一談罷。

我住在K港的一個月中間　，在我底一生裏面是最華美的愉快的時代。我和順姬一起從事我們底那個重大的工作，怎樣會不快樂呢。

有的時候，我甚至感謝烈底好意。但我底對於順姬的愛情，有時無可奈何地燃燒了我底心。

一天夜裏，我無法處置自己底愛情，一個人在海岸上走來走去。疲倦了回來的時候，我無意地走向了姬順底住所那方面。哦，剛才說是「無意地」，那依然是因爲不好意思，撒的謊。白天，用我底理性我能够壓制我底戀心。但一到夜裏，我只有吃苦了。我不斷地想，就是一句也好，只要順姬對我說：「實際上，我是愛着傑笑的呢。」在砂原上走着，不曉得想了多少次數：如果順姬那樣說了，我甚至可以跳進那巨浪裏面，游泳上來給看一看。

在那個寒夜裏，周圍沒有人聲，漁夫們守夜的小屋裏的燈火也熄了，有的只是波聲和拖着尾巴在暗空上流着的彗星的時候，我無目的地在砂丘上走着，正是因爲我胸口裏的燃燒似的戀心。我苦得無可奈何了。

所以，屢次地屢次地我在順姬底寢室附近徬徨。那晚上，我也走向了她底住宿那方面。因爲是港上的住家，籬垣是開着的。被狗吠着，我靜靜地在那家底四周走來走去。等到狗終於對我熟悉了爲止，我用鎮定的脚步走着。我底心不能够容易地靜下來。心裏面低低地喊，順姬呵，說一句罷，說是愛我的罷。

我終於走近了順姬底寢室。靜靜地把她枕邊的窗門開開了。冷風流了進去我也看得到。她底頭髮有五六根馬上飄飄地飛着。在被蓋裏面縮得很小似地，順姬底睡覺姿勢在我看來是那麼樣的。她馬上張開了眼睛，望着我，微微地笑了。我不能够理解她底那一瞬間的表情。但我覺得又閉起了眼睛，安靜地睡去了的她底臉非常崇高，慌忙地關起窗子，逃出了庭院。她是不是在做着什麼夢呢？但是，大約一個星期以後，這一次我又偷進了她底房間。然而我可以明白地說，我只是想從她口裏聽到一句話，說是愛我的，僅僅是因爲這才像夢遊病者似地偷了進去的。假使這以外我還有什麼汚穢的野心，怎樣能够做出那樣小偷兒似的行爲呢？

然而，這一回我看不到她底做夢似的微笑，臉頰上挨了一巴掌。她吃驚地掙起了，注視着我，拍地一聲打過來了。我登時驚住了。開始覺到了不曉得爲什麼跑到那裏去的。我深深地垂着頭，哭了。我沒有法子向她辯明；雖然被她這樣地誤解，但依然快意地嘗到了一種說不出的對於她的愛情，自己也無可如何。但我終於非出來不可。因爲，她不說滾出去，却指着窗口那方面，到我出來爲止，一直伸着手腕，用凝固的眼色注視着我。因爲冰凍了的風從打開了的窗口那兒和水銀一樣地流了進去，我害怕她會傷風，望了一眼她彎在被蓋裏的姿勢，不放心地走出來了。

那以後，我總是避開她底視線。我受不住恥辱和自責心。走在狂風吹着的海岸底砂丘上，聽着怒濤底淒厲的咆哮，好容易才能够寬宥了自己。

我們在K港的工作大體上完成了，決定回去。在一個陰暗的夜裏，僱了一輛馬車，從K港出發了。火車和汽車也有，但我們在路上還要從一個鄉村的市鎮上過一過，所以利用了馬車的。

我們在那裏把事情辦完了回到馬車來的時候，夜已經深了，從天黑時吹起的風轉成了烈風。因爲那，馬車篷帳被吹了進來，馬車底鐵輪在凍住了的道路上發出高亢的堅硬的寂寞的聲音走着。我們把僅有的一床氈子從膝頭起向下蓋着，冷得抖抖地打顫了。兩個人底身體彼此尋求體溫，漸漸地靠攏了。馬夫用鞭了拍拍地打着馬，喊着，通過

沒有人的地方的時候就狂亂地按着喇叭。道路通過山脚，遠遠地望着燈火閃爍的村莊走去。遇到河流，就避開橋樑在冰上走。比較山快腐朽了的木橋，這樣還要安穩。

順姬用氈子邊把臉遮了一半，縮得小小的。不動地凝視着馬車底前面，一句話也不說。

從篷帳底縫口鑽進了白的閃閃的東西。媽的，下起大雪來了：傳來了馬夫底聲音。

「傑笑！很悲壯的感覺呀，」突然，順姬開口了。「我，想這麼樣地走到無論什麼地方呢。」

我意識到突然心臟騷亂了。說不清是歡喜還是希望的混雜的感覺擾亂了我，不開口。

「我想索性在大雪裏面走呢——我，哭一場也好呵。」

我像表示我也是這樣的心境呀一樣，望了她一望，但只是張大着嘴，什麼也說不出來。雖然是在黑暗裏面，她底臉和眼睛，我似乎看得清清楚楚的。她底哭裏笑底眼睛和圓圓的臉頰，在悲痛裏微動着。

「覺得我們這次的事情會成功麼？」她向我這邊把身子靠緊，說。

然而，我還不能够勝過心臟底騷亂。

「在我們底前面展開着前人未踏的處女地呢。實在說，我們底工作現在才是開始呀。」順姬在等待我底回答。但她看到我底默重的面孔，逼近來似地說了：「爲什麼那樣悶着呢？」

「哈哈哈…」她男子一樣地笑起來了。「還放不下那回事呀。是罷？傑笑，完全像小孩子呢。對於那樣的事悶着腦袋想……——但是，人總是有缺點的。情慾這個——」

「不，不是的。我底場合——」我底聲音像破鑼一樣地喧鬧。

「我決不是被情慾——」

「結局還不是一樣的？我，並不是不懂你底心境，但在結果上是五十步百步呵。」

「在結果上？」我鸚鵡學舌似地反復了一句，哦哦地發出了感歎似的聲音。

「喂，傑笑！那回事，還是忘記了罷。我那晚上所以那樣做也都是爲的我們底工作和不顧損傷傑笑底人品呀。」這麼說了，她把我底右手放在她底溫暖的膝頭上面。「我想到今後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所以剛才那樣地……呵，雪積得這麼厚了！（她用手指從篷帳底縫口中間挑起白的雪來給我看了）想到在這樣大雪的夜裏，在這樣咆哮着的烈風中間被馬車搖着走去，不曉得怎的，似乎和我們底運命非常相合呢。」

「是的。我想在這雪裏倒掉也好。」

「不。那不行呵。不可以倒掉的。」她悲哀似地笑了，輕輕地握着我底手。

這樣地，深夜過後我們回到了我們底街市。

我和順姬兩個人並着肩在睡靜了的街上走了一會。我夢一樣地回想了在K港的一個月的生活。和她分手回到我底住所的時候，直到天亮一次都不能够睡着。嫉妬和羨慕烈的心更加利害。但我責罵自己底心，熬過了。

我們底工作因爲叛徒被暴露了，是從那時候經過了大約半年以後。那中間，我爲順姬吃苦的時候不少。然而，我非遠遠地和她離開三年不可了。當她比我早一年保釋出去了的時候，我底煩燥更加利害。

我知道她到南方養病去了，那以後不久烈也保釋出去了的時候，覺得好像安了心。那是因爲想到烈會照料順姬底病。她向來肺痛。

然而，烈底保釋引起了我們殘留者底懷疑。烈底身體並不怎樣壞，比我們責任重的他，沒有能够那麼快出去的道理。過不久，我對照着他交給我的費用和從本部來的命令，發現了他底不信行爲。那以外，他或者是祕密地轉向了，或者是洩露了我們底祕密——對於他的懷疑漸漸濃厚了。我想起了，就是在青年同盟時代，一遇危險就巧妙地藏了起來，圖謀他個人底安全。

我一出來就馬上去看他們。他們住在南方的都會裏。雖然順姬說健康大半恢復了，但臉色還是金黃，枯萎。我問到烈底不信行爲，順姬憂傷似地皺着眉頭，說是有她在他底身邊……；安慰了我。但好像她也因爲那很痛心似的。我不願刺傷她底心，也就沒有多談了。

然而，烈再也不能加進我們裏面了。烈和我們吵架，終於分了手，和我們對抗，發起了另外一派的運動。我們底組織和其他團體底一切不平份子支持烈；那時候是非常猛烈的。我們底力量動不動趕不上他們，烈底存在更加輝耀了。烈下了幾次獄，那使烈底光輪更加鮮明，報紙用五欄的標題登載烈底經歷。一曉得他有病，許多他底崇拜者像救世主要死掉似地慌了起來。他因爲肋膜炎或什麼，部份麻醉都不用（在他底健康狀態上麻醉是危險的）地行了三次大手術啦，無關心地望着自己底內臟啦，帶病出席法庭啦，他底動靜是這麼樣地配着照相馬上被登了出來他完全成了新聞雜誌裏的風雲兒。

我不能一直看着這些事情。我們底工作也暴露了，我又入了獄。

但我就心在烈底風頭十足的存在裏，也許會比從前更利害地反動。

然而，烈也暫時地碰到了他底倒霉時代。那期間，順姬靠編織和教授縫紉養他，終於成了一個私立病院底看護婦。那時候我坐完了很長的刑期，想診察一下受了傷的身體，到那個病院去了。最初我不曉得穿着看護婦衣服的她是誰。但她眼下的痣解除了我底懷疑。然而，到醫生診察完了爲止，她和我都裝作不認識的樣子敷衍着。我底胃不大好，另外沒有什麼。

我一走到走廊，她丟個眼色叫我跟着去，把我帶進了釘着試驗室的牌子的房間。

她底總是俯着眼睛的憂傷似的說話樣子，使我懷疑到她也許和烈離開了。我底懷疑中了。她租住在海岸那條街上的小雜貨店底後面房間裏。我問烈健康麼，她從那沒有裝飾的汚舊的房間角落裏寂寞地回答了：

「呃，健康的。好像非常幸福地在過活呢。」她底黃色的枯萎的臉悲哀地扭歪了。

「幸福地？」我想問烈到什麼地方去了，但說不出口來。

「呃，有了錢和美人，還有比這更幸福的事情麼？」順姬這麼說了，暫時不做聲。好像是忍住了湧到了喉頭的淚聲。我沉默地等待她說。「烈果然不中用呵。是容易成爲物慾和名聲底奴隸的男子。眞想把烈在那個風頭十足的時代裏的得意樣子給傑笑看一看。好像居然成了列寧一樣。從各方面飛來了許許多多激勵和感謝的信的那時候的他底歡喜，眞是了不起。他把同一個人底信讀了一遍又一遍，高興着。如果是女人底信，就無數遍地讀着，不知道厭倦。出門去也裝在上衣底口袋裏呢。我從曉得了那的時候起，就明白地覺得烈已經不行了。想起來，報紙也有過。把烈捧成了英雄，所以變成了那個樣子。我是這樣想的。虛榮的男子。的確烈是虛榮的男子。半島底青年人爲

什麼憧憬名譽的人那樣多呢？寫信給烈的人大抵都是和烈一樣地想在社會上出風頭的人。固然那裏面認眞的人也有。」

「烈怎樣得到女人和錢的？」我不能夠聽完她底話，興奮地問了。

「女人在先。那個女人是娼妓出身的智識份子，在花柳界裏現在都很有名氣呢。最初烈似乎把她底信不當一回事，但寄來了兩次三次，就偷偷地回答她，終於以和她會而爲樂了。漸漸地下去，烈想起錢來了。對手到底是娼妓，結局是非錢不行的。所以烈終於弄成了：哦哦，想錢，只要有了錢，就洗手不幹這種無聊的運動了……。」

順姬這樣說了以後，談到烈接受了×××底×××，宣言××了。聽了那，我過於憤激了，眼睛昏暗，手腕打顫了。好幾次自己對自己說，非把那傢伙殺掉不可。我這樣地興奮，順姬似乎並不知道，告訴我她鞭着病弱的身子爲烈賺生活費的情形。

那天夜裏，我在他底情婦家裏襲擊了烈。我衝進了他和眼睛大大的不知羞恥的面孔的娼妓對坐着喝酒的房間裏，踢倒餐桌，用啤酒瓶盡力地打在他底腦門上面。他暫時地捧着頭不動。因爲娼妓那東西向隣居大呼有强盜，我撕破了她底有蛇一樣的花紋的衣服，踢了幾脚。我借了那個勢子，把嵌着玻璃的女人用的橱櫥打碎了。

烈用那副固有的不動地凝視人的面孔注視着我，站着。我已經不示弱退後了。我在他底臉上只看得到狡智和虛僞。我用拿在手裏的另外一個啤酒瓶正面打中了他底臉。血噴了出來。他用兩隻手遮着臉，一面喊着什麼，從我底面前跑出去了。娼妓發了狂一樣地舉起兩隻手搖着，不斷地叫着强盜呀，殺人呀…。院子那裏，人擠滿了。土垣上都是人頭。

我跑到院子去看烈到哪裏去了。然而我遲了一步。烈那混蛋用染得鮮紅的臉向我衝來了。他手裏抓着一把菜刀。他想用手裏的菜刀來軋我底肚子。

然而我們底鬥爭不能夠那麼久地繼續下去　。兩個被許多人拉開了。

我底手腕和肚子旁邊受了重傷。順姬把我藏在一個人家裏面，熱心地看護。因爲和搜查我的人們太近，我們總是在危險的地帶上，恰巧幸而那時候順姬有一個朋友因爲失戀做了尼姑，住在這個海印寺裏，她把我帶到這裏來了。

因爲那，我恢復了健康，但她底病却惡化下去了。我知道了她在企求烈底愛，在默默無言裏面也惟願烈變成從前的烈。我甚至秘密地找了烈一次，求他能够那樣。但那混蛋却反而向我挑起戰來了。

請想一想我非把順姬丟在這尼菴裏面，一個人走開不可的時候的我底苦衷罷。我得偷到國外去。因爲……。

我丟下了什麼時候死都不曉得的順姬底衰瘦的身體，走向了北方。大約一年以後，我又偷回了國內。那時候已經不能像從前一樣公然露面了。但我去看了順姬。順姬已經不能起來了。只剩有骨頭的臉，無論怎樣看也不像是順姬了。可佩服的是，她底尼姑朋友不怕麻煩地好好地照料她。那以後大約過了半年，恰好是十二月終。我從南海岸那面回來由寺裏經過的時候，她已經沒有生命了。我是在她死了的第二天到的。她生前留下了話，叫埋在她和尼姑朋友曾經去過的上去一里左右的山裏面的龍門洞頂上。她底墳已經被雪埋着了。我長時間地跪在雪裏哭着。

現在，我處在暫時不能回到國內的運命裏。這次到外國去了，什麼時候能够回來呢？所以想最後一次去看一看她底墳。她底墳，一面受着瀑布底聲音和松籟底安慰，安靜地然而是哀怨地枕着我搬在她墳前的童顏型的岩石躺在那裏。

要說的已經說完了。在我是這樣感慨無量的故事對你也許湧不出什麼興味罷，却爲我忍耐聽完了。那麼，就此告別罷。眞快，鷄已經啼起來了。當天色將亮的時候我大約已到了順姬底墳前。　（完）

時人彙誌

梅貽琳

梅貽琳河北天津人，曾肄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得文學士，後入芝加哥魯照大學，得醫學碩士，後至鮑迪馬入霍伯斯公共衛生研究院，得衛生學博士，後赴英國入倫敦熱帶病學院爲學員，回國後歷任全國防疫處時疫組主任，上海醫學院防疫科教授，衛生部高級專員，南京市衛生局局長，軍政部軍醫處處長，現任斯職。

編輯後記

近來時賢有實行非常時教育方案的建議，教育問題重引起一般的注意。齊先生的「教育救國與救國教育」一文，觀點正確，可供探討。齊先生是北平師大的教授。

× × × ×

黃河凌汛，二月中旬突又告警，冀魯沿河，情勢危岌。侯先生的論文，暢陳以隄治河的失策，列舉理由，洞中竅要。我們登出此文，作爲請求當局及早成立整個治黃計劃的誠懇呼籲。

× × × ×

陝北軍事進行的艱辛，有非世人所能想象。郗守中先生把他親身經歷出死入生的情形，在隨軍記中，生動地描述出來告訴我們，很可以給讀者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

× × × ×

希忒拉氏是現代的風雲人物，他和「巴黎晚報」女記者的一席話是研究國際問題的參考好資料。細心的讀者從文中不難發現希氏對於遠東的觀感如何。

編者